

新 中 學 文 庫

孤 女 飄 零 記

下 冊

夏 羅 德 · 布 綸 著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孤女飄零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六版

(81411)

世界文學名著
孤女飄零記 一一册

June Eyre

每部定價國幣拾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Charlotte Bronte

譯述者 伍光建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第二十二回 訂婚

盛夏的天氣極好，林木極茂盛，阿狄拉採野果，疲倦了，不等到天黑就睡覺，我照應過她之後，我去花園散步。

我聞見一陣香，是雪茄香，從窗戶出來的，窗子是打開一點，有人可以看見我的。我於是走去果園，四圍有高牆，園裏的花木尤其茂盛，好像是個極景世界，我在花果林中走，月亮剛上來，我走出去較爲寬敞，樹木不濃密的地方，我腳步又停住了，並不是聽見什麼，也不是看見什麼，是聞見香，卻不是花香，還是洛赤特的雪茄煙香。我回頭四圍看看聽聽，只見樹上許多果子，只聽見遠遠的鳥啼，看不見人，聽不見腳步聲，只覺雪茄煙香，越來得近。我一定得溜，我向一道便門走，看見洛赤特剛入門。我在爬山虎叢裏，我想他不會久流連的，不過一回，他出便門回去，我只要坐下不動，他是不會看見的。

誰知不然，他喜歡黃昏的光景，同我一樣，他覺得這園子裏可以流連，也同我一樣。他走過來，有時候舉起樹枝，看看果子；有時候摘個已熟的鮮果，有時候低頭看看花，或聞聞花香。有一隻天蛾子從我的身邊飛過，飛到他那邊，停在他腳下的小樹上，他看見了，低頭細看這個蛾子。

我想到：「他現在背向着我，又在那裏留心看蛾子；若是我輕輕的腳步溜出去，他是不會看見我的。」

我特爲的在草地上走，不至有腳步聲；我要走過的小路，離他有幾尺遠，我心裏想，我很容易的就溜過去了。我正要從他的影子上走過，他並不轉身，很安靜的說道：「柘梧，你來看看這個大蛾子。」我並不作什麼聲響，他背後並無眼，難道他的人影，有知覺麼？我初時驚了一跳，隨後我走上前。他說道：「你看看這蛾子的翼，令我追想西印度有一種蟲；我們在英國是不多見這樣好看的蛾子的。牠飛了。」

那蛾子一面飛來飛去。我就退後，洛赤特跟住我，我們走到便門，他說道：「回頭走：這樣可愛的晚景，走回家去呆坐，是很可惜的；現在正是日落月出的時候，誰願意走去睡覺呢？」

我曉得我有個短處我平常答話是很快的但是到了要緊關頭只說出一個字或短短的一句話，就可以免難為情，我卻偏偏說不出來。這時候天色已晚，我不願意同洛赤特兩個人，在黑暗果園散步；但是我臨時說不出理由對答他，使我可以走開。只好慢慢的隨着他走，一面心裏想脫身的法子；但是他的神色很莊重，很安靜，我卻不好意思露出慌亂神色；假使有什麼不對，其過是在我，不在他；因為他心裏是安靜無他，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我們向一棵野栗子樹走的時候，他先說道：『柘梧，到了夏天，唐菲園子是很令人可愛的，你說是不是？』

我答道：『先生，是的。』

他說道：『你在這裏住慣了，有點捨不得這個地方——你是很喜歡天然的美景，又有留戀性。』

我答道：『我的確很留戀這個地方。』

他說道：『我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卻覺得你很關切那個傻孩子阿狄拉；就是那個老實的菲士太太，你也關切她。』

我答道：『我愛這兩個，不過愛得不同。』

他說道：『你很捨不得離開她們？』

我答道：『我捨不得她們。』

他歎氣說道：『可惜！』又不說了，隨後接着說道：『世事是往往如此的，你住在一個地方，覺得很適意，很可愛，纔安頓下來，又有事叫你走，走到別處。』

我問道：『先生，我一定得走麼？我一定得離開唐菲麼？』

他答道：『柘唔，我看，你一定得走。柘唔，你只好走開，我覺得很可惋惜。』

這是太大的一個打擊，不過我不能被這一打擊把我打倒。

我答道：『只要開步走的號令一發，我就預備走。』

他答道：『這就發號令——今天晚上我一定得發號令。』

我問道：『先生，你一定就要結婚麼？』

他答道：『的確是要結婚：你向來看事看得很透的，你這句話說中了。』

我問道：「先生，快舉行麼？」

他答道：「很快，我的——愛邇小姐：柘唔，第一次或是我，或是謠言告訴你，我要結婚——要把英格林小姐抱在我懷裏，（這位小姐很碩大，要很伸長手纔能抱得過來；我的意思並不在此，——這樣一位美貌小姐，是越大越好。）單簡言之——我是要說——柘唔，你聽我說！你掉過頭去，還是要看蛾子麼？我要提醒你，原是你先對我說的，若是我同英格林小姐結婚，你同阿狄拉都要走開的。你這兩句話，很有先見，很小心謹慎，你在人手下辦事，負了責任，我很應該如此的。我很敬重你，你這兩句話，原有點不滿意於我的新娘子的意思，我卻不計較；你遠離我之後，我盡力要忘記這兩句話：我只記得這兩句話說得很有道理；我要照行。阿狄拉一定得進學校，愛邇小姐一定得另找館地。」

我說道：「先生，是的，我立刻就登告白：我猜，當下——」我心裏原想要說：「我猜，我暫時還可以住在這裏，等到我找着棲身之地，纔走開。」但是因為我的聲音，這時候不由我自主，恐怕說不清楚這樣長的一句話，我只好停住不說。

洛赤特接着說道：『大約一個月內，我就要做新郎。當下我替你找一個棲身之所。』

我說道：『先生，我謝你；很叫你——』

他說道：『你不必說客氣話！你在我手下辦事，辦得好，我作東家的，應該盡點小方，幫你些小忙；我從我將來的丈母那裏聽見，有一個席位，還算合式；愛爾蘭康諾的地方，有個比狄納山莊，山莊裏有一位奧奇勒太太，有五位小姐，我可以薦你去她家教讀，教這五位小姐。我想你喜歡愛爾蘭人家都說，愛爾蘭人是很熱腸的。』

我說道：『相離太遠。』

他說道：『不要緊，像你這樣有知識的女子，不應嫌遠，不應嫌不舒服的路程。』

我說道：『路上我不怕，我只不喜歡太遠；況且還有大海阻隔——』

他問道：『離什麼地方太遠？同什麼地方阻隔？』

我答道：『離英國太遠，離唐菲太遠；又——』

他問道：『又什麼？』

我說道：『先生，又離你太遠。』

我答這句話，是幾乎不由自主的；同時我又幾幾乎不能自主的滿眼是淚。但是我不讓我自己哭出聲響。我一聽比狄納山莊，奧奇勒太太，我的心就冰冷起來；想到他時候我同我現在的東家，相隔了一片大海，覺得更冷；又想到因為門第不相當，資財不相當，俗例又有許多阻礙，更是無涯的大海，把我同我所戀愛的人，遠遠的分離，不能相近，我的心覺得冰冷到了極點了。

我又說道：『路是很遠的。』

他說道：『你到了愛爾蘭康諾地方比狄納山莊，我是永不能同你相見的了。我不甚喜歡愛爾蘭，我是向來不去的。』
「唔，我同你是好朋友，是不？」

我答道：『先生，是的。』

他說道：『好朋友臨別的時候是要接近幾時纔分手的。這裏就是野栗子樹，樹下有張凳，我們坐在這裏，談談你的路程，談半點鐘。我們今晚就在這裏坐坐，以後再沒得同坐在這裏的機會了。』
他讓我坐下，他也坐下。

他說道：『柘晤，從此到愛爾蘭是很遠，我打發我的朋友走很寂寞很遠的路程，我心裏難過；我既不能替你謀更好的館地，也是無法。你想看，你同我有什麼關切之處麼？』

我這時候我的心，像是死了的一樣，我不能冒險隨便答他的話。』

他說道：『因為我有時候覺得我對於你，另有一種的感情，你在我身邊的時候（如同現在你坐在我身邊）我尤其有這種感覺：我覺得彷彿有一條繩子牽繫住我們兩個人。若是那一片大海，還有六七百里的陸地，把我們分離了，我恐怕這條繩子，就要斷了；那時候我覺得內裏要流血。但是你——你要忘記了我。』

我答道：『先生，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你曉得——』這時候我不能往下再說了。

他說道：『柘晤，你聽見那夜鶯在樹上啼麼？你聽聽！』

我一面聽，一面哭，我忍住了多時不哭，這時候再忍不住了，我心裏是非常之痛苦，從頭至腳的渾身發抖。等到我能說話的時候，我只說，我但願當初不生在世上，永遠未到過唐菲大宅。

他說道：『因為你捨不得這地方麼？』我這時候憂愁同戀愛攪動，我的心發生極猛烈的情感，

絕不能由我自主壓制下來，定必把什麼別的思想，理由，一切都打倒了。這種情感一定不受埋沒，要衝突出來，要我直說出來。

我說道：『捨不得唐菲。我戀愛唐菲，——我雖住在這裏不久，我愛這個地方。我在這裏過的很歡樂的日子，我住在這裏，無人蹴我在泥地下；無人使我變作鐵石；我在這裏，無人埋沒我；無人隔別我，使我不能同光明正大高尚有魄力的人，交換見解，——這個人是我所喜歡，是我所恭敬的，這個人見解新鮮，心思強健廣大，——讓我同他面談，同他散步。洛赤特先生，我深知你以後一定要我同你分離；我覺得心痛，覺得可怕。我眼看不能不分離；好像同人死一樣，是逃不了的。』

他忽然問道：『你從那裏看出，是不能不分離呢？』

我答道：『從那裏看出來？先生，是你放在我面前的。』

他問道：『是什麼？』

我答道：『就是英格林小姐；一位名貴美貌小姐，——你的新娘子。』

他答道：『我的新娘子麼？什麼新娘子？我並無新娘子！』

我答道：『你將來有新娘子。』

他咬牙說道：『是的，我要新娘子！我要新娘子！』

我答道：『既然是這樣，我一定得走——這句話原是你說的。』

他答道：『不能，你一定得在我這裏！我發誓——我一定不背誓的。』

我這時候氣上來了，我駁他道：『我告訴你，我一定走！你以為我能夠住在這裏，受你當我是個不相干的閒人麼？你以為我是個無知覺的麼？是一種無性情的蠢物麼？你以為我能夠受人從我嘴裏搶了，我養命的一小塊麵包，從我手上奪我一鍾養命的水麼？你以為因為我貧窮，醜陋，小弱，我是個無性情無知識的麼？你想錯了！——我有性情，有知識，同你一樣？假使上帝賜我一點美貌，賜我許多資財，我能夠令你難以同我分離，如同我現在難以同你分離一樣。我現在對你說的話，把一切什麼習慣，禮俗，都撇開了，不是肉體對肉體說話，——現在是我的靈魂精神對你靈魂精神說話；好像是我們兩個人死後，同在上帝腳下，你我原是平等！』

洛亦寺照我的話說道：『我們原是平等！』他又說道：『就是平等。』一面兩手抱住我，抱在他

懷裏，同我接吻，說道：『柘唔，就是這樣！』

我答道：『是的，是這樣。然而又不能，因為你是個已結婚的人，不然，可以當作是個已結婚的人。你所娶的女子，遠不如你，與你不能表同情，我實在是不相信你真能戀愛那個人；因為我曾經看見聽見，你很不看不起這個人。我也看不起這件親事：我比你的人格高——你讓我走吧！』

他問道：『柘唔，你往那裏走？你要往愛爾蘭麼？』

我答道：『是的，往愛爾蘭。我已經把我的心事告訴過你，現在我什麼地方都能去。』

他說道：『柘唔，不要動，不要掙扎，不要同一個發狂的鳥一樣，因為絕望要掙扎飛開，連羽毛都犧牲了。』

我答道：『我並非是鳥；網羅不能騙我；我是個自由人，有獨主的毅力；我現在使出我的毅力，要離開你。』

我再一掙扎，就脫了身，直立在他面前。

他說道：『你自己的前程你自己解決。我把我的身，我的心，一部分的財產，都送給你。』

我答道：『你不過是唱一段小戲，開頑笑，我不過付之一笑。』

他說道：『我請你在我身邊，過一世——作我的第二個自己，作我的最好的同伴。』

我說道：『你已經選擇好了這個人，你只好向那條路走。』

他說道：『柘梧，你太受激動了；你歇了，不要動；我也歇了。』

這時候有一陣風吹過來，吹得野栗子樹的枝葉抖動，這陣風吹到不知什麼地方，就停了。只聽見夜鶯啼，我聽鳥啼，又哭起來。洛赤特很安靜的坐在那裏，很溫柔很莊重的看我。過了一回，他說道：

『柘梧，你走來我身邊，我們彼此解說，彼此說明意思。』

我說道：『我同你分離了，不能再回來，我永遠不到你身邊了。』

他說道：『柘梧，但是我現在叫你來，當你是我的夫人；只有你一個人，我是願意娶的。』

我以爲他同我開頑笑，我不響。

他說道：『來，柘梧，你走過來。』

我答道：『中間有你的新娘子擋住。』

他站起來一步走到我身邊拉我過去說道

『這纔是我的新娘子，因為這是我的同等，是同我一樣的人。柘唔，你願意嫁我麼？』

我這時候還是不相信他，我還是不答，還是要掙扎開。

他問道：『柘唔，你還疑心我麼？』

我答道：『我絕不能相信你。』

他答道：『你不相信我麼？』

我答道：『我毫不相信。』

他很氣的問道：『你以為我是個說謊的麼？你這個多疑的小孩子，我一定能夠使你相信。我有什麼愛英格林小姐的？完全是一毫都沒有。我已經很費事的證明，我毫不愛她；我無法佈散謠言，說我的資財，不及她所猜的三分之一，這謠言播傳之後，我走去看看有什麼效果；她同她的母親果然很冷淡的待我。我既不願意，我又不能娶英格林小姐，你——你這個奇怪，你這個幾乎不像是這個世界的人——我卻戀愛，同愛我自己一樣。你又貧窮，又小，我求你嫁我。』

我喊道：『什麼我麼！我在世上無親無友，只有你一個人是我的朋友，我除了你給我的錢之外，我是莫名一錢。』

他說道：『你，柘晤。我一定要你。你願意麼？你趕快說。』

我答道：『洛赤特先生，你讓我看看你的臉：你把臉向住月光。』

他問道：『爲什麼？』

我說道：『我要細看你的神色，當本書讀，你掉過來！』

他說道：『我掉過來給你，我恐怕我的臉如同一頁撕破了翻纏了的書，是讀不清楚的，你只管讀：不過要快些讀，我心裏很難受。』

我看他的臉色是很不安寧，很紅，面目很受感動，兩眼發奇光。

他喊道：『柘晤，你叫我受酷刑！你的真誠可靠寬弘大度的眼，無微不照的看我，我簡直的是同受酷刑一樣！』

我答道：『倘若你是誠心，你實在的是要娶我，我只有感謝你，專心的爲你，怎樣能夠使你受酷

刑呢？」

他喊道：「感謝麼！」又很狂亂的喊道：「柘唔，你就立刻許了我吧！你就說愛德華（洛赤特名譯者註）我願意嫁你。」

我問道：「你是認真麼？——你真愛我麼？——你真誠願意娶我爲妻麼？」

他答道：「我真願意娶你爲妻；你若是以爲必須我發誓，你纔能滿意，我就發誓。」

我答道：「既是這樣，我願意嫁你。」

他喊道：「我妻！」

我答道：「寶貝愛德華！」

他說道：「你來，你完全是我的了。」他靠住我的臉，很深沉的聲音對我說道：「你使我歡樂，我使你歡樂。」

過了一回，他又說道：「上帝饒恕我！人力是不能干預我；她是我的了，我抱牢她。」我說道：「我是無人來干預的，我並無親戚干預我的事。」

他說道：『最好的是沒得人能干預。』

假使我不是十二分的愛他，我看他臉上那種非常之得意，聽他那樣高興的腔調，難免不以為他有點野蠻；但是我現在坐在他的身邊，纔驚醒了那一場要同他永遠分離的惡夢，到了同他締結終身姻緣，如同到了極樂世界。我這時候，只想到終身的歡樂，他的屢屢問我道：『你覺得歡樂麼？』我答道：『我覺得歡樂。』隨後他喃喃的說道：『這可以補救了，可以補救了。她不是孤零一身，無親無友麼？她不是飽受冷落麼？她不是從未享過歡樂日子麼？我從此以後，不該保護她麼？不該愛惜她麼？不該安慰她麼？我的心裏是愛情，我的決意是永久不變的。見了上帝，我也可以告無罪。我曉得上帝對我這個辦法是許可的。世界上的人怎麼樣批評我，我都不管。』

但是晚上的天色驟變了，月尚未落，而我們都在黑暗中。野栗子樹為什麼號叫搖動，狂風一陣一陣的刮來。

洛亦特說道：『天變了，我們一定得進去。柘梧，我可以陪你坐在那裏坐通夜。』

我心裏想道：『我也能夠陪你。』我原該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是雲裏忽然閃出一道電光，隨即

雷聲大作，我只把頭靠在他的肩膀，躲電光。

隨即大雨倒下來。他趕快催我快快走入屋子；我們進門的時候，通身都溼透了。他替我去脫領巾，抖我頭髮上的雨水，弗菲士太太走出來。我同洛赤特起先都不看見她。這時候點着燈一看，鐘快到十二點了。

他說道：『你趕快去把溼衣服脫下來，我的小寶貝，請你去安睡吧！』

他一連同我接吻好幾次。我從他懷裏掙脫出來，抬頭一看，看見弗菲士太太臉色變白，神色很莊重，很驚愕。我只對她微笑，趕快跑上樓。我心裏想道：『隨後我纔解說給你聽。』然而我到了臥室之後，想到她看見我們那樣情形，難免不誤會，我覺得有點難過。但是我心裏是非常之高興，也就顧不得了；這時候雷電風雨大作，足足有兩點鐘，我毫不害怕。洛赤特走來我的門口，三次問我安否，是否不害怕麼？這就很能使我安心，不怕一切了。

翌晨，我還未起床，阿狄拉跑來告訴我，說是晚上大雷暴雨，那棵野栗子樹，被雷劈成兩半。

第二十四回 駕馭

我起來穿衣服，重新把昨晚的事，細細一想，我心裏要問，是否作了一場好夢。我還要再見洛赤特，再聽他把昨晚所說他愛我要娶我的話，再說一遍，我纔敢相信，以爲是實。

我對鏡理髮的時候，我看見我自己的面貌並不醜陋；臉色很有生氣，神色是很有希望；兩眼也有了光彩。我往往不甚願意我東家的臉恐怕他不喜歡我的面貌；我現在很敢看他，我曉得他絕不能因爲我的面貌，他的愛情會冷淡下來的。我拿出一件樸實的夏衣穿上。

我走到堂屋，看見天色分外的清朗。我覺得毫不詫異，我以爲我自己這樣歡樂，天也是喜歡的。我看見一個行乞的女人，領着一個小孩，走向宅來，我跑下去，把我身上所有的錢——不過三四個先令，——都給了她們，因爲我自己這樣歡樂，她們也該分我一點的歡樂。這時候，我聽見許多鳥鳴；但是牠們都比不上我心裏的歡樂。

弗菲士太太向窗外望，神色很慘淡，聲音很嚴肅的，對我說道：『愛邇小姐，你還不進來吃早飯麼？』吃飯的時候，她是很安靜冷淡的，但是這時候我不能不暫時瞞她。我一定要等東家解說；她也只好等等。我吃了些東西，趕快上樓。我碰見阿狄拉從課堂出來。

我問道：『你往那裏去？上課的時候到了。』

她答道：『洛赤特先生打發我到孩子屋裏。』

我問道：『他在那裏？』

她指課堂說道：『在那裏。』我走進去，看見他站在那裏。

他說道：『你走來同我問好。』我很喜歡的走上前；這時候不同從前，只對我說句冷話，拉拉手，他抱住我，同我接吻，我覺得很自然，他這樣愛我，我覺得很安樂。

他說道：『你滿臉笑容，如鮮花初放，很好看。你今早的確是好看。這就是我的臉無血色的，小怪物麼？這是我的小芥子麼？這時候是滿臉光彩，有酒窩，兩唇鮮紅，同緞子那樣光滑的頭髮，兩眼有光。』

我答道：『先生這還是柘晤愛邇。』

他說道：『不久就是柘晤洛赤特，柘晤，只有四星期，多一天也不能等。你聽見麼？』

我聽見的，我聽了有點昏亂，好像受了打擊，受了驚嚇。

他說道：『你剛纔的臉發紅，現在又發白，柘晤，這是爲什麼？』

我說道：『因爲你給我新名字，叫我作柘晤洛赤特；我覺得很奇異。』

他說道：『是的，洛赤特夫人，少年的洛赤特夫人，弗菲士洛赤特的新娘子。』

我說道：『這是絕不能的事，說出來很不像。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是不能享全福的。我的命運不能與他人有什麼分別，妄想享受這樣的鴻福，很像是一段神怪故事——不過是一場好夢。』

他說道：『我能夠把場好夢變作事實。我今天就起首辦。我今早寫了信給我的銀行，叫他們把替我保管的珍寶送來——這都是我們唐菲大宅歷代相傳的家寶。我盼望一兩天內，我就可以把珍寶交給你：所有一切你該享受的利益，你該享受的照應侍候，都要受到了，假使是一位貴族小姐嫁我，也不過這樣。』

我答道：『先生，你不必想到珍寶，我不願意你提及珍寶！柘唔愛邇聽兒珍寶兩個字，覺得奇異，覺得不自然，我寧願不要珍寶。』

他說道：『我親手把全鋼鑽串子替你掛在頸子，把小串替你戴在頭上，你穿戴起來，一定是相襯的。柘唔天生你自然名貴；我還要把鐲子同你戴上，把你手指上都戴滿戒指。』

我說道：『先生，不必，不必！請你想別的，說別的，另找話柄。你不要當我是個美人；我不過是個樸實慘淡妝飾的保姆。』

他說道：『我兩眼看你是個美人；是我意中所喜歡的美人，——輕小細緻的美人。』

我答道：『你的意思是說渺小猥瑣。你不是說夢話，就是譏誚我，請你不要挖苦我。』

這時候我覺得他不是自欺，就是欺我，我覺得很不安。他接着說道：『我要叫天下人都認你是個美女子。我要把我的柘唔，滿身都是綢緞同花邊，滿頭的玫瑰花，我用無價寶的面紗蒙你的臉。』

我答道：『你把我這樣打扮起來，你就認不得我；我就不是你的柘唔，變了一個猴子，穿上小昆的衣服，老鴉披上孔雀翎毛。與其把我打扮成宮闈的貴夫人，倒不如你扮成一個戲子，我雖然是愛

你愛到極點，我不說你是個美男子。我太愛你了，不肯阿諛你，你也不要阿諛我。」

他不管我，他還是說他的這派話，他說道：「今天我就同你坐馬車，去米拉柯，你定製幾套衣服。我告訴過你，我們四星期，就要結婚。我們就在那裏不遠的教堂行禮，並不驚動多少人，行過禮之後，我同你往倫敦。在那裏住不久帶你去法國、意國，遊覽古蹟，看看熱鬧地方，你可以同別人比較，你就曉得你自己的可貴。」

我問道：「我同你旅行麼？」

他答道：「你要住巴黎、羅馬、尼波勒、法另沙、委尼斯、維也納，凡是我到過的地方，我同你再去看。十年前我遍遊歐洲，像個瘋子一樣；同我作伴的只有厭恨、牢騷；我現在同你這個仙女再去遊歷，我的心境便平復了，清淨了。」

我聽完了，大笑說道：「我並不是個仙女，我死後纔是仙女。洛赤特，你不要盼望我是個仙女，你也不要責備我作仙女——不然，你是要大失所望的，我也不盼望，不責備你是個神仙；我並不預料你是個神仙。」

他問道：『你怎樣的預料我呢？』

我答道：『有不多的幾時你是同現在一樣，——不過是不多的幾時，不會長久的；隨後你待我就變了很冷淡；隨後你就變了喜怒不常；隨後你就嚴厲，那時候我要很費事，纔能令你喜歡；但是你習慣了我之後，也許你又喜歡我，——我不過說是喜歡，並不說那時候，你還戀愛我。我猜你愛我不過六個月，還許到不了六個月。我看男人們寫的信，說是丈夫的愛情，最發達的時候，不過是六個月。然而你若是拿我當作朋友，當作同伴看待，我希望我的東家，不至於十分討厭我。』

他答道：『你說不十分討厭你！又說再喜歡你！我看，我喜歡你之後，又喜歡你；我能夠使你供認，我不獨喜歡你，實在是愛你，——我的愛情是真誠的，是很熱的，是永久不變的。』

我問道：『先生，你不是喜怒無常麼？』

他答道：『我對於女人只是以色恍我的，一旦讓我看她們既無靈魂，又無血性，我就變了一個惡鬼對付她們，——這種女人是索然無味，粗俗無用，脾氣又不好；但是我若看見一個女人，有眼力能達意，靈魂如火，能遷就，而不能屈辱，——能剛能柔，雖能受指揮，而宗旨不改，——我對待這個

女人是很溫柔很真誠的。

我問道：『你會否閱歷過這樣的一個女人？你曾經愛過這樣的女人麼？』

他答道：『我現在所愛的，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我問道：『你未遇我之前，曾見過麼？你既懸格以求，你看我有幾分，以及你所懸的格？』

他答道：『我向來未遇着過同你一樣的人。柘晤，你能令我歡喜，你能操縱我——你好像是能受我的指揮，我喜歡你能遷就我；我一面把一條柔順的絲線繞在我手指上，我覺得有一種震動，從我的手臂，一直達到我心裏。我很受你一種的無形操縱——你就把我屈伏了；我覺得異常歡樂；你屈伏我，比我屈伏你，有意味得多。柘晤，你爲什麼笑？你這種令我不解的神色，是什麼意思？』

我答道：『先生，（我是不由自主的想到這個故事；請你勿怪。）我心裏正在想起大力士赫古里斯（Hercules）同沙姆孫（Samson）的故事。』

他答道：『你這個小鬼，你是想這些故事麼？』

我答道：『先生，你不要再說了！你現在不是說明智的話，也同從前他們兩位作不明智的事。』

樣。然而假使他們兩位果然娶了親，難保他們不把求親時候的溫柔，在結婚之後，變作嚴厲，兩相抵銷，我恐怕你將來，也同他們一樣。我心裏很納悶，很想問問，我們結婚之後一年，若是我求你一件事，你或是不便答應我，或是不喜歡答應我，不曉得你將來用什麼話答我。」

他說道：「柘晤，你現在何妨就求我一件事，求我一件很小的事：我願意你求我。」

我答道：「先生，我很想求你：我的呈子，已經寫好了。」

他說道：「你只管說！但是你若是只管抬頭，現出那樣神氣，對我微笑，我就許不聽你說所求的是什麼，我先答應你，我是要變作傻子呢。」

我說道：「先生，你不會變作傻子的。我所求的，不過是件小事：我求你不必叫人送珍寶來，也不要同我簪上滿頭的玫瑰花；你果然一定要打扮我，倒不如把你常用的手帕，鑲上金色織通花的緣邊。」

他答道：「可不是，原可以不必在真金上再鍍金。我也曉得你所求的事，我就照准，不過是暫時照准。我就寫信吩咐銀行，不必送來。但是你並未求什麼；你不過是個消極的要求，要求我不送你珍

寶：你試再要求看。」

我說道：『很好，我好奇，請你答我一句好奇的問話。』

他這時候神色有點擾亂，急忙的問道：『什麼？什麼？好奇是會發生危險的？好在我並未說明，毋論你要求什麼，我都是答應的。』

我答道：『先生，你答應我所問，是絕無危險的。』

他答道：『柘晤，你只管說，但是我寧願你問我要我一半的財產，不要探問我祕密的事。』

我說道：『阿夏蘇普斯王 (King Alshunus)！我要你的一半財產作什麼用？你以為我是個重利盤剝的猶太人麼？要你田產去發財麼？我寧願得你的信用，不要你的財產。你既然把你的心給了我，你何必不相信我呢？』

他答道：『柘晤，你值得有的信用，我是很歡迎你，把祕密告訴你：不過你切勿擔負無用的重責！你不要吃毒藥，你不要立刻要變成一個夏娃。』

我問道：『先生，爲什麼不必呢？你剛纔說道，你很願意被我降伏，我力求你，你就覺得快樂。你試

看，我還不趁這個機會，起首用話哄你，繞你，苦求你，——甚至哭求或是別氣，試試我的力量，能夠到什麼地步？」

他答道：『我倒要看看你來怎樣的試驗我。你若是侵犯我，或是欺凌我，這本戲就唱不成了。』

我問道：『先生，是麼？你說過不久的話，就不算數了。你現在的臉色，為什麼這樣嚴厲！你的眉毛變粗了，比我的手指還要粗，你的眉頭好像是就要大發雷霆。先生，我猜這就是結婚後，你對付我的神氣？』

他答道：『若是結婚之後，這是你的神色，我是個基督教中人，我不能同這樣的怪物，這樣變化無常的人作夫婦。但是你要問什麼？你這個東西，你只管說！』

我答道：『你現在是很無禮了。我寧願你無禮，不願意你阿諛。我寧願作個東西，不願意作仙女。我要問的是：你為什麼費許多事，要我信你喜歡娶英格林小姐？』

他答道：『你只問這件事麼？我謝上帝，你問的不是比這件壞得多的事？』

這時候他放鬆眉頭，垂頭微笑，看我，順我的頭髮，好像是出了險，很喜歡。

他於是答道：『我說出來，許令你生氣，我也只好說的了。我也看見過你生氣的時候，很像火神。昨天晚上，在慘淡月色之下，你反抗運命，辯證你與我同等，那時候你滿面冒火，發亮。柘唔，我想起來了，原是你先願意嫁我的。』

我答道：『自然是。但是我要求你說本題，——說英格林小姐。』

他答道：『我原是裝作同英格林小姐求親，因為我要你戀愛我到發狂，如同我戀愛你到發狂一樣；我要達目的，最妙莫如激你妒忌吃醋，加我助力。』

我答道：『這個法子真是最妙！現在你變作小人了，小得比我的小手指尖還要小。你這樣作法，是極可恥，極不體面。先生，你不替英格林小姐設想麼？』

他答道：『她所有的感情，都聚在驕傲兩個字上，驕傲是應該受挫折的。柘唔，你吃醋麼？』

我答道：『洛赤特先生，你且不要管這一層：你曉得了，也同你毫不相干。你真誠的再答我一問。你那樣不真誠的獻媚於她，你曾否想到她不會難過麼？她不覺得你拋棄她麼？』

他答道：『她絕不會覺得的。我不是告訴過你，她是拋棄我的嗎？她聽人說我快要破產，立刻把

她對我的愛情，冷淡下來，簡直是完全消滅了。」

我說道：「洛赤特，你很有奇怪，好用陰謀的心。我恐怕你對於這事體，很存離奇宗旨。」

他答道：「柘晤，我的宗旨，從未受過教練；有時我不小心就許走入邪路。」

我說道：「我要問你，這卻是很重要的。你所答應我的多少好處，是否我能夠安心享受，不致令別人難過，如我從前所受的一樣麼？」

他答道：「我的好小女孩，你可以安心享受；世界上再無第二個人對於我有你這樣清正無私的愛我，——我深信你愛我。」

這時候，我的嘴唇緊接他放在我肩膀上的手，我很戀愛他，我說不出來我怎樣的戀愛他。過了一回，他說道：「你再要求我，你有所要求，我答應你，我覺得快樂。」

我預備好再要求他，說道：

「弗菲士太太看見我們在堂屋時候的情景，她很有點驚愕，不以爲然的意思。你把你的意思，先告訴她，解說給她聽。我隨後再見她，她是個好人，我不願她有所誤會。」

他說道：『你回去你的房裏，戴上帽子，我要你陪我去米拉柯；當你在房裏預備出門的時候，我把情形告訴弗菲士太太。柘晤，你看她是不是以爲你因爲愛情，就不顧世界，以爲你的愛情白丟了？』

我答道：『我看她以爲我失身分，你也失身分。』

他說道：『身分麼！你的身分在我心裏，是在羞辱你的人頸頸上，你去吧。』

我一回子就打扮好了；聽見洛亦特從弗菲士太太屋裏出來的時候，我就下樓。那時候，這位太太正在讀聖經，被洛亦特打散了。兩眼直看對面的牆，好像是聽了絕想不到的消息神氣；看見我，她提起精神對我微笑說幾句賀喜的話；卻並未說完，把聖經關好，椅子往後一推，對我說道：

『柘晤小姐，我覺得很驚愕，我不曉得該對你說些什麼話。我不是作夢麼？有時候，我獨坐在屋裏，半睡半醒的幻想出許多向未發現過的事。我這種的夢境，不止作過一次了，我的丈夫死了，有十年了，有時我夢見他走來，坐在我身邊，喊我的名。你現在能夠告訴我，洛亦特真是求你嫁他麼？你不要笑我。他的確是五分鐘前，走來告訴我，一個月內，同你結婚。』

我答道：「他也是對我這樣說。」

她問道：「他對你說過麼？你相信他麼？你答應過他麼？」

我答道：「我答應過他。」

她看看我，露出很迷惑的神色。

她說道：「我可想不到。他這個人是很驕傲的；洛赤特氏一家的人，都是驕傲的；他的父親是很貪財的。他自己，也有人說他是捨不得花錢的。他有意思娶你麼？」

我答道：「他是這樣告訴我的。」

弗菲士太太看我一回，通身都相到了：我看她的眼色是絕不相信有這回事。

她又說道：「我真想不到！但是你也告訴我，是真的無疑了。你們將來怎麼相處呢，我卻說不出來：我真不曉得。凡是男女結婚，是該要身分財產相當的；你們的年紀又相差二十歲，他幾乎可以作你的父親。」

我聽了，有點不高興，答道：「弗菲士太太，不然他不像是我的父親！人家看見我們在一起，萬不

能把他當作我父親的。洛赤特先生，面貌同二十五歲的人一樣嫩。」

她問道：「他是否真爲的是愛你，娶你的？」

她這樣的冷落懷疑的盤問我，很傷我的心，我禁不住滿眼含淚。

那寡婦又說道：「我使你難過，我心裏很不安。但是你年紀太青，未見過幾個男人，你很少閱歷，我不過要你小心防備。有一句舊格言說得好，說是「凡閃光的，並不是都是真金。」我真有點害怕，你們這件事，將來的結果，是不免大失所望的。」

我說道：「爲什麼呢？我是個怪物麼？爲什麼洛赤特先生不能愛我？」

她答道：「不是的，你是很好的；近來更好得多：洛赤特先生愛你，我也相信。我常常的看出來，你是他一種可愛好玩的東西。有好幾次，我看見他特別的喜歡你，我覺得心裏不安，原想警告你，要你提防，但是我不喜歡示意，說是有什麼大小不妥當的事。我曉得這種意思，是要使你驚愕的，是會得罪你的；我又曉得你很有分寸，很能檢束，很有知識，我希望你可以自信無他，可以保護你自己。昨天晚上，到處找不着你，又找不着東家，我不曉得我心裏有多難過；後來到了十二點鐘，纔見你同東家

進來。」

我有點不耐煩，對她說道：「現在且不必提這件事了。我只要說一句，一切都是很妥當的。」

她說道：「我盼望將來也是一切都是妥當的，但是你不能不十分小心。你該試試同洛赤特遠離些：你不要相信自己，也不要相信他。他們這樣身分的人的慣例，不是娶保姆作夫人的。」

我這時候很生氣，幸而阿狄拉這時候走進來。

阿狄拉喊道：「讓我去讓我也去米拉柯！馬車上很有地方，洛赤特先生偏不許我去。小姐，你替我求他，讓我同去。」

我這時候很歡喜趁勢離開這個寡婦，我說道：「阿狄拉，我替你去說。」馬車是預備好了：正要走到大門口。洛赤特在那裏走來走去，那條大狗跟他走。

我問道：「先生，阿狄拉可以跟我們去麼？可以不可以？」

他答道：「我已經告訴她，不許去。我不要孩子！——我只要你。」

我說道：「洛赤特先生，我求你讓她跟去，有她好得多。」

他說道：『不好，有她就束縛住了。』

他的聲音面色，很嚴重的。我聽了弗菲士警告我的話，如同冷水澆背；我就有點遊疑，我覺得我前途的希望，有點不實在，有點拿不穩，我覺得我駕馭他的能力，消滅了一半。我正在不同他辯駁，依着他的吩咐，要上車；他扶我上車的時候，看看我的臉，問道：

『爲什麼事？你的滿面笑容，都那裏去了？你真是願意那孩子同去麼？若是不讓她去，你覺得不樂意麼？』

我答道：『先生，我很想她同去。』

他對阿狄拉說道：『你趕快去拿帽子，飛跑回來！』

阿狄拉果然趕快去，趕快來。

他說道：『攪擾一早上，原算不了什麼，好在不久所有你的思想，你的交談，你的陪伴，終世都是我的了。』

阿狄拉一上了車，同我接吻，感謝我同她說情，洛赤特把她塞在他那一邊的角上。阿狄拉掉轉

臉張望我，她塞在洛赤特身邊，覺得很不適意，不敢說話，不能問話。

我替她要求，說道：『先生，她在你身邊，恐怕攪擾你，不然，交給我吧，我這一邊，很有地方。』

他同提小狗一樣的把阿狄拉提過我這邊來，微笑說道：『我還得送她入學校。』

阿狄拉聽見問道，是否把她送入學校，沒得小姐在一起。

他答道：『小姐不同你在一起；我要把小姐送到月亮裏，在那裏的火山頂上，找一個洞，小姐同我在那洞裏同住，只與我一個人同住。』

阿狄拉說道：『她住在那裏，沒得東西吃，你要把小姐餓死了。』

他答道：『我早晚的去收甘露給她吃；月亮裏的山邊，到處都是甘露。』

阿狄拉問道：『她還要烤火取暖，她從那裏找火呢？』

他答道：『月亮裏的山有火；小姐覺得冷的時候，我抱她上山，把她放在山尖旁邊。』

阿狄拉又問道：『她的衣裳穿破了，那裏去找新的呢？』

洛赤特故意裝作想不出辦法，問道：『阿狄拉，你看怎麼辦呢？你試試想個辦法。你看，剪白雲或

是紫雲作衣服，好不好？我們裁虹作圍頸，是夠好看的了。」

阿狄拉想了一回，答道：「她現在很好，何必同你去呢？況且她同你一個人，住在月亮裏，是會生厭的。假使我作小姐，我是絕不肯同你去的。」

洛赤特說道：「她已經答應過我的了。」

阿狄拉說道：「但是不能同你到月亮裏去，因為無路可通月亮；一片全是空氣；你同她都不會飛。」

洛赤特說道：「阿狄拉，你看看這片田。」這時候我們已經出了大宅門，正在往米拉柯的大路上，經過大風雨之後，路上並無塵土，兩邊的樹木青綠可愛。

洛赤特說道：「阿狄拉，兩星期前，有一天午後，你幫同我弄乾草，我覺得有點疲乏；坐在小欄上，歇歇；拿出一個小本子，一枝筆，來寫我多年以前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又寫下我盼望將來的歡樂日子；天色將晚，我寫得很快，有一個東西，從小路走過來，站住了，離我不過幾尺遠。我看看這個東西，頭上披的是輕很薄的面紗。我招手叫牠過來，牠過來，站在我膝下。我並未對牠說話，牠也並不對我

說話；但是我會看牠的眼色，牠也會看我的眼色；我們眼睛所說的話，我試告訴你。那個小東西說道：「我這個小東西，是從仙境來的，從小鬼洞來的，我來使你歡樂的，你要同我脫離這個世界，另到一個寂寞地方——如月亮之類。」這個小東西告訴我，那月亮山裏，有地方可住。我說，我願意去。我告訴那個小東西，同你提醒我一樣，我說我不能飛到那裏。」

「那個小仙人答道：『這算不了什麼爲難！我這裏有一件寶貝，可以打倒一切爲難；』小仙人就拿出一個金戒指來，對我說道：『你只要把這個戒指戴在我的左手第四指上，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我們就離開這個世界，到那裏另創一個世界。』小仙人這時候又對月亮點頭。阿狄拉，金戒指還在我的袴腿口袋裏，改變作一個金鎊；但是不久我就把這個金鎊變作金戒指。」

阿狄拉說道：「這同小姐有什相干？我不管那個小仙人你說的是要同小姐到月亮去住。」

洛赤特低聲說道：「小姐就是這個小仙人。」我於是告訴阿狄拉不要理這篇笑話；阿狄拉也不相信有這種小東西，小神怪，更不相信這種神怪會出現，會給他金戒指，會要他同在月亮裏住。我覺得在米拉柯那一點鐘時候，很難爲情。洛赤特勉強我挑選了幾許綢緞衣服。我很討厭這種事，我

苦求再緩幾時再挑：他一定要我當天就得挑選。我很費事同他說了多少，我只要兩件；他答應了，他卻自己替我選，他挑選了兩種極鮮豔的。我又低聲對他說了好些話，要我穿這種衣服，不如製一件黃金衣服，白銀帽子，給我，我是一定不穿的。又費了許多唇舌，他纔肯換兩種顏色素淡的。他還說這不過是暫時的辦法，將來一定還是要穿光彩奪目的。

後來我勸他走出綢緞店，走出首飾店，我心裏很喜歡。他越同我買的東西越多，我臉上越發燒越難過，覺得我自己的身分，越降得低。我們上車回去，我覺得疲乏發燒，我纔想起，我的親叔伯約翰愛邇給李特太太的信，要我承繼他，承受他的財產。我心裏想道：（若是我承受了極小的財產，可以不依靠人，我就可以得了自由，不受束縛；何至於讓洛赤特把我打扮成一個小怪物。我打定主意，一到家之後，立刻寫信給我的親叔叔，告訴他，我快要出嫁，嫁的是什麼人：只要我將來有一天，能夠使洛赤特得了我自己名下的財產，我就易於忍受他餵養我。我得了這個主意，心裏放寬好些，（當日我果然寄了這封信。）我纔敢看我的東家，看我將來的丈夫的眼；他的兩眼，不離的看我，我原先總是躲他的。他對我微笑；我以為他這一笑，好像土耳其王花了些錢，替他的女奴隸穿戴上華麗衣服。

首飾，碰一時的高興，露出笑臉。他的手，不離的要找我的手，我很用力的推回去，說道：

『你不必作這種的神氣，倘若你不改，我什麼都不穿，我只穿我當日在洛和義學的衣服，我就穿這種衣服行禮，你可以把今天所買的衣料，拿去製你自己的梳洗衣同背心。』

他搓手大笑，說道：『看你的臉，同聽你說話的確有味。她不是新奇？她是不是利嘴？我不肯拿這個英國小女子同土耳其王的後宮所有的美人調換。』

他說到這東方的事，如同刺我一刀。我說道：『我寸步不能讓你，把我當作東方帝王的後宮；你若喜歡那種路數的人，先生，請你立刻走去土耳其都城的大市場；你既錢多，不知怎麼樣用法，請你就在那個市場多買幾個女奴。』

他問道：『柘晤，倘若我在那裏講價錢，要買若干噸的人肉，若干雙的黑眼睛，你打算作什麼呢？』

我答道：『我就預備出發，也到那裏當傳教士，勸那些女奴，恢復自由——連你所買的，也在我勸告之列。我走到她們隊裏激動她們造反；使你立刻被我們束縛住；你對於我自己，我是一定要你簽押字據，還我自由，我纔替你解脫。』

他答道：『唔，我甘願任你擺佈，求你施恩。』

我答道：『洛赤特先生，你若是還露這種眼色，求我施恩，我是不能施恩的。你若是一面還是流露這種眼色，我很曉得你毋論簽押什麼字據，我一放鬆你之後，你就立刻不照字據辦，仍是一定違約的。』

他問道：『唔，你要什麼呢？我恐怕你要強逼我當衆行過結婚禮之後，還要再私下的結婚，我曉得了，你若同我立約，你要的是什麼條件？』

我答道：『先生，我只求一個理得心安；不要受恩太深重，壓倒了我。你還記得，從前你告訴我，你所愛的西荅華命麼——你告訴我，給她多少金剛鑽，多少綢緞，等物？我不作你的西荅華命。我還是繼續下去，作阿狄拉的保姆；我靠我作多少工，吃你的飯，住你的屋子，還有每年三十鎊的工錢。我就從這三十鎊裏頭，拿錢作衣服，你不必給我什麼東西，只要給我——』

他答道：『給你什麼？』

我答道：『我只要你關切我；若是我也關切你，我就可以還你的關切我的債，彼此兩不叨光。』

他答道：『世界上再沒得第二個比得上你這樣驕傲，這樣不留餘地的面斥我的了。』這時候我們快到宅子，他說道：『今天我恭請你吃飯。』

我答道：『先生我謝謝你，不能同你吃飯。』

他問道：『你爲什麼說，「謝謝你，不能同你吃飯？」』

我答道：『先生，我向來未同你吃過飯，現在並無理由同你吃飯！等到——』

他說道：『等什麼？你說話喜歡只說一半。』

我答道：『等到我不能不同你吃飯的時候。』

他說道：『你以爲我是個餓鬼麼？你這樣害怕同我吃飯。』

我答道：『先生，我並無這樣的意思。但是這一個月之內，我還是願意照常不改。』

他說道：『你立刻就不必作保姆的奴隸苦工。』

我答道：『先生，請你勿怪，我還是照常作我的事。我一向終日都是不騷擾你，我還是一樣不礙你的事。晚上我沒得功課的時候，你若是喜歡見我，我就來，我有公事的時候，是不能來的。』

他說道：「柘唔，我這時候要吃煙，要聞鼻煙，舒服舒服；可惜我現在我的雪茄盆子，鼻煙盆子，都不在身邊。但是你聽我說，我附耳告訴你，你這個小霸王，現在是你耍脾氣的時候，不久，可輪到我耍了；等到我一旦捉牢你，那時候，譬喻說的話，我就用鏈子把你鎖起來。（他一面說，一面指他的錶鏈。）你這個小東西，我把你當作一個錶，掛在我胸前。」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正在扶我下車；當他抱阿狄拉下車的時候，我溜進宅裏，登樓到我自己的屋子。

晚上他果然請我去，因為我不願意同他兩人相對談話，談得太久，我先預備好了，請他作一件事。我記得他的喉嚨很好；很能唱，凡是能唱的人，都喜歡唱的。他是個行家，曉得我唱得不好。又不是個音樂家；但是人家奏樂奏得好的，我卻是很喜歡聽的，等到傍晚時候，就把鋼琴打開，請他唱，他說我喜怒不常，這時候他不唱；我一定請他唱。

他問道：『你喜歡我的喉嚨麼？』

我答道：『我很喜歡。』我向來是不愛他飽受我恭維的；不過這一次，不能不借勢叫他高興。

他說道：『柘唔，你要彈琴和歌。』

我答道：『我只好試賦。』

我果然試彈了一會，他說我彈得不對，叫我走開。他很客氣的把我哄走，——卻正對我的心事，——他坐了我的地方，一面的自彈自唱。我走到窗下坐下，我眼望窗外的樹，耳聽他唱歌，唱的是很長的言情的歌。

唱完了，他走過來。我見他兩眼發光，滿臉發紅，柔情畢露。我看見我身上發抖。這時候，他愛情橫溢，毋論以溫柔相待，或是忘其所以，毫不顧忌，表示愛情，我都不願意；不能不立刻設法防備，我把話都想好了，預備對付他，我先問他道：『你現在要娶誰？』

他答道：『我的小寶貝柘唔你爲什麼問我一句怪話？』

我答道：『你以爲怪麼？我以爲這一問是很自然的，很要問的：你所唱的歌，說到你將來的夫人，同你同死。你是什麼意思？我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想同你同死。』

他答道：『我所盼望的，我所祈禱的，是你與我同活，死不是你的事。』

我答道：「死也是我的事，到了要死的時候，自然是死。不過我要等到那時候纔死，不能學印度寡婦，丈夫一死，就得投入火堆殉夫。」

他答道：「這是我太過爲己，太過自私了，你饒恕我。同我接吻，恕我無罪。」

我答道：「不能。」

我聽見他說我是個「心如鐵石的小東西，若是別的女人聽見這個歌，這樣的恭維她，毋論什麼鐵石心腸，都要化作柔輓的了。」

我答道：「我天生是剛強如石的，以後你常常都看得見的；這四星期之內，你還要常常覺得我的鋒鏘；因爲未行禮之前，你若喜歡拆婚，還可以來得及，我這時候，要你曉得，我是個什麼人。」

他問道：「你可以鎮靜些，講幾句有理的話麼？」

我答道：「你喜歡我鎮靜，我就鎮靜；我這時候所說的話，都是很有道理的。」

他聽了很暴躁焦急，我想道：「很好，你喜歡暴躁，只管暴躁；我曉得這是對付你的妙法。我是說不出來的喜歡你；我卻不能沉淪到底，常同你說愛情話；我用這個小刀尖子，對付你，免得我陷入深

坑；我用這種辣手段，使我們得離遠遠的，兩人都有益。」

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激刺他，激得他很高興；他走到屋子那一頭坐下，我起來對他說道：「先生，我望你安睡。」我從小門溜出去。

這一個月之內，我全用這種法子，收得很好的效果。他自然是很焦急，很高興的；但是我看着他裏，還是很高興的；我若是同我小羔羊一樣，事事都順從他，同一對斑鳩一樣，終日的調情，不獨是增長他一味的專橫，反使他心裏有種種的不以為然。

我在別人面前，同向來一樣，很客氣，很安詳；只有到了晚上，我是耍碰他，反抗他。每晚到了七點鐘，他一定請我相見；我見着他的時候，他不說「至愛」「寶貝」等等膩話了；只說「惹氣的東西」「惡鬼」「喜怒不常的東西」「種種名辭。從前他見我，就要摟抱，這時候對我露怪臉；從前是重重的同我拉手，現在是捏我的膀子；從前是捧我的臉接吻，現在是擰耳朵。這是很對的；我寧願受這樣的對待，不願領略他的柔情。我看見弗菲士太太，很以為然：從前她很替我擔憂，現在她很放心了；故此我就覺得我的辦法不錯。當下洛赤特說，我激刺他到深入骨髓，不久一定要報復的。我對他這

樣的能夠這樣作，是無疑的了。倘若這個方法使不靈，還可以使別的手段。」

然而我卻是很費了許多心力；有時候我很想寧願令他歡喜，不要他生氣。我將來的丈夫，就是
我的一個完全世界；幾乎就是我的天。因為有他在面前，就隔斷了我的宗教觀念。那時候我只看見
上帝所創造的人，看不見有上帝，我崇拜人，如崇拜上帝一樣。

第二十五回 凶兆

這一個月快過了，行結婚禮的日子快到了，一切都預備完了。我是沒得什麼事做的了。我的箱子是裝好，鎖好，綑好，一排擺在我門外牆邊。明天這個時候，這幾件行李就要上路，送到倫敦。我也是那時候上路，卻不是我上路，是一個柘唔洛赤特上路，我這時候還不曉得這位柘唔洛赤特是個什麼人。有四個貼在行李上的厚紙樸，還在抽屜裏，未釘上。這四個行李條是洛赤特寫的，寫的是「洛赤特太太」——倫敦某旅館；我自己不願意釘在我的行李上，也不願意他人替我釘。什麼洛赤特太太！並無這個人。她還未出現的，一直等到明早八點鐘後，纔能產生出來；我要等到那個時候，的確曉得她產生出來，活得好好的，我纔肯把這件行李交給她。我屋裏梳妝檯對過，有牆櫥，原是放我的古老衣服的，現在是放洛赤特太太的新娘衣服。衣包裏又放着珠色長服，輕如煙霧的面紗等物，我把這個牆櫥門關嚴了，不要看我說道：『這都不過是白日作夢的東西，你只好藏在櫥裏。我這時候

發熱；聽見外面刮風，我走出門，讓風吹吹。」

這時候不獨是忙碌收拾行李，不獨是明日我就要進去一個新世界，前路茫茫，不曉得是個什麼結果，令我發燒，此外還有個第三件理由。

早一天晚上，發生一件事，我是莫名其妙，不過總覺得不放心。今天晚上，洛赤特不在家，因為他要親身去料理些小產業，纔能往倫敦。我因為昨晚的事，等他回來告訴他，叫他對我解說清楚。讀者也要等等，等他回來，我把這件秘密事告訴他，讀者纔能曉得這件秘密。

我因為要躲風，走入果園，白天已經刮很大的風。我以為晚上風可以停了，不料到了晚上，刮得更大，連刮不停，滿天是黑的，正是七月的時候，不見天日。

大風刮我向前走，我還覺得很有意思。走到那棵野栗子樹旁邊，看見雷擊的兩半邊，還未分開，因為根深盤牢了，樹枝是枯了，樹是死了，樹身還是分而不分，總還算是一棵樹。

「我見了有點感觸，把這兩半邊的樹當作是個人，說道：『你們始終相抱相守，是很對的，你們雖是被雷電燒焦了，你們還有深根，總該多少還覺得有點生機；你們是再不能看見青枝綠葉的了，

再聽不見禽鳥在你們的枝上啼的了；你們相安相樂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是你們還不孤寂；你們還可以彼此作伴，彼此相憐。」我抬頭看樹頂，這時候月亮剛好透出光來，慘淡的月色，照了我一照，忽然又被飛雲遮住了。同時大風略停一秒鐘左右；我聽見遠遠有極其淒慘的呼號聲，聽見令人悲傷，我趕快跑開了。

我在果園裏，拾了些風刮下來的蘋果，把生的熟的分開，帶回宅裏，放在食物庫。隨後走入書房，看看會否生火；因為我曉得雖是夏天，碰着這種天氣，洛赤特是喜歡生點火的，原來是已經生了火，生得還好。我把他所坐的交椅，拖到爐邊，把桌子放在椅邊，放下窗簾，預備好蠟燭。我覺得心裏很煩躁，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屋裏的小鐘，同堂屋裏的大鐘，同時打十點。

我說道：「天不早了！我跑去大門口，月亮有時出現，我可以看見大路。他也許這時候快到家了，去等他，省得我幾分鐘的懸念。」

這時候風還是很大的，我看見路上是寂無行人。我因為不耐煩，又久等不來，很失望，禁不住眼裏含淚。我自覺慚愧，擦了我還是捨不得走，月又被雲遮了，天色很黑，大雨隨着大風來。

我恐怕出了什麼事，我說道：「我但願他這時候到家！我但願他這時候到家！」我盼望他回家吃茶點的，現在天已很晚了，有什麼大事羈留他？出了什麼事？我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我以為不是個吉兆，我很怕我一場的盼望，到底不能成爲事實；我近來覺得歡樂極了，恐怕是我的歡樂，已經到了極點了，從此以後，是要往下退落的了，盛極必衰的了。

我想道：「我不好走回宅裏，他在外面飽受風雨，我怎麼好一人獨自靠火取暖呢？與其令我心裏久等難過，不如勞動我的身子，不如跑去迎他。」

我就快快的走，走得不甚遠，不到一里路，我聽見馬蹄聲，看見一個人騎馬跑來，還有一隻狗跟住跑。這時候我心裏的愁悶，恐怖，立刻消滅了。我曉得是他來了，剛好月亮透出一點光，他看見是我，脫了帽，手拿帽子，在頭上繞。我跑過去迎他。

他在馬上彎着身子，伸出手來，喊道：「可見得你無我就不成。你用腳踏我馬鐙，伸出兩手，上來。」

我照辦，因爲我覺得非常歡樂，身體也覺得輕鬆，踏在馬鐙，跳在他面前。他同我接吻，表示歡迎，

還說了好些得意話，我只好忍受，他說道：「柘梧，這個時候，你還跑出來迎我，難道出了什麼要緊事麼？」

我答道：「不是的，我恐怕你永遠不來了。大風大雨，我忍不住在屋裏等你。」

他答道：「風雨真是大！你通身都溼透了，把我的大衣圍住你自己；你的手同你的臉都是很熱的，你發熱麼？當真出了什麼事麼？」

我答道：「現在無事了；我既不害怕，又不是不歡樂。」

他答道：「可見得你剛才又是害怕，又不歡樂。」

我答道：「卻是有點先生，我隨後告訴你，我敢說我告訴你之後，你不過笑我。」

他答道：「過了明天，我好好的大笑你；不到那時候，我還不敢笑，因為我現在還拿不穩。這一個月來，你比鱈魚還要滑，比荆棘還要多刺。我毋論放手在那樣，都要把我刺傷的；現在我好像是抱了一隻失羣的小羔羊，在手上；柘梧，你逛出羊羣找牧童麼？」

我答道：「我要你；但是你不要自鳴得意，我們是到了，你讓我下來。」

我下來，約翰牽了馬，他跟我入堂屋，叫我趕快換乾衣服，再到書房來。我正要上樓梯，他攔住我，要我答應了不久就攔他纔讓我走。我卻並不就攔；不過五分鐘，我又下樓來，同他在一起，他吃晚飯。

他說道：『柘晤，請你坐下，陪我再吃一頓飯，你以後過許久纔再在唐非吃飯了。』

我坐下，離他不遠。我告訴他，我不能吃。

他問道：『柘晤，你因為要走遠路吃不下麼？是不是，因為要往倫敦，他沒得胃口吃飯？』

我答道：『先生，我此時還不知道我的前程是個什麼樣；我又不甚曉得我心裏有些什麼意思。我一生的事體，無一樣不像是虛浮不真實的。』

他答道：『除了我不算，我是很真實的，——你摸摸看。』

我答道：『先生，你尤其是幻影；你是個夢。』

他伸出手來，大笑，很手放近我的眼前，說道：『這也是夢麼？』他的手是又圓又有力，臂膀是很長。

我把他的手拿下來，說道：『我雖然摸得着這只手，還是個夢。先生，你吃完晚飯了麼？』

他答道：「柘晤，我吃完了。」

我按鈴，吩咐把捧盤拿走。等到屋裏只有我們兩個人，我通好爐火。我坐在矮椅上，離他很近。我說道：「這時候快到半夜了。」

他答道：「是的，柘晤，你卻要記得，你答應過，行禮之前一夜，不去睡，陪我。」

我答道：「我記得，我不能失約，至少也陪你一兩點鐘：我不想睡覺。」

他問道：「你一切都收拾好了麼？」

我答道：「先生，我都收拾好了。」

他答道：「我也收拾好了，我一切事體，都辦清楚了。我們明早行禮回來之後，半鐘內就起程。」

我答道：「先生，很好。」

他答道：「柘晤，你說「很好」的時候，你的這一笑爲什麼那樣特別，你臉上的顏色，很有光！你的眼閃光，閃得很奇怪！你覺得好麼？」

我答道：「我相信我覺得好。」

他問道：「你相信爲什麼事？你告訴我，你覺得怎樣？」

我答道：「我不能說不出來，我覺得怎樣。我很願永遠都是現在這樣，誰曉得再過一點鐘有什麼事體發生？」

他說道：「柘唔，這是你憂慮太過。神經過敏的病，你是過於自己驚擾了，不然就是太勞乏了。」

我問道：「先生，你覺得淡定，覺得歡樂麼？」

他答道：「淡定是不見得，歡樂是極歡樂，滿心的歡樂。」

我抬頭看他的臉是發紅的。

他說道：「柘唔，你相信我。你有什麼心事，只管告訴我，你就可以放心了。你怕什麼呢？你怕我將來不是個好丈夫麼？」

我答道：「你猜得太遠了。」

他又問道：「你害怕過以後的新日子麼？怕處新環境麼？」

我答道：「不是的。」

他說道：「柘，我猜不着你的意思。你的面色神氣，使我摸不出頭緒，使我難過。我要你解說給我聽。」

我答道：「既是這樣，你細聽我說。昨天晚上，你不是不在家麼？」

他答道：「我曉得我昨晚不在家，你剛才示意，我不在家的時候，出了些什麼事？大約是不相干的事；你卻受了驚擾，你說給我聽聽。弗非士太太對你說過什麼話麼？不然，也許是你聽見僕人們說話，你覺得有點傷了你的身分麼？」

我答道：「全不是的。」這時候正打十二點鐘，我等鐘響完了，我纔往下說道：

「昨天一天，我很忙，我手腳不停的忙，卻覺得很歡樂，你以為我害怕過新日子，都不是的。因為我愛你，能夠同你同住，是很快樂的。先生，這時候你不要同我親熱，讓我好好的說。昨天我是很信天，很相信諸事都很順適，將來你好，我也好。你還記得麼？昨天的天色很好，無風無雨，不至於慮到我們在路上的時候天色不好。吃過茶之後，我在砌好的路上走走，心裏只想着你；我的幻想覺得你離我很近，我幾乎不覺得你並不在我面前。我想到，你一生所經歷的事，比我多得多，比我熱鬧得多，兩相

比較，好像是深淵比淺流。我又覺得奇怪，要追問，爲什麼有許多道學先生說，我們這個世界，是個寂寞曠野，覺得遍地開滿玫瑰花。不料剛到日落的時候，天氣驟涼，滿天都是雲；我走進去，索菲喊我上樓看結婚禮服，看見箱子底有一件面紗，是極貴重的東西，是你不知花了多少錢買的，由倫敦寄來的；我猜，你因爲我不要珍寶，你就多花許多錢買面紗，要我領受。我一面打開，一面微笑，我一面又想法同你鬪笑，笑你的貴族好尚，設法用貴族的服裝遮掩你的新娘子的平民身分，裝成一個貴人。我還想把我自己預備好一方塊無花無朵的面紗，蓋我這個微賤出身的頭，還要問你，這塊面紗，是不是同一個既無親屬，又不美貌，又無財產的新娘子配襯得最好。我意想中或看見你的神色；聽見你說出共和黨的話，用不着同有錢的女子結婚，增厚你的財產，也用不着同貴族的女子結婚，抬高你的身分。」

洛赤特截住說道：「你這個小妖怪，你把我的心思看透了！但是你除了面紗之外，還看見別的什麼？你看見毒藥麼？你看見利刃麼？這時候你爲什麼滿臉的愁容？」

我答道：「我除了看見這件面紗精巧細緻之外，看不見別的什麼；只看見洛赤特的驕態，但是

這個魔鬼，我是見慣的了，並不害怕。先生，但是天黑之後，刮起風來：昨天晚上的風很特別，不像今晚的狂風，另是一種呻吟悶氣的風。那時候我但願你在家。我走進這屋裏來看，見椅子上無人，爐內無火，我覺得發寒。其後我在床上睡了，好一回，總是睡不着，心裏着急不安。風還是越刮越大，我耳朵裏好像是聽見愁苦悲歎的聲音；起初，我辨不出來這聲音是在房子裏，抑或是在房子外，不過停了一回，又發作，後來我聽出是遠處的狗聲。後來這聲音停了，我心裏覺得歡喜。我睡着的時候，還夢見天黑大風。我在夢中還是很想同你在一起，以爲有阻礙物隔開我們，我覺得很奇怪，很惋惜。我第一次睡着的時候，夢見我在一條黑暗彎曲的路上走；被雨淋；又有一個小孩子拖累我：這孩子很小，還不能走，我的兩隻冷手抱住他，他發抖，一路哭得可憐。我以爲你在前頭，離得很遠；我盡力的要追上去，一面喊你的名字，請你立住腳等我——但是我要走，卻有東西阻礙我不能走；又喊不成聲；你那時候，越走越遠。」

他說道：「柘晤，現在我近在你身邊，你所作的夢，還是使你不安麼？你的神經過受擾亂了！你忘了夢幻的愁苦，只想實在的歡樂吧。柘晤，你說你愛我，這句話我不能忘記；你也不能不認這幾個字。」

是「喊出成聲的。」我是聽得很清楚的，不過說得過於鄭重，然而入了我的耳，卻有音樂那樣好聽，你說的話，我很記得，柘梧，你愛我麼？我要你再說。」

我答道：「先生，我愛你，我全心愛你。」

他過了幾分鐘，說道：「這件事很奇怪，你這句話深入我的心，我覺得很痛。爲什麼呢？我看是因爲說得這樣鄭重，同信教那樣虔篤：你這時候抬頭看我，你的臉流露出極信仰，極真摯的神色，很像是有一個尊神在我的左右。柘梧，你何妨流露出洵氣神色，你是很會的；你何妨作出那種畏羞，微笑的臉來；你何妨告訴我，你厭恨我，你激惱我，麻煩我；你樣樣都可以作，切勿感動我；我寧可你使我生氣，不願意你使我憂愁。」

我答道：「你聽我說到底，等我說完了，我再激惱你，麻煩你。」

他說道：「柘梧，我以爲你都告訴我了。我以爲你這樣愁悶，是因爲作夢。」

我搖頭。他說道：「什麼，還有麼，但是我不相信有什麼要緊事。我早已告訴過你，我不相信。你只管說吧。」

他很着急，神色很不安，我有點詫異。我說道：

「先生，我又作一個惡夢：夢見唐菲大宅坍塌了，成爲蝙蝠鴟鴞巢穴，前面只剩了牆，有一晚月夜，我在這片瓦礫蔓草中徘徊，走到這裏，碰見一塊白石，走到那裏，碰見破板斷柱。我那時候還是抱着那孩子，我覺得很疲乏，要把孩子放下又無處可放。遠遠聽見有馬蹄聲：那時候正是你要離家遠去，一去許多年，我以爲一定是你回來了。我這時候顧不得，像發狂的，爬在薄牆。要先看你：有一面爬，碎磚一面往下滾，我用手抓住爬山虎，抓斷了，孩子恐怖，緊緊的抱住我的頸頸子，幾乎使我不能呼吸：後來我爬到牆頭。我看見你好像是白地托出一個小黑點，越走越小了。牆頭上的風很大，我站不住。我坐下，撫循懷裏的孩子：你那時候轉灣；我引領望你；牆頭倒下一塊；孩子從我膝上滾下去，我坐不牢，也跌下去，我就醒了。」

他說道：「柘晤，你說完了麼？」

我答道：「未說完，這不過是一篇序，正文還在後。我驚醒的時候，看見有光：有心裏想，這是天亮了！誰知不然，不過是燭先。我以爲是索菲走進來。我的梳妝桌上，擺了一枝燭，我原先把結婚的禮服

同面紗，掛在牆櫥，這時候櫥門大開，聽見有衣裳響聲，我問道：「索菲，你作什麼？」無人答應；有一個
人從櫥裏走出來：拿了燭，高舉起來，照衣服，我又喊道：「索菲！索菲！」又聽不見人聲。我就坐在床上；
拐轉身子看起先不過是詫異，後來我簡直的是慌亂了，渾身的血都凝結住了。洛赤特先生，這個人
既不是索菲，又不是利阿，又不是弗菲士太太；又不是——我很曉得——又不是那個怪物格禮士
普爾。」

我的東家截住說道：「總是她們其中之一。」

我說道：「我鄭重的告訴你，都不是的。我在唐非大宅許久，從來未見過這樣身材面貌的人。」

他說道：「柘唔，你說給我聽。」

我說道：「先生，這個人是個女人，高大，黑頭髮拖在背後。我不曉得她穿的是什麼衣服，是一種
很直的衣服，顏色是白的；我卻說不出來是長袍，抑或白布裹身。」

他問道：「你看見她的臉麼？」

我答道：「起初並不看見。隨後她把我的面紗拿出來，舉高，看了好一回，蒙在頭上，對鏡子照，我

着見鏡子裏的影子。」

他問道：「是什麼面貌？」

我答道：「她的面貌，簡直的是像鬼，十分可怕，我向來未見過這種鬼臉！臉上不曉得是什麼顏色，非常之野蠻。眼睛是通紅的，滾來滾去，臉上的紋是發黑的。」

他說道：「柘梧，鬼臉居多，是死白色的。」

我說道：「先生，這個人的臉色是紫的：兩唇腫脹，是黑色的；眉頭是緊皺；兩眼兇殘，像是要吃人的，黑眉毛，離眼很高。我可以告訴你，我想起什麼來麼？」

他說道：「你可以告訴我。」

我說道：「這個人很像是從墳墓中出來吃人的鬼。」

他答道：「她作些什麼？」

我答道：「他從頭上把面紗拿下來，撕作兩塊，摔在地下，用腳踐踏。」

他問道：「後來呢？」

我說道：「她拉開窗簾往外看；也許她看見天破曉了，拿了蠟燭，向房門走。走過我的床邊，站住腳，她兩只冒火的眼瞪住看我，——把蠟燭湊近我的臉，就在我眼前，把燭吹滅了。我覺得她的冒火眼照住我的眼，我就不省人事；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恐怖到不省人事。」

他問道：「你醒轉來的時候，誰在你身邊？」

我答道：「無人在我身邊，我只看見是天大亮了。我起來用水灑頭腦，吃了一大口冷水；我雖是覺得軟弱，並不覺得病，我決意不告訴別人，只告訴你。先生，你告訴我，這個女人是誰？是個什麼人？」

他答道：「一定是你過受激刺的神經所幻出來的人。我的寶貝，我一定得很小心照應你；你這樣的神經是不能不小心的。」

我答道：「先生，你相信我，我的神經並無什麼毛病；我所見的並非是一場夢，是實事的確有的事。」

他說道：「你從前所作的夢，都是實事麼？唐菲大宅，是一片瓦礫場麼？我同你是分離麼？中間有許多阻礙分隔我們麼？是不是我離開你，淚也不滴一點，也不接吻，連一句話也沒有麼？」

我答道：『還未到時候。』

他說道：『我將來不久，就要那樣對待你麼！我們一結婚，彼此永遠不能分離的日子到了；我們只要結了婚，我敢保從此以後，再沒得這種神經的恐怖了。』

我答道：『神經恐怖麼！但我願不過是神經恐怖；我現在更願是神經恐怖；因為連你也不能解說給我聽，這個怪物找來的理由。』

他答道：『柘唔，我既不能解說，一定不是件事實。』

我答道：『先生，我今早起床的時候，我何嘗不是當作惡夢，當作神經恐怖看呢。我起來四圍的看看，所有家具等等，都是我平常見慣的，惟有往地下一看，我就曉得並非惡夢，並非幻想，地下還放着撕開兩片的面紗。』

我覺得洛赤特驚了一跳，打戰，匆匆的兩手抱住我，喊道：

『謝謝上帝，幸而你未受損害，不過只撕破了一塊面紗。若是出了別的事，我不敢設想！』

他這時候呼吸得很快，把我抱到很緊，幾乎我喘不出氣來。過了幾分鐘，他又高興起來，說道：

「柘晤，我解說給你聽。你所說的事，一半是夢境，一半是眞事：一個女子進你屋子，是有的；這個人一定是格禮士普爾。你自己也叫她作怪物：據你所曉得的，她真是個怪物，——你還記得她怎樣的要放火燒我？怎樣的咬米申？你半睡半醒的時候，看見她在屋裏，看見她作什麼事；但是你發燒昏迷，你就以爲她是那種鬼性可怖的面貌，撕面紗是有的，這纔像她作事。我曉得，你要問我爲什麼要容留這種怪物在我家裏等到我們結婚後一年零一日，我就告訴你什麼理由；現在我卻不能告訴你。柘晤，你滿意麼？你能聽受我這番解說麼？」

我想了一回，我看也只好是這樣解說。滿意是不能的，但是我要使他歡喜，我只好作出放心的神色。我也是覺得可以放心；我微笑着答他。這時候已是夜半一點鐘了，我就要走。

我點燭的時候，他問道：「索菲是不是同阿狄拉同屋子睡？」

我答道：「是的。」

他說道：「她們睡在孩子屋裏，阿狄拉的小床，還有地方夠你睡。柘晤，你今晚只好同阿狄拉一床！怪不得那件事令你驚怕。我不願意你一個人睡，你得答應我，在孩子屋裏睡。」

我答道：「先生，我很喜歡聽你的話。」

他說道：「你要把房門好好的在裏面鎖上。你上樓的時候，裝作要素菲喊你早起來，把她叫醒，告訴她，你八點鐘以前，一定要吃好好早飯打扮好了。柘唔，你把什麼憂慮都逐出去，不要再作怪思想。你試試聽，風勢已大減了。現在是和風，已無雨點打玻璃窗（他把窗簾掀開，）你見，天色很好。」

夜半後，天色果然很好，月亮很好。

洛赤特看見我問道：「我的柘唔，現在怎麼樣了？」

我答道：「晚上是很安靜的，我也覺得很安靜。」

他說道：「你今晚不要作惡夢，夢分離；你該夢歡樂愛情，我們永遠在一起，永不分離。」

他的預料，只靈了一半：我果然並無惡夢，也無好夢；因為我終夜睡不着。我把阿狄拉抱在懷裏，看她睡覺，看她真是安靜無擾，一片的天真爛熳——我抱住她等天亮；日出我就起來，我離開阿狄拉的時候，她還抱住我不放；我記得我同她接吻，輕輕的從我頸子上拉開她的手；我這時候有奇異的感覺，對着這個小孩子流淚；我只好走開，恐怕我的哭聲驚醒她。這個小孩子，就是我已往的生活。

的影子；我今日所與結婚的可畏可愛的人，就是我今後的生活的榜樣。

第二十六回 變卦

索非七點鐘同我穿衣裳，卻耽擱了許久；洛赤特大約是不耐煩，打發人上樓問我爲什麼還不來。索非正在同我蒙面紗（還是我自己預備無花無朵的面紗），別在我頭髮上，我趕快就走。

索非用法國話對我說道：『你還未看看自己你對鏡子照照。』

我於是轉過來：對鏡子一看，看見一個穿長衣蒙面紗的人，好像是個生人，並不是我我聽見喊道：『柘唔！』我趕快下樓。洛赤特在樓下迎我。

他說道：『我耐煩到頭裏發火，你就擱得太久了！』

他把我領入飯廳，細細的看我好一回，說道：『美如蓮花，不猶是我一生最得意的意中人，還是我兩眼所最喜歡看的人。』他按鈴對我說道：『我只給你十分鐘吃早飯。』有一個新雇的男僕走進來。

洛赤特問道：『約翰，你把馬車都預備好了麼？』

僕人答道：『先生，預備好了。』

他又問道：『行李都拿下來了麼？』

僕人答道：『先生，他們正在搬下來。』

他說道：『你去教堂看烏特先生（教士）同錄事是不是在教堂，回來告訴我。』

讀者記得教堂相離很近，就在大門外不遠，那僕人一回子回來了，說道：

『先生，烏特先生在那裏，正在穿禮服。』

他問道：『馬車呢？』

僕人答道：『正在套車。』

他說道：『我們往教堂，不用馬車，但是我們回來的時候，是一定要預備好的；所有的行李，都要先放在車上，綑好，車夫坐在上頭等。』

僕人答道：『是的。』

他問道：「柘唔，你預備好了麼？」

我站起來。新郎是無伴郎的，新娘子是無伴娘的，也無親友同去，只有我同洛赤特兩個人。我們走過的時候，只看見弗非士太太站在堂屋裏。我原要對她說句話，洛赤特把我的手抓得很緊；他邁大步的走，我幾乎趕不上他；我看他的臉色，是一秒鐘都不能遲延的。他是堅心強毅到了不得，我心裏以爲奇怪，很想查問，別的人作新郎是不是同他那樣的着急，是不是急到兩眼冒火的。

我走去的時候，我的眼只看我的心，也不看天，也不看地，並不曉得是好天色，或是不好的天色。他的兩眼很兇橫的看我，我卻要看見他所看的無形無影的東西。他又好像用極大的心力，壓制許多思想，我卻要曉得他所存的思想。

他走到教堂前的小門：看見我走到幾乎喘不出氣，立住腳說道：

「我的至愛，我太虐待你了？你歇一日子，柘唔，你扶我的手。」

現在事隔多年，我還記得當日這間教堂在我面前，我看見一隻烏鴉繞在教堂屋上尖頂飛，遠遠的天邊很紅。我還記得教堂左右的墳堆；我還記得看見有兩個生人在墳堆裏散步，讀墓碑。我爲

什麼記得那兩個人呢，因為他們看見我們，就繞到教堂後身；不曉得是不是要從小門進去。看我們行禮。洛赤特兩眼只看我的臉，並未看見那兩個人；我的臉上大約是無血色，因為我覺得滿頭是汗，脣臉都是冰冷的。

我們進去教堂；教士在神座等候，錄事站在他身邊。教堂裏是很寂靜；只有遠遠的角上，有兩個人影動，卻讓我猜着了：那兩個人果然是先溜進教堂，現在是背對住我們，好像從欄杆外看古墳。我們站好了。我聽見背後有很小心的腳步聲，我掉轉臉看看：原來是那兩個人中之一，走上來。這時候起首行禮。教士前進一步，稍微低頭，對着洛赤特說道：

『我要你們兩個人，毋論那一個曉得你們有什麼不該結婚的阻礙，你們這時候，就要直供出來：你們要曉得，有許多人結婚，原是上帝所不許的，這樣的結婚，上帝是不算數也不算合律法。』

教士照着習慣，說完這句話，就停住等等。我們有什麼話說？大約是向來無人答話的。容或有之，也不過一百年有一次。教士停了一回，要往下行禮，伸手向洛赤特開口問道：『你願意要這個女人爲妻麼？』這時候我們聽見有一個人聲音，很清亮的說道：『這個結婚禮，是行不得的；我宣布其中

有阻礙。」

教士擡頭看那個說話的人，站住不響；那個錄事也是一樣；洛亦特好像是覺得腳下地震，動一動，他卻站穩穩的，臉同眼也不掉轉，說道：「你只管辦你的。」

他說道：「他說道：『你只管辦你的。』」

烏特教士說道：「我非先查問這話，看是真
是假，我纔能夠往下作。」

我背後那人說道：「這場結婚禮，是要打散的。我可以證明我所說的話的確有不能推翻的阻礙。」

洛亦特是聽見這兩句話的，卻是不管：很頑固的站在那裏不動；只管要抓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同火那麼熱，他的臉如同鐵石，並無血色，兩眼發光。

烏特這時候好像是無主意，問道：「是什麼樣的阻礙？也許可以無妨的，可以解說清楚，就不算阻礙的？」

那人答道：「不能夠，我已經說是不能推翻的，我是有證據的。」

那個人於是走上前，很淡定，很清楚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就是他已經娶過妻的阻礙。他所娶的妻，現在還活着。」

我聽了那個人所說的話，我的腦筋大跳動，我的血流得很猛，但是我神志是很團聚的，不會暈倒的。我看看洛赤特，我要他看看我。我看見他的臉像一塊無色的石頭：他的眼像火鏟火石。他彷彿是什麼都不響。他不說話，不笑，只管抱住我的腰緊靠住他。

他問那個人道：「你是誰？」

那人答道：「我叫比列斯，倫敦某街的狀師。」

洛赤特說道：「你硬派一個妻室給我麼？」

那人答道：「先生，我要你記得，你有妻室；你雖不承認，法律卻是要承認的。」

洛赤特說道：「你把那女人的情形告訴我，她姓甚名誰，他父母是什麼人，她住在那裏。」

比列斯從容不迫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照着正式公事辦，帶好些鼻音讀道：

「我宣布我可以證實，某年（是十五年前）十月二十日，唐菲大宅的愛德華·弗非士·洛

赤特住在英國某省某府，娶我的妹妹波達·安呢達·米申爲妻，她的父名某某，母名某某，是個半白種白黑種，在占·米喀西班牙市，某教堂，行的結婚禮。這結婚的事，是在該教堂註冊的，我抄有底子。理查米申簽押。」

洛赤特答道：『你那張紙，如果是一件真的，不過證明我娶過妻，但是不能證明那個女人現在還活着。』

那狀師答道：『三個月之前，那女人還是活在人世的。』

洛赤特問道：『你怎麼曉得的？』

那狀師答道：『我有見證，先生，這個人的供證，你是不能駁倒的。』

洛赤特說道：『你叫見證來，不然，你就要入地獄。』

那狀師說道：『我先喊見證一來，——他就在教堂裏：米申先生，請你過來。』

洛赤特一聽見這個見證的名字，咬牙切齒；遍身發戰到非常之利害。我很靠近他，連我都覺得渾身發抖。那第二個生人，本來躲在一邊的，這時候走過來；我看見一個毫無血色的臉，從狀師的肩

上看過來，我認得他是米申。洛赤特掉過頭來，兩眼瞪他。我曾經說過的，他的眼睛，原是黑的：這時候卻變作發紅光，滿臉冒火的發紅，他動動身子，舉起手來，他原可以一拳把米申打倒在地的，但是米申急忙往後退，喊道：『可了不得！』洛赤特這時候，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只問米申道：『你有什麼說的？』

教士這時候截住說道：『先生，先生，你要記得，你現時是站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隨即對米申說道：『你可曉得，這位先生的妻室，現時還活着麼？』

那狀師說道：『壯着胆，不要害怕，說出來。』

米申說道：『你的妻室現時還住在唐非大宅裏。前四月間，我還見過她。我是她的哥哥。』

那教士說道：『住在唐非大宅麼？這是必無之事！我在這附近住過許多年了，從來未聽說過，唐非大宅有位洛赤特夫人。』

我看見洛赤特的兩脣，露出令人可怕的笑容，嘴裏喃喃的說道：『我很小心費事，不叫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曉得她的真名。』他又尋思了有十分鐘，打定了主意，宣布道：『夠了，夠了，我

們都走出教堂吧。——烏特，你把書收起來，把禮服也脫下來；錄事，你也出教堂；今天不行結婚禮。」

洛赤特這時候什麼都不管了，說道：「重婚兩個字很難聽！我原想作個重婚的人；但是命運不濟；天又阻攔我。我現在幾乎變了一個魔鬼，牧師可以訴告我，我該受上帝最嚴的判決，罰我永墮火坑。衆位，我的計策不成功了！——這個狀師同這個見證，說的是事實：我是娶過親的；我所娶的人，還是活在人世的！烏特，你說你從來未聽說過，那大宅裏有位洛赤特夫人，但是你總有時聽見說，那個人看管的瘋子。有些人說，那個瘋子是我的半姊妹，有些人說，她是我拋棄不要的外寵；我告訴你們吧，這個瘋子就是我的妻室，叫作波達米申；就是這個很有堅決性的人的妹妹。理查，你只管提起精神來，不要怕我！我不會打你的。波達米申是個瘋子；她是生在瘋子家；她們家裏三代都是瘋子！波達米申的母親是個半黑種，半白種，是個瘋子；是個日夜在醉鄉的人！我是娶了她女兒之後，纔曉得的；她們向來不把家裏的秘密告訴我。波達極像她的娘，也是個瘋子，也是個日夜在醉鄉的。我這位可愛的同伴，又清潔，又有智慧，又顧羞恥；你們可以想像我是個極歡樂的人。我所經過的閱歷，真是熱鬧！只要你們曉得我真是像在過極樂世界的；但是我不必再對你們解說了。比列斯、烏特、米申、我

請你們諸位，到我家裏，看看普爾看管的人，這個人就是我的妻室！你們就可以看看我當日是怎样受人欺騙，娶了這樣的人；你們替我公斷，我是否有權可以拆婚，找一位與我同情的人結婚，這個人至少也是個人，不是瘋子，不是怪物。」他又指我說道：「烏特，這個女子，也同你一樣，不曉得其中還有這一段令人厭恨的祕密：她以為是天公地道，很合法律的一件事；萬想不到是入了圈套，同一個受騙的可憐蟲結婚，不曉得他已經被一個極惡的瘋子絆住了！請你們大眾都跟我來。」

他還是把我抓得很緊的，就出了教堂；那三個男人跟住來。我們到了宅門，看見大車。

洛赤特說道：「約翰，把馬車收在車房，今天用不着了。」

我們進宅的時候，弗菲士太太，阿狄拉，索菲利阿一班人，迎着同我們賀喜。

洛赤特說道：「我們走吧，不要你們賀喜！誰要你們賀喜？我是不要的！你們賀喜遲了十五年了！」他走過去，登樓，還是抓住我的手，還是招呼那三個男人上樓；他們跟上來。我們上到三層樓，洛赤特把那小門開了，讓我們進去。那間四圍掛帳幔的屋子。

洛赤特對米申說道：「米申，你認得這屋子，你的妹妹就是在這裏用口咬你，用刀刺你的。」

他把帳幔拉開，現出第二個門；他把這道門也開了。這間屋子是沒得窗子的，從天花板掛下一盞燈，有一個地方燒着火，四面有堅固的欄杆圍住。普爾低頭在火上煮食物，屋子的那一頭，黑暗裏有一個東西，走來走去。乍見這個東西辨不出來，是人是獸？好像是兩手兩腳在地下爬的；叫噪的聲音，很像個野獸；但是身上穿的是衣服；有許多很亂的黑頭髮蓋住頭，蓋住臉。

洛赤特說道：『普爾你今天好麼？你看管的人，今天怎麼樣？』

普爾答道：『先生，我們今天還好，謝謝你。』她一面把煮的東西放在一邊說道：『她很不安靜，但是還不至發狂。』

這時候，那個瘋子大喊大叫，那個穿衣服的野獸站起來。

普爾說道：『先生，她看見你了！你不要久在這裏。』

洛赤特說道：『普爾，我不過站一回子，你須讓我在這裏一回子。』

普爾說道：『先生既是這樣，你得小心防備，你得小心。』

那個瘋子大叫，把頭髮撥開，像猛獸樣看我們。我認得她的紫色臉，普爾走上前。

洛赤特把她推開說道：『你不要擋住我，我猜她這時候沒得刀子？我是防備好了的。』

普爾說道：『先生，誰能夠曉得她身上有什麼？她是很詭詐的：她的詭計，非人所能料得着的。』

米申低聲說道：『我們不如走開吧。』

洛赤特喊道：『你去見魔鬼吧！』

普爾喊道：『諸位小心！』那三個男人同時立刻向後退。洛赤特把我摔在背後：那個瘋子跳上前，抓洛赤特的咽喉，用牙咬他的臉：兩個人掙扎在一團。這個瘋子，身軀很粗大，幾乎同她的丈夫一樣，她不獨粗大，而且是很肥的：那瘋子用出的氣力，同男人一樣，洛赤特雖是很練過拳腳的，有的真工夫，幾乎也被瘋子窳倒。洛赤特原可一拳打倒瘋子；他卻不肯：他只同她抬架。後來把她的兩隻膀子捉住；普爾遞過繩子來，洛赤特把瘋子的兩手，反向背後，細起來：再用些繩子把她綁在椅子上。一面網，她一面大喘，一面掙扎。洛赤特掉過臉來，對着那三個男人，慘然的微笑，說道：

『這位就是我的夫人，我所享受的夫妻之樂，不過如此，我空閒歸家，所受家庭之樂，就是這樣。』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道：『這位少年女子是我心愛要娶的，你看她這樣莊重安詳的站在地

獄門口，看見打架。我聞曉過那個兇暴東西，我要娶這位小姐過新日子。烏特，比列斯，我請你們看看這兩個人的分別！請你們拿這位小姐的其清如水的眼睛，同那個瘋子的兩個火球眼比較看看，比較這位小姐的臉，同那個瘋子的臉，拿這個苗條身材，比較那一堆肉；我就請講福音的教士和明法律的狀師，同我公平斷決，我卻要你們記得，你們怎樣的判決我，你們將來也要受同樣的判決的。請你們諸位散吧。我要把這個寶貝鎖閉了。」

我們都走出去。洛赤特落後，吩咐普爾幾句話。狀師下樓的時候，對我說道：

「瑪當，這件事，全不能怪你：你的叔叔聽見，一定是很歡喜的——米申回去瑪狄拉的時候，告訴你的叔叔，只望你的叔叔那時候還活着。」

我問道：「我的叔叔他怎麼樣了？你認得他麼？」

狀師答道：「米申認得愛邇先生當米申所開的行號代理人，有許多年了。你叔叔接着你說快要同洛赤特結婚的信，那時候剛好米申路過，住在你叔叔那裏。你的叔叔把這個消息告訴米申；因為他曉得米申認得一個洛赤特。米申聽了，很詫異，很難過，就把實在情形告訴你叔叔。我卻不能不

告訴你，你的叔叔現時患病；日見沉重，據病狀看來，恐怕是一病不起。他不能自己跑回來英國，救你出險，他哀求米申，立刻設法救你。他請米申找我幫忙。我就立刻設法，幸而還來得及；假使我不是曉得你的叔叔是快死的了，不然，我就要力勸你同米申一道去找你的叔叔；既是這樣，我現在只好勸你還是住在英國聽信。」狀師說完了，回頭問米申道：「我們還有別的事在這裏耽擱麼？」

米申答道：「並無什麼事了。我們走吧。」他們於是不等同洛赤特告別，就走了。那位教士同洛赤特說了幾句責備他的話，也走了。

我在我自己的屋裏，聽見他們都走了。我把我的房門關緊了，把禮服脫下來，覺得疲倦，坐下，兩手捧頭在那裏想。這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同平常一樣，無甚大分別，並未受這次的事打擊，只覺得這時候，又是一個我，同昨日的我，大不同了。我以後該作什麼呢？我有什麼前程呢？

柘梧愛邇從前是個極有熱腸的人，極有盼望的人，幾乎要作新娘子，這時候又是一個心灰意冷，飄零無歸的孤女了。好像是盛夏的時候，落了一場冬令的大雪；我的希望完全打消了。洛赤特激動我，使我發生愛情，這時候又冷下來了，我不能再抓他的手，不能靠着他懷裏取暖了。我還能夠再

親近他，再相信他嗎？今日的洛赤特，也不是昨日的洛赤特了。我並不是說他有惡意，也不說他故意騙我。然而他這種舉動，何以對我呢？我一定要同他分離了，我並不曉得我該往那裏去，他也要叫我快離開唐菲地方。看來他對於我並無真愛情；不過是一時為情感所動，他還要我作什麼？這時候我不敢再見他的面，我只好責怪我自己，為什麼沒眼睛！為什麼這樣沒毅力！

這時候，我真是心力交瘁。要站起來，也不能站，要跑也跑不動，只記得還有上帝，我想起兩句話，卻說不出來。這兩句話說的是：『大難將臨，你不要離開我；除了我，沒得別人救你。』

我覺得是大難到了面前，我好像是投入大海，又來了一陣大潮把我打落到無底的深淵。

第二十七回 生離

到了下午，我擡頭四面看看，日快落了，我問我自己道：『我怎麼辦呢？』

我的心裏答道：『立刻離開唐非地方。』我自己又說道：『我不是洛赤特的新娘子，這一層不算什麼可悲的事。我作了一場好夢，現在醒過來，知道是一場空，這也不算什麼，我還可以受；但是我立刻就同他分離，同他完全割斷關係，覺得受不住。』

同時心裏又說道：『你可以受得住；可以作得到。』

我又說道：『讓個別人來，用蠻力把我拖走吧！叫別人來幫我吧！』

心裏又說道：『不能，只有你自己，能把你自己拖走，別人是不能來幫你的；只要你自己挖你自己的右眼睛，你自己割斷自己的右手，只好叫你自己的心受犧牲。』

我立刻站起來，覺得頭暈，站不住，我覺得因為受刺激，心灰意冷，使我心裏作嘔；又因為我並未

食早飯，無飲無食入過口。我覺得最奇異的是，我一個人，關在屋裏，這些時並無人來過問，連阿狄拉並未來敲門，連弗菲士太太也沒來找過我。我開了房門，走出去，一面喃喃的說道：『倒運的人是沒得朋友的。』這時候，我頭還是很暈；眼睛昏花，四肢無力，一出房門，碰見一個東西絆倒我，卻有一隻手，把我扶住；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洛赤特。他拿了一把椅子來，坐在我的房門口。

洛赤特說道：『你出來了，我等了你許久，細聽了許久，我卻聽不見走動聲，聽不見哭泣聲，再過五分鐘若是再聽不見什麼聲響，我就要作強盜，打開門闖進來。原來你躲我？獨自一個人關在屋裏發愁受苦！我寧可你走來斥責我一頓。你是有性情的人：我原盼望你要大發作。我是很預備看你大哭一場；不過我要你的熱淚，流在我胸前；現在是流在無知無覺的地板上，泡滿了無知無覺的手帕子。原來我猜錯了：你並未流淚！我只看見臉無血色，兩眼無神，卻並無淚痕。我猜你不是眼中流淚，是心裏流血。』

他又說道：『柘唔，你一句怪責的話都沒有麼？一點痛恨的意思都沒有麼？一句傷我感情的話都沒有麼？』

『柘晤我並非存心有意要害你，我現在是說不出我那種傷心難過，你能饒恕我麼？』

我看見他的傷心悔過的眼神，真誠憐憫我的語意，又加他的神色舉動，還是很戀愛我的，我要讀者曉得，我當地立刻饒恕他；並非是外面饒恕他，話語饒恕他，是心裏饒恕他。

過了一回，他說道：『柘晤，你曉得我是個惡棍？』

我答道：『先生，是的。』

他說道：『你就用最有力最鋒利的話告訴我——不要饒我。』

我答道：『我疲倦了，心裏又要作嘔，我不能說，我要喝口水。』他歎一口氣，抓住我的手，扶我下樓。起初，我不曉得他領我到什麼屋裏；我原覺得渾身冰冷，這屋裏生了火，我纔覺得暖。精神慢慢的提起來。他送點酒到我唇邊，又給我些東西吃；我的精神纔復原；纔曉得是在書房裏，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站得離我很近。我想道：『最好我這時候不受什麼痛苦，就辭了人世，我就不必用力解散不能解散的關係。我是一定的離開他，我卻不願離開他——不能離開他。』

他問道：『柘晤，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

我答道：「我覺得好得多；再過一回，我就可以完全復原了。」

他說道：「柘唔，你再喝一點酒。」

我喝了點酒，他把滿盃放在桌上，站在我面前，很留心的看我。忽然掉過頭去，要喊又喊不成聲，好像是非常之感動；腳步很急的走到那一頭，又走回來；哈腰對我，好像是要同我接吻；我記得，這時候我們不能親熱的了。我掉轉臉，用手推開他的臉。

他匆忙的喊道：「什麼！這是怎麼講？我曉得了！你不願意同波達米申的丈夫接吻？你富我兩手抱在懷裏的，另有人在？」

我答道：「先生，毋論怎樣，我不能受你的親熱。」

他答道：「柘唔，我省了你許多唇舌；我替你說了吧——你要答我，你有的是妻室——我猜得對麼？」

我答道：「你猜着了。」

他答道：「倘若你有這種意思，你當我是個陰謀的蕩子了，——是一種下賤無恥專好戲色的

薄子，用了許多陰謀詭計，騙你入了圈套，損害你的貞潔，不顧你的廉恥。你有什麼說的？我看你不能說話：第一層，你還是有點暈，無力說話；第二層，你還未習慣斥罵我，況且你是滿眼是淚，你若是多說話，就禁不住淚如雨下的了；你又不願意斥責我，不要大鬧一場；你現在的心裏，在那裏想，應該怎樣作事，不是想應該說些什麼話。我曉得你——我已經防備了。」

我說道：「先生，我不願意作什麼事反對你。」我曉得我說話的時候，我的聲音有點發抖，不敢多說。

他說道：「據你意思，是不害我，據我的意思，你想法害我。剛才你不許我同這接吻，你的意思就是說，你是個有婦之夫，我要躲避你，離開你，你的意思是完全當我作個路人。住在我這裏，不過是當阿狄拉的保姆；我若是對你說句有交情的話，或是另眼看待你，你就說：「這個人幾乎把我當作的外寵；我只好用冰霜的態度對待他。」你自然就變作冰霜了。」

我定定我的精神，清清我的喉嚨，說道：「先生，我的環境全改變了；我一定也要改變——這是毫無疑義的；要免得將來許多情感的變動，覺得許多追憶前事，惟有一法——阿狄拉只好另找保

姆。」

他說道：『阿狄拉須入學校，——我早已安排好了的；我也不願令唐菲大宅的舊事攪擾你的心思。』柘唔，你不必住在這裏，我是不住在這裏，我曉得唐菲大宅是有個惡鬼的，我當初就不該請你住在這裏住。我未見過你的面以前，我早已吩咐嚴謹防範，嚴守秘密；因為我恐怕有人知道宅裏有個瘋子，阿狄拉是永遠找不着保姆的，人家曉得了都是不願意住在這裏的。我還有一所大宅，在芳爾甸，比這裏幽深得多，我原可以把瘋子送到那裏住，但是我心裏有點不忍，因為那宅子在森林裏，很不合衛生，我良心上過不去。那裏地方是很潮溼，瘋子住在那裏，不見就會得病死的。我就可以脫然無累；我卻不能這樣作，但是惡人都有他的短處；我的短處，就是，我毋論怎樣怨恨一個人，我不能作借刀殺人的事。

『但是把瘋子藏在你的左近，是如同蓋住一個孩子，卻把他放在有大毒的樹下，是會中毒的。但是我要把唐菲大宅關閉起來，把大門釘死，把下排的窗戶蓋上木板；給普爾一年二百鎊，叫她同我的妻室住在這裏；普爾有了錢，就肯作，她還可以把她的兒子喊來同住，瘋子若是發作，她兒子可

以隨時幫忙。」

我截住他說道：『你爲什麼對於那個女人，一點都不留情？你說起來，是恨極她的了。這是很苛虐的，——她既是個瘋子，她也沒法叫她自己不瘋。』

他答道：『我的小寶貝，（我還是這樣稱呼你；因爲你真是我的小寶貝。）你不曉得你自己說什麼話；你又看錯我了：我並不是因爲她瘋，我恨她。假使你瘋了，我恨你麼？』

我答道：『先生，我看你是要恨的。』

他答道：『你又錯了，你是完全不曉得我，你完全不曉得我愛情的能力。你身上毋論那裏一點的肉，我看得極寶貴，如我自己的肉一樣：你得病也罷，你受痛苦也罷，總是一樣可寶貴的，你的心就是我的至寶，你的心若是傷了，還是我的至寶；假使你發狂，亂打亂殺，我不是用衣裳箍緊你，使你動不得，我是要用兩手抱住你的——假使你是發狂，亂抓我，我還是覺得你是可愛的；假使你同那個瘋子一樣發了狂，跑過來傷害我，我還是伸出兩手摟抱你，一面還是愛你，一面不使你傷害我。我對於你不會同對待她那樣的，我是不會厭恨你，躲開你的；你安靜的時候，我是自己看守你，不用別

人的；我還是勞而不怨的，用柔情對待你，那怕你不理我，我還是一樣的待你；你的眼睛雖然不認得我，我還是不知疲倦的看你的眼睛。但是我這時候何必說這一串的話？我剛纔說的是，要你搬出唐菲大宅。你曉得的，我們已預備上路：明天你就動身，柘唔，我不過要你在這宅子再忍受一夜，從此以後，我們就永遠離開這個瘋子，離開一切恐怖的事！我有地方好躲避，到了那裏，就不聞可恨的舊事，無人來驚擾，也無人造謠言，無人汗鱉我。

我截住問道：『先生，你帶阿狄拉同去麼？她可以作你的同伴。』

他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告訴過你，我要送阿狄拉入學校！我要什麼孩子同我作伴？——她不過是個法國跳舞女人的私生子，並不是我自己的兒女。你何必替她同我求情？我問你，你為什麼派阿狄拉作我的同伴？』

我答道：『先生，因為你說要歸隱；一個人歸隱是很寂寞的，你不耐煩寂寞。』

他說道：『一個人歸隱麼！我須同你解說明白。我看不出你這時候的面色，內裏包藏了什麼心思。你同我歸隱，你曉得麼？』

我只搖頭，這時候他是很受了激動，很要些膽子，纔敢對他，不說話的反對他。他原是在屋裏走來走去，這時候忽然站住了，瞪眼看我，看了許久；我轉過眼來看，火竭力作個鎮靜。

他也力作安詳的說道：『我要試試，解開柘唔性情中的結扣，這一軸的絲，原是很直，繞得很清楚的；但是我很曉得忽然會亂作一團，解不開的。現在又生麻煩，又要惹氣了！我早就想過，要一部分沙姆遜（人名，見舊約）的大力，打斷了一切爲難。』

他重新走來走去，隨後站在我面前。

他哈腰低頭，要接近我的嘴唇，說道：『柘唔，你讓我說理給你聽？你若是不受理勸，我就要用蠻力。』這時候他的聲音很啞；他的神色是快要動蠻的打斷一切束縛。我曉得再過一回，他節制不住自己，我也制不住他的了。這是極危險的關頭，若是我抗拒他，若是跑開了，若是現出害怕，我就毀了他也毀了。但是我不害怕，毫不害怕，我覺得內裏有力，有可以支持的力量。我抓住他的手，我安慰他，說道：『你請坐下，我同你說話，你要我說多久，我就說多久。我聽你說，不管你所說的有理無理。』

他坐下；我卻並不請他說。我這些時候很費了大事，纔忍住眼淚；因爲我曉得他不喜歡見我哭。

現在我只好不忍了，讓眼淚流出來。若是他看見我哭不高興，更好。於是我放聲的大哭。

不到一回，我聽見他勸我鎮靜，不要哭。我說他這樣生氣，我禁不住我的眼淚。

他說道：『柘唔，我並非生氣，不過是我太愛你了；你對我放出這樣的鑽石臉來，我又不住，你不要哭，擦乾眼淚吧。』

我聽見他的溫柔聲音，知道他把氣壓下去了；我就安靜下來。這時候他要把頭放在我肩上；我不許他。他又拉我到身邊，我又不許他。

他這時候說話的聲音很慘悽，我聽了極其難過。他說道：『柘唔！柘唔！你不愛我了？原來你所看重的，不過是我的地位，作我夫人的身分。現在你以為我不能作你的丈夫，你不敢靠近我。遠遠的躲開我，當我是個癩蝦蟆，是個猴子。』

他這幾句話，很傷我，如同刀割；但是我有什麼話好說呢？作些什麼呢？也許這時候我不該說什麼，不過作什麼；但是我很傷他的心，我覺得很難過，只要我能夠有藥可以敷傷止痛的，我是要用。我說道：『我愛你，很愛你，但是我不能發露我的愛情，不能放縱我的愛情；這是我末後一次告

訴你的話。」

他說道：「柘唔！這是末後一次麼？你試想看，你住在我這裏，天天同我見面，若是愛我的話，你能夠永遠同我遠離，能夠永遠冷淡相向麼？」

我答道：「這時作不到的；我很曉得作不到；故此我見得，只有一個法子：若是我說出來，你聽見了，更生氣。」

他說道：「你說出來？若是我生氣，你有哭臉的法子。」

我說道：「洛赤特先生，我一定要同你分離。」

他說道：「柘唔，你同我離開多久？你可以離開我幾分鐘，你去理順你的頭髮，你的頭髮亂了；你臉上發燒，你去用冷水浸浸。」

我說道：「我一定得離開唐菲地方，離開阿狄拉；我一定要同你終身永遠分離；我只好另入一個新世界，在生地方同生人相處。」

他答道：「自然，我告訴過你，你該離開的。你說要離開我，這是句瘋話，我只好不管。你的意思是

要變作我一部分。你說到另入一個新世界，這卻是不錯；我一定要你作我的夫人；我並未娶親。我一定要你作洛赤特夫人——名是我的夫人，實亦是我的夫人。你我活在世界上的時候，我只有你。在法國南邊地中海濱我有一所房子，你就在那裏過歡樂天真爛漫的日子。你永遠不必害怕我設計騙你，——騙你作我的外寵。你爲什麼搖頭？柘晤，你須講理；不然，我又發狂了。」

他的聲音，他的手，都很發抖；鼻孔大張；兩眼冒火；我卻不怕，我說道：「先生，你的夫人，還活在世上；這是件事實，你今早也承認的。若是我從你所願，同你同住，我豈不是你的外寵麼？若說不是的，是句強辭奪理的話，是句欺人的話。」

他答道：「柘晤，我不是個好性子的人，你忘記了：我是不能長久忍耐的人；我又不是個淡定人。爲哀憐我，哀憐你自己起見，你試試伸手過來，按我的脈，是亂跳的，你須小心。」

他露出手腕，伸過來；我看他的臉同嘴唇，都全無血色；這時候，我困難到了極點。抗拒他，激動他，是不能的，答應他，順從他，又不可。凡人到了窮途末路，只好聽天，我也只好聽天的了；我不由自主的，喊道：「上帝助我！」

洛赤特忽然喊道：「我是個傻子！我只管告訴她，我並未結婚，卻並不把理由解說給她聽，我忘記了，她不曉得那個女人的性情，也不曉得當日我同那女人結婚的情形。柘唔若是曉得我所曉得的，她一定與我同意！柘唔，你把手放在我手裏，使我有眼看見你，手摸住你的證據，證明你在我身邊——我用單簡的幾句話，把我那件事體的情形告訴你，你能留心聽麼？」

我答道：「先生，我能，你若是要說幾點鐘，我也能留心聽。」

他說道：「柘唔，不過幾分鐘。你向來曾否聽說過，我並不是長子；從前我原有一個哥哥。」

我答道：「我記得弗非士太太，有一次告訴過我。」

他說道：「你聽見說過我的父親是個極貪財的人麼？」

我答道：「我聽見過，好像有這種話。」

他說道：「我父親因為貪財，要保存整部的家產；不肯分開給我一份；立意一切都給我的哥哥羅侖。但是他又不肯叫我作個窮漢。於是想法子，要我同富家結婚。不久，他就找着一家，有一位米申，是他的老朋友，是西印度一個富商，是個開墾種植的。他曉得他一定很有錢，就打聽他的家事，曉得

他有一子一女；並且打聽到他願意分三萬金鎊，給女兒作妝奩；他以為很好。我出了大學之後，他打發我去占米喀，娶新娘子，他早已替我求親，說好的了。我的父親並不告訴我，有錢的話；只告訴我通西班牙市的人，都稱讚這位小姐是個美人；這話卻是不假。我看她的確是好看，高大，富麗，皮膚略黑，同英格林小姐一樣的派頭。女子家裏的人，曉得我是世家，很喜歡要我作女婿，那小姐也願意。他們在宴會場中，令我見她的面。她穿得是極華麗。我很少單獨同這位小姐一個人見面，同她私談的機會是更少。她很阿諛我，常常的令我看見她的美麗，看見她的才藝。她所與來往的人，個個都好像很讚美她，很羨慕我。我被籠罩住，又很被她激動我；那時候，我原是個毫無閱歷，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我以爲我戀愛她。少年人糊塗鹵莽，什麼事都容易上當的。她的親戚鼓勵我；同時求親的勁敵又激動我；她自己又盪惑我；我糊裏糊塗莫名其妙的，就結了婚。我這時候追想從前，我覺得我自己真可鄙！其實我並不戀愛她，不敬重她，我連她的性情都全不曉得。人所應有的種種德性，她簡直的是一件都無；我並未看見過她表示過慈善心，知恥心，說話坦白，也未見過她有什麼秀雅態度。她的思想是什麼樣更說不到了，我就瞎了眼的娶她。

『我的丈母，我從來未見過；我以為她是死了。度了蜜月，我纔曉得我誤會了；丈母是未死，不過是個瘋子。關在瘋人院。我的女人還有個小兄弟，是個啞吧傻子。他的哥哥，你是見過的，（這個人我卻不能恨，因為他對於他的瘋子妹妹，還有點愛情，從前同我很要好，同狗跟主人像的，不離我的左右。）我恐怕不久連他也要變作瘋子。我的父親同我的哥哥，都曉得這種情形，但是他們只管想那三萬金鎊，就設成圈套害我。』

『這些情形，已經夠令我難受的了；我除了遮瞞欺騙，我不能饒恕之外，別的我都可以看得開；即使我看見我的女人，同我不能情投意合；她的好尚同我相反，令我討厭；她的心地猥瑣卑鄙，我卻都可以不怪我的女人；即使我不能同她談話，因為一開談，她所說的都是反對我的話，都是極無理的話；她對於僕人時時刻刻的發脾氣，一時要這樣，回來又要那樣，僕人們都是手足無措的；我不能在家有片刻的安樂，我也還能節制住我自己，不去同她計較。』

『柘唔，還有許多討厭的詳細情形，我不必告訴你了；我用幾個有力量的字眼，就可以把我的意思達到了。我同樓上那個瘋子同住四年，她的惡性格成熟得很快，她的惡舉動，也來得快；她的惡

行爲，非用暴虐手段，不能制止；但是我不願意暴虐她。只有極小的知識，而有極大的情慾。有她無廉恥的母親，就生出她這個無廉恥的女兒來，她不貞不慧，我受夠她的罪了。

「正在這個時候，我的哥哥死了；再過四年，我父親也死了。我現在是很有錢了，論到別的事體上，我卻是很窮困。醫生隨後驗出來，我的女人是個瘋子，法律不容我同她脫離關係。柘唔，你的臉色很難看，——你不願意聽麼？我改天再告訴你。」

我答道：「先生，不是的，你只管把這件事說完了：我可憐你，我可憐你。」

他說道：「柘唔。可憐兩個字，出自常人的口，是看不起人罵人。你的可憐是不同的，我看你的面目神色，我覺得你的手發抖，你的可憐是生出戀愛的。柘唔，我甘受你的可憐。」

我說道：「請你往下說：你曉得她是個瘋子，你怎麼樣呢？」

他答道：「我曉得之後，愁困到絕望。世人當我是個失了體面的人，我又無法可想，不能再娶。比我大五歲，知識雖然是薄弱，體氣卻非常之強健，是要活到很大年紀，纔會死的。我那時候不過是

二十六歲，就成爲一個絕望的人。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不好，那個女人大發瘋。我所住的屋子，同她相離，中間還隔兩間屋子。她在屋裏大罵我，她罵我的話，是最下等的娼婦也說不出口的。我聽得很清楚。」

「我對自己說道：『我現在是墮落最深的地獄！我非脫離不可，我只好永辭人世，回去見上帝吧。』」

「我一面說，一面跪下，從箱子裏取出一對手鎗；我想自殺了事。幸而自殺的思想，不過是忽然一現，隨即消滅了。」

「那時候一陣風，從歐洲吹來，雷電風雨，立時停止，天色忽然變得很好。我走去花園散步，就想出辦法，我就決意照行。柘晤，你留心聽我說我所想出來的，是個正經辦法。」

「我這時候覺得重新有了希望，我重新作人。那希望就對我說道：『你還是回去歐洲；那裏沒得人曉得你的名字有了玷辱，也沒得那個汗穢人拖累你。你可以把那個瘋子帶去歐洲；把她關禁在唐菲大宅，叫人小心看管她，照應她；你自己就去歐洲，或其他各處地方，遊歷，再行同他人結婚。那個瘋子玷辱你的名譽，害了你的盛年，不是你的妻室，你也不是她的丈夫。你只要把她照應好了，你

就可以告無罪於人，告無罪於天。你不必把這件事體告訴人，你簡直的是同她完全斷絕了關係，放在一個安穩的地方，叫她過舒服日子，把她的祕密，把她的淫亂，及種種的行爲，遮蓋好了，你就隨她去，你就作你的事。」

「我一切都照這樣辦的。好在我的父兄並未把我結婚的事，通知過親友；我結婚不久，就曉得不好，我第一封家信，就是力勸我的父兄，嚴守祕密；我父兄見我信上的話，也覺得很難爲情，不願意承認這種女人作媳婦，故此也就嚴守祕密。」

「我於是把瘋子帶到英國；在路上不知費了我多少事。我把她放在第三層樓的屋子裏，我找着格禮士普爾看守她，照應她，只有普爾同克搭醫生兩個人曉得這個祕密。弗菲士太太疑心，也猜着多少，不過不曉得細情。克禮士是很靠得住的；但是她有她的毛病，有時候也失於防範，那也怪她不得。那個瘋子，卻是非常之詭詐，心地非常之陰險；看管她的人，偶有疎忽，她就要趁機會行兇；有一次她藏了利刃，刺她自己的親哥哥，有兩次偷了屋子的鑰匙，開門偷走出來。她第一次偷走出來，要放火燒殺我；第二次偷走出來，進你的屋子找你。我感謝上帝，她只撕了你的行結婚禮的面紗，未傷

你的性命，也許是她見了結婚的面紗，追想起她當日自己結婚的情事來。我想起那天晚上的事體，至今我還要發抖，替你恐怖。」

我問道：「你把她安置好之後，你作什麼呢？你到了什麼地方呢？」

他答道：「栢唔，我作什麼？我那時候變作鬼火。我到了什麼地方麼？我走遍歐洲大陸，打定主意，尋一個有知識的好女子，我可以戀愛的。同我唐非大宅那個瘋子大兩樣的——」

我問道：「先生，但是你不能娶親。」

他答道：「我打定主意了，我相信我可以娶，我一定要娶。我起初並不存心要騙人，如我那樣騙你。我起初的意思，是要把我的祕密，坦白說出來，光明正大的求親。我以為總有明白的女子，聽見了，願意嫁我的。」

我答道：「好嗎？先生。」

他說道：「栢唔，我看見你這樣好奇多問，令我常常的微笑。你瞪瞪眼，身子很煩躁不安的動一動，好像是以爲我的答話，說得不夠快，你還要看透我的心。但是你要先告訴我，你說「好嗎？先生。」

這是什麼意思。這句短短的話語，你是常用的；我常常被你這句話，引出我說許多話來；我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

我答道：「我的意思，不過是要問，後來怎麼樣呢？你怎麼辦呢？什麼結果呢？」

他答道：「可不是，你現在要曉得什麼？」

我問道：「我要曉得你可曾找着你所喜歡的人？你可曾問過她願否嫁你，她怎樣的答你。」

他答道：「我能告訴你，我曾否找着什麼人，我也能告訴你，我曾否問過她願否嫁我，我也能告訴你，但是她對我說什麼，是註在命運冊裏我不能說，我足足漫遊了十年，一回住在這國的都城，一回又住在那國的都城；有時住在俄都，有時住在法都，有時住羅馬，住尼普勒，住符稜薩，住在法都的日子多些。我身上有的是錢，我又是個老世家，毋論什麼社會，我都可以進去，我在英國貴婦女隊裏，法國義大利德國貴族婦女中，尋一個意中人。我卻找不着一個合我意思的。有時候我偶然看見一個女人的眼，有時聽見一個說話的腔調，有時看見一個的身材態度，我以為這個可以對我的意思；再往下細看，就不成功。你卻不要以為我懸格太高，要求全責備，要尋一個完人。我所要的，不過是完

全同我那個瘋子相反的就找不着一個我可以開口對她求親的。我久找不着，我就變了一個什麼都不管的放蕩人。我就尋機會消遣，我卻並不縱慾。這是我厭恨的。這卻是從那個瘋子得來的好處，因為我以為一個放蕩縱慾人，就快要變作瘋子了。

『但是我不能一個人獨居無偶；我就試試養個外寵。第一個就是西荅華命，她的行爲，我已經告訴過你的了。其後我還有兩個外寵：一個是義大利女人，名叫吉成達。一個是德國女人，名叫克萊拉，這兩個都是當時很有美名的。過了幾個星期就無所謂美貌了。吉成達是毫無道德，性情又兇暴；我養了她三個月，就討厭她了。克萊拉是個靠得住的人，也安靜；不過她是很笨重的，無思想，無知覺，毫不合我的意思。後來我給她幾個錢，叫她開店作生意，我就同她斷絕了。柘晤，我看你現在的神氣，很不以我爲然，以爲我是個寡情無道德的蕩子。是不是？』

我答道：『先生，這時候我卻不如有時候我那樣的喜歡你。你一回養這個外寵，一回又換一個外寵，難道你不曉得這是不對的麼？看你談話，好像是自然而然的該作的事。』

他答道：『我何嘗不覺得是不對？我何嘗喜歡這樣的辦法呢？這是極卑劣的行爲；我以後是永

不再作的了。養外寵不過比買奴好些，這兩種人，是大生的卑劣，處的地位也是卑賤，同她們相處的人，自然也變作下賤。我現在追想前事，覺得很厭恨。」

我覺得他所說的話，很有真理；我從他所說的這幾句話，又推想出幾層道理來，假使我忘了我自己的本來，忘了我自己所受的教育，或爲富貴所誘，或藉口別的緣故，當了他的什麼西荅，吉成達，克萊拉的後起人，作了他的外寵，總有一天，他看待我，就如同他看待她們一樣。我心裏很覺得，卻並不說出來。我很把這幾層道理，深印在我心理，遇着危迫的時候，或用得着的時候，我就請出來幫我，不要陷入深坑。

他說道：「柘晤，你爲什麼這時候不說「好嗎？先生。」我還未說完，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嚴肅。我曉得了，你還是不以我爲然。我要把最要點告訴你。本年正月間，我把外寵打發走了，覺得我這樣遊蕩忘返，孤寂失望的日子，過夠了，心裏是恨極世上的男人，尤其恨的是女人（這時候我以爲我要找一個有知識有愛情有道德的女人，不過是作夢，）因爲要辦事，我就回到英國。」

「有一天很冷的下午，我騎馬回家，離唐菲大宅不遠。這原是我厭恨的地方；我曉得在這宅子

竟是不能享受安樂快活的。我就走一條小路，看見一個身材眇小，很安靜的人，坐在小柵欄上。我從她身邊走過，也同在對過一棵柳樹走過一樣，毫不留意的。並無預覺報告我，將來同這個人有什麼關係；也不曉得這個穿得很樸實的人，操縱我將來的一生。等到我的馬滑倒在地下，把我摔下來這個人走過來幫助我，我還是絲毫不覺得有什麼關係。她這個眇小天真爛熳的東西！我覺得好像有一隻很小的小鳥，跳到我腳下，要把我背上去樹枝一樣。那時候我是很發脾氣；但是那個小東西不肯走：站在我身邊，很耐煩的不走，面貌同說話，很要吩咐我，使我不得不遵從。我那時候是一定要人幫我，還是一定要那個小東西的手幫我：我只好由她幫助我。

『我用手一拉她的肩膀，我覺得有一種新血脈新感覺透入我的全體。好在我曉得這個小妖怪是宅子裏的人，是要回到我家裏的，不然，我不能讓她悄悄的溜到別處去了。』柘梧，當天晚上，我聽見你回來，我心裏很想你，很留心的看你，你也許不知道。翌日，你同阿狄拉在這道上玩耍，我很留心看你，看你有半點鐘，我卻不讓你看見我。我還記得那天下雪，你不能出門。我在我自己的屋裏，房門留一條縫：我又可以看你，又可以聽你說話。我以為外面你是照應阿狄拉，心裏卻不在阿狄拉，但是

我的小柘唔，你卻十分耐煩照應她，同她說話，同她嬉戲了許久。等到她一走開的時候，你立刻就深思深念起來，在過道上慢慢的散步。有時候你看積雪；有時候你聽聽那如泣如訴的風聲，你又散步入了夢境。我想你所作的白日大夢，好像不是惡夢；因為你的眼神露出歡喜的樣子，面貌有一種和藹活潑的景象，斷不是攪亂愁懷的；因一種少年歡喜的心事，發生希望，引入意中的天堂。隨後菲士太太喊僕人，纔把你驚醒了；柘唔，最奇怪的是，你對自己微笑！你這微笑，是很有道理的。你這一笑好像是說：「我所架的空中樓閣是很雄麗的，不過我要記得，原是幻想出來的，不是真的。我的腦子裏誠然有最美的天色，有綠葉紅花的極樂世界，但是我頭腦之外，腳踏的一條滿眼是荊棘的險路，路上還要遇着大風暴雨。」隨後你走下樓找菲士太太，要事做；許是要算宅裏的零用帳。你走開，我看不見你，心裏不高興。

「我很耐煩的等到晚上，要喊你來見我。我疑心你這個人很特別，我要深探，要曉得你是個什麼品格。你穿的衣服很古老，你進房門的時候，帶些羞怯，卻是很現出獨立不依賴的神氣。我叫你說話，聽了不久，我就覺得你很有奇怪，自相矛盾的性情。你的衣服，你的態度，是很合嚴格的規則的；你

的神氣有時發露不果於自信的，天生成極高雅的性情；但是並非習慣社會的情形；很不願意說錯一句話走錯一步路的；然而對你說話的時候，你立刻擡頭舉起兩隻鋒利大膽有光的眼，直看那對你說話的人；你的眼光射人，是很有力，很能深入的；我盤問你的時候，你毫不思索，立刻就有話答，答得還是很圓滿的。過了不久，你好像同我慣熟些；柘唔，我相信你覺得同你這位嚴厲好怒的東家有同情的地方；因為我不久就看見，你見我的時候，很有雍容閒雅態度；我只管狂吠亂鳴，你絲毫不現詫異，害怕，不耐煩，不喜歡的神色；你也是很留心的觀察我，有時微笑，很有聰慧可喜的神氣，我卻說不出來。我立刻就很有滿意：我見過你，我喜歡你，我要再往下看。但是有許久，我很冷淡的對待你，不常的找你來說話。因為我要慢慢的拖長了時候享受你的知識；況且，我又害怕這朵鮮花，放在掌中太久，就容易殘——新鮮過了，就不能聞香。那時候我還不曉得這朵鮮花的顏色，異香，是經久不敗，永發異彩的寶花。我又要試試看我躲開你，你找我不找，——你卻不找我，安安靜靜坐在課堂裏，動也不動，同書桌書架一樣；若是偶然同你相遇，你同我打個招呼，盡了你的禮節，你就走過去。柘唔，那些時候，你的神色是像有深思的；你卻並不頹喪，因為你不是多愁多病的人；但是你卻顯得不高興，因

爲你既無希望亦無實在的快樂。我卻以爲很奇怪，要追求出來，你對於我，是什麼想像，到底你會否想到我，於是我重新招呼你。你對我說話，眼色有點歡喜，態度是融和的；我看出來，你是願意與人交談的；不過是那個課堂同那種悶人的功課，把你弄成愁悶了。我讓我自己和藹待你；果然就感動你；你的神色同聲音，也就變了溫和；你說我的名字時候；語意是歡樂感謝的，我很喜歡聽。這時候我喜歡同你偶然相遇，你很有遲疑的神氣，你兩眼看我，深露懷疑，你以爲摸不着我一時三變的脾氣，不曉得我拿嚴厲東家架子對待你，抑或用客氣朋友的資格對待你。我這時候太喜歡你，不肯常用東家身分對待你；我很和藹的伸出手來，你是滿臉的歡容，我很費事纔禁得住，我自己不把你抱到我懷裏。」

我截住他說道：『先生，你不必再說從前的舊事了。』我一面說，一面滴淚；我聽他這番話，如同身受酷刑，因爲我曉得我快要實行我所決意要作的事，能說這番舊話，現出當日他的感情，使我聽了，令我爲難。

他答道：『不必談了，舊事談來作什麼？現在的事，較爲實在，將來更是光明。』

我聽見他這種誇張得意的話，很發抖。

他又說道：『現在的情形，你是看得很清楚的了，是不是我的少年同我的盛年受的，不是痛苦，不過是寂寞無偶的日子，到這時候是第一次找着我可以戀愛的人——我找着你。你是我的同情，你是我的仙女，我看你又好，又聰明，又可愛；我就動了情；我依靠你，我把你拉到我心裏，我把我自己裹住你，發出一種極清潔極有大力的火，把你我兩個鎔合作一個人。』

『我因為曉得是如此，覺得是如此，故此我決意娶你。若是說我已經有了妻室是句空話，是句譏笑我的話；你現在曉得了，我並無妻室，不過是個惡鬼。我設法騙你，原是我的錯；但是我恐怕你頑固，我恐怕你有根深柢固的牢不可破的成見。我要先把你說定了，以後纔把秘密告訴你。這是很不應該的，這是卑劣鄙夫所爲。我應該一起首就把秘密先告訴你，說動你的名貴性格，以大度相處，同我現在一樣，把我半生的痛苦，坦白告訴你，我如飢如渴的，要志趣向上，要作個極高等名貴的人，要告訴你我是自然而甘心願意的愛你，我該求你相信我真誠的愛你，求你也真誠的愛我。拓晤，現在你答應我，把真誠的愛情給我吧。』

他停了一回不響。

隨後他又說道：『柘唔，你爲什麼不響？』

我這時候簡直的是受古時用水火試驗的酷刑：覺得有燒紅的鐵箍，箍住我這時候我是十分的恐怖；掙扎也掙扎不了，四圍都是大火燒，天地昏黑！凡是要人戀愛的，都比不上我受他這樣的戀愛，況且這樣戀愛我的人，又是我死心地崇拜的；但是我不能不拋棄他的戀愛，不能不脫離我所崇拜的天神。我卻曉得我惟有一個辦法，就是脫離。

他說道：『柘唔，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只要你答應我一句話，我只要你說，「洛赤特，我願意給你。」』

我答道：『洛赤特，我不願意給你。』

又停了一回不響。

他隨後露出溫和神氣，我看見了，愁苦到動不得，令我恐怖到變成了個石人，我曉得他這種安詳的聲音，立刻要跟住發作獅子的狂吼，他說道：『柘唔，你的意思是要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麼？』

我答道：『是的。』

他彎腰近前抱我，說道：『柘唔，你現在就要實行麼？』

我答道：『是的。』

他很溫柔的同我的額，同我的臉，接吻，說道：『現在就實行麼？』

我趕快的掙扎出來，完全的離開他，答道：『是的。』

他說道：『柘唔，這也太苦了我！這是個罪惡。戀愛我就不是罪惡。』

我答道：『我依從了你，卻是罪惡。』

這時候他的臉色變了兇猛，他站起來，但未立刻發作。我把手放在椅背作了扶持，我渾身發戰，我害怕，但是我的意思是很堅決的。

他說道：『柘唔，你且略等一回，你試回頭看看，你走開之後，我所處的可怖情景。你走了，就是把我的歡樂都拖走了。還有什麼剩的？所剩下的是樓上的瘋子，名爲我的妻室，倒不如說墳堆的死屍，是我的妻室。柘唔，你叫我作什麼呢？你叫我向那方轉找同伴，找希望呢？』

我答道：『你該同我一樣的作法：依靠上帝，依靠自己。信天。希望在天再相會。』

他答道：『你不願意讓步。』

我答道：『我不能讓步。』

他這時候聲音很響的說道：『你要定我的罪名，要我過極苦痛的日子，要我永遠受詛罵而死麼？』

我答道：『我勸你作無罪無惡的人；願意你安樂而死。』

他說道：『你把戀愛同清潔奪去？把我摔回頭，走舊路，拿縱慾當作愛情——作惡當消遣麼？』

我說道：『洛赤特，我並不叫你去作這種事，我自己更不作這種事。天生我們是要忍受的，是要發奮的，——你也得這樣作，我也得這樣作。我未忘記你之先，你就先忘記了我。』

他答道：『你這句話是坐實我是個說慌的人；你糟躪了我的體面。我告訴你，我是不能變的；你卻當面告訴我，不久我就要變。你的判斷力顛倒了，你的見解越出常軌了，你以為窮追一個人，追到他無路可走，完全絕望，比干犯一條人造的法律好麼？——況且犯了法律，並無人受損害。因為你既

無親戚，又無知交，你與我同住能得罪了誰呢？」

他這句話，很是句實話。他一面說，我的良心同理想一面反對我的主意。這時候我的心情，已經大為感動，於是感情，良心理想，同時大聲對我說道：『你得替他想想！想想他的苦惱；想想他的危險；想想你拋棄他之後，他所處的情形；你要記得他的執拗性子；你要想他絕望之後，一切任性，什麼都不顧的行爲；你安慰他吧；你救他吧；你愛他吧；告訴他，你愛他，給了他。世界上那個人管你呢？你愛他，傷害了什麼人呢？』

但是我還不害怕，我還是要答：『我須要管我自己。我越是孑然一身，越是無親無友，越是無人照應我，我越要自重自愛。天律我要遵守，人律我也要遵守。我有知有識的時候，所定的宗旨，我是要遵守的。所有的法律宗旨，原不是爲無外物引誘我們時所設的，特爲有外物引誘時所設的，如我現在所處的情形，就是的，這時候我全個身體，全個靈魂，都是反對這些極嚴的天律人律，同作人的宗旨，雖然是極嚴，卻尙不能違背的。若是因爲我個人的利便，就要違背法律，打破範圍，這種法律等等，還有什麼價值呢？法律等等是很有價值的，——我向來是相信的；若是我這時候不能相信，是我瘋

了——失了知識了。我處現在的環境，只好緊抱住向來的成見，事前的裁決，我纔有立足的地方。我果然緊抱住我的宗旨。洛赤特看見我的神色，曉得是我抱定了宗旨。他的猛烈性子，煽動到了極點：他壓制不下來，要發作一回；他就跑過來，抓住我的手臂，捉住我的腰。兩眼冒火，好像是要吃了我。我的氣力是遠敵不過他，還不——鴻毛遇着大火。但是我的靈魂，還是存在的，我覺得到底不怕他，可以保我的安全。幸而內裏的靈魂作用，在外是可以表示，表示就靠兩眼。我兩眼看他的兇惡；不知不覺的我歎了一口氣；他抓得我很痛，我的氣力快消耗了。

他咬牙切齒的說道：『我向來未見過這種小弱的身體，有這樣的魄氣。你在我手上，不過是一條蘆葦！（他用力搖我）我用兩個小手指就可以把你揉過來；但是我把你揉彎了，把你打碎了，有什麼益處？看看你這兩隻眼，看看這個剛決自由，野性難馴的東西，膽敢同我挑戰，膽子是極大，居然戰勝我。毋論我怎樣對付這個籠子，我總不能捉住籠子裏的東西，總捉不着這個野蠻美觀東西。若是我打破這個籠子，打開這個監獄，我的野蠻辦法，反把這個東西放跑了。或許能攻下這個房子；但是我還未進宅，那住在宅子裏的東西，先已飛到天上去了。我要的是你的精神，連同你的毅力，德性，真

潔，不獨是要你的脆弱身體。我放任你，你是自己會很溫柔的走過來滾在我懷裏，我若是逆你的性，用蠻力的抓你，你是會溜走的，同一股氣一樣，我未聞見香味，就已經溜了，散了。柘唔，你來，你來。」

他說這話時，把我放了，看看我。這一看比那一抓，尤其難以對付；但是這時候，我若反服從了他，就是個大傻子了。我已經放膽抵抗他，令他的暴力無所施；現在我要躲避他的憂愁痛苦：我退到門口。

他問道：「柘唔，你要走麼？」

我答道：「先生，我要走。」

他問道：「你脫離我麼？」

我答道：「是的。」

他問道：「你不願意來麼？不願意作安慰我的人，不作我的救星麼？我極深的愛情，我的荒遠無歸的愁苦，我的如瘋如狂的哀求你，你一切都不管麼？」

我聽他的聲音，內裏有說不出來的悲痛！我覺得再說一句「我要走」實在是難以出口。

他喊道：『柘唔！』

我答道：『洛赤特先生！』

他說道：『既然是這樣，就走出去吧，我答應你走，但是你要記得，你是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受悲痛。你回去你自己的房間；把我所說的話，重新細細的想想，柘唔，他也得顧一顧我的悲傷，替我想。』

他掉轉身子；倒在榻上，兩手掩面，喊道：『柘唔，我的希望，我的愛情，我的性命！』隨即歎一口氣，涕泣。

我這時候原已走到門口；我重新又走回頭。我跪在他的身邊，我把他的頭掉轉過來回我，我同他的臉接吻；我用手理順他的頭髮。

我說道：『我的至寶東家，上帝保佑你！上帝保護你，不使你受害，不使你走錯了路，指點你，安慰你，因為你待我好，上帝賞賜你。』

他說道：『柘唔的愛情，纔能算是賞賜，沒得柘唔的愛情，我的心破裂了。但是柘唔高貴大度，肯

把愛情給我的。」

這時候血衝上他的臉，他的兩眼發光；他跳起來，站得直直的；伸出兩手；我躲開，不讓他撲抱，立刻走出屋子。

我離開他的時候，心裏說道：『告別了！永遠告別了！』

當天晚上，我以爲是睡不着的，不料我倒在床上，居然睡着了。我作了許多夢，夢見少年時事；在李特太太的紅屋子裏；夢見有女神走來附耳對我說道：『我的女兒，你趕快走，不要受引誘！』

我答道：『母親，我就走。』

我醒過來，這時候是七月，夜短，過了半夜，不久，天就有點亮。我想道：『我得早點收拾。』我原是和衣而睡的，我只要穿鞋子，我打開抽屜，拿些內衣，一個小盒子，一個戒指。我拿這些東西的時候，看見洛赤特強我收受的珠子，這不是我的東西，我不拿；我把內衣等包作一小包；我的錢包裏有二十個先令，（這是罄我所有，多一文也沒得了。）我把錢包放在口袋裏；戴上草帽，披好圍頸，拿住小包，襪同鞋子，悄悄的出了房門。

我溜過弗非士太太的房門口，心裏說道：『弗非士太太，告別了！』我看看阿狄拉的睡房，心裏又說道：『我的小寶貝，阿狄拉告別了！』

我原想一直就在洛赤特房門口走過，不停留的；但是不由自主的，站在他的門口。我聽見房裏是走來走去的聲音，還聽見有長歎之聲。這房子原是個天堂，——是個暫時的天堂，——我若是願意入天堂的，就在我眼前，我只要走進去說道：

『洛赤特，我願意愛你，我願意同你住在一起，與你同生共死。』我立刻就可以享歡樂。我想到這一層。

我這位多情的東家，這時候不能睡在那裏，很不耐煩的等，等天亮。一到天亮，他一定來找我；那時候我已經走了。他一定打發人四處的找尋我，是找不着我的。那時候他就曉得，我拋棄他了；不受他的戀愛，他就要受痛苦，也許變作一個絕望的人。我又想到這一層。我伸手去摸門把；我又縮手，走過去了。

樓下是很蕭條的。我走入廚房，找小門的鑰匙；我找着一條雞鴨毛，沾點油，塗在鑰匙上，帶些水，

帶些麪包，隨後開了小門，走出去，輕輕的把小門關上。走到院子，天纔微微的亮。大門是關鎖了的；有一道小門，不過是上了門。我從小門走出去；又把門關好，我現在是出了唐菲大宅了。

離田三里，有一條路，是往米拉柯對方的村莊的；我向來沒走過，我現在就向這方走，要同米拉柯遠離。這時候是不容想心事；不能回頭望；也不能向前望。因為回頭是個天堂，同時又甜美，又可怖，若是向後一想，就沒得毅力往前行的了。說到面前，是前路茫茫；好像是世界遭了洪水。

我從田邊走，穿過籬笆，走入小路。早上的天色很可愛，我的鞋子（是出了宅門纔穿上的）被露水溼透了。風景是不能賞的了，一個綁赴法場的，那裏還有開心賞路上的風景，只想到殺人樣，同劊子手的利刀；這時候我只想到逃走，想到無家可歸，我又想到他（不由自主的想到他）在他房裏等日出；等我走去告訴他，說我願意同他住，算是他的。我很想算了他的；我很想回去；此時還不遲，還來得及；還可以免得他受我拋棄他的痛苦。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曉得我逃走，我還可以安慰他，使他得意，不使他受罪，拯救他，不要毀了他。我很恐怖他因絕望變了自暴自棄的人，我想到這一層，心裏很痛，如同中了箭的，我很想把箭頭拔出來。此時禽鳥起首在樹枝上唱：鳥是愛情的符號，鳥同

烏相戀愛是很有義氣很多情的。我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很厭惡我自己，我想到我自己此時的舉動，是很應該的，不能安慰自己；我想到我這種舉動，是出於自愛；也不能安慰我自己。我只覺得我傷害拋棄我的東家。我自己看自己是個很可惡的人。然而我還是不回頭，一直的往前走。一定是上帝領我向前走的。我自己的心願，我自己的良心，是要我回頭的。我一路行，一路哭；我行得很快，好像是失了知覺。隨後覺得內裏疲倦，慢慢的到了四肢；我倒在地下，我躺在地下有幾分鐘，把臉緊靠住溼草。此時我又恐怕，卻又希望我就死在這裏；過了一回，我爬起來，又走。

我到了路邊坐下，聽見車輪聲響，有一輛車走過來。我舉手，那輛車停住。我問他的車往什麼地方去，他告訴我一個很遠的地名，我曉得這個遠地方，同洛赤特無關係的。我問他要多少錢，可以把車送到那地方；他要三十個先令；我說我只有二十個先令；他說，將就我，勉強送我到那裏。他因為車是空的，還讓我坐在車裏；我上車，關好車門，馬車往前走。

讀者呀，我但願你們不要受我這時候所受的痛苦！但願你們不要流我這時候所流的淚。但願你們不要恐怖，同我一樣的怕害了你們所最愛的人。

第二十八回 漂流

過了兩天，是個夏夜，車夫把我送到輝光洛地方；說是二十個先令，只能坐車到這裏，我此時是莫名一錢。馬車已走了有三里多路；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地方。我纔曉得我的小包袱還放在車裏，忘記了拿出來，我真是一身之外，無長物了。

輝光洛既不是個市鎮，又不成個村落；不過是個十字路口，只有一根石柱，場滿白灰，遠遠就可以看見。柱頂上伸出四隻手，說明到某處多少里，最近的是三十多里，最遠的有六七十里。一見地名，我約略曉得我此時在某省某府。四圍見山，無人來往，我曉得是個荒涼的地方。但是也許偶然有人走過；我不願意有人看見我在柱子左右徘徊無主的，一見就曉得我是個迷路的人。人家問我，我答不出來令人疑惑。此時我同社會是完全無相干，看見我的人，對我是不能好好的待我，盼望我好的。我除了老天之外，是無親無友；我只好依賴天，求一個立足之地，我只好繞着澤邊在草叢中走。

我怕左近有牲畜，又怕獵戶以爲我是偷牲畜的人，看見我。聽見一陣風響，又怕是牯牛來追；過後聽見雉鳩叫，又怕是一個人到了。天快黑，寂靜無聲，我纔放心。

我想到，我應幹什麼？我該往那裏去呢？我自己不能答我這兩話，覺得是非常難受！即使找着人家，也還相離得很遠；即使找着人家，我毋論怎樣的哀求；說了多少來歷，人家還會不肯拯救我，給我點吃的喝的。

我摸摸草：是乾的，熱氣還未散，草是暖的。擡頭看天，天色很好：頭上還有一顆星子閃光。起首下露，並無風聲。我以爲老天待我很好：我雖是個無家可歸的人，老天仍然是愛我的；人類不相信我，拋棄我，侮辱我，我還是靠住天，如同兒女靠父母。我既然是老天的孩子，我今天晚上，只好求天收留我的了：天就是我的母親，她收留我歇宿一夜，是不要房租的。我還有一小塊麪包，還是白天路過一個市鎮，我拿一個銅錢買的，這是末了一個銅錢，用過了，我就什麼錢都沒得了。我看見左近有些小漿果，我摘了些，配麪包吃。我本來是很餓的，我吃了這一頓苦飯，一頓苦行頭陀的飯，總算是吃飽了。我吃完了，祈禱上帝，找個地方睡覺。

我找了一塊中間低，四圍高，可以躲風的地方睡下。摺好我的圍頸巾當被，一處有突起的泥作個枕頭，初睡的時候，並不覺得冷。

假使我此時不是心痛，我原可以安睡的。我此時傷心要流血，我很替洛赤特害怕，很憐憫他，我想見他。我雖然好像是個折翼鳥，還想鼓翼湊近他。

這種心思發作，很令我難受，我起來跪下。天是很晚了，行星出現了：晚上是很安靜，我不覺得害怕。我們都曉得上帝是無乎不在的，惟有晚上天青無雲的時候，他所造的各種世界在空中旋轉，更覺得親切，上帝是無窮的，無所不能，無乎不在。我跪在地下，替洛赤特祈禱。我擡頭看天，我的淚眼看見天河。我記得天河是什麼，——內裏有無限若幹的世界，在那裏不停的旋轉，在我們看去，不過是一道光，——我覺得上帝能力之大。我很曉得上帝所創的，上帝能保存；我慢慢相信地是不會滅，人的靈魂也是不會滅的。我就祈禱感謝上帝。我曉得洛赤特可以平安無事的；因為他也是上帝所造的，自然也是上帝所保護的。我又縮在我的窩裏睡；居然忘了愁苦，睡得很酣。

翌日早上，太陽已經出來，百鳥早已離巢，蜜蜂已採過許多蜜了，我起來向四周觀望。

天氣是很好，很安靜，不過是很熱！我卻要找吃找喝的，站起來，仍回到輝光洛，跟着一條向西的路走，我並無所選擇，不過向西可以背着陽光走。我走了很多的路，覺得很疲乏，坐在路旁一塊石上，遠遠聽見教堂鐘響。

我向鐘聲走，看見一個小村子，看見教堂的尖頂。右手的山谷是牧場麥田樹林，還有小溪流。隨後聽見前面有車聲，看見一輛重車上山，還看見兩隻牛，一個牧者。人畜都在那裏用苦力作事，我也得出苦力，找向前走。

走到午後兩鐘點，我進村子。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店，窗子裏擺些麵包。我很想吃麵包。我吃了東西還有氣力，走路沒得吃的，是走不動的了。我想想看，我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換些麵包吃呢？我有一小塊絲手帕，圍住我的頭頸子，我有一雙手套。我不曉得貧窮到極點的人，該用什麼法子覓食。我又不曉得人家要我這兩樣東西不要，我只好試試看。

我走進小店，看見一個女人。她看見我穿得很整齊的，以為我是個上等婦女，很客氣走上前迎我，很多禮的問道：『我怎樣可以侍候你？』我聽了萬分的難為情，我的唇舌說不出我所要說的話。

來。我不敢拿穿舊的手套許多摺縐的手帕，賣給她；況且我又曉得太說不過去，我只好說我走乏了，借她的地方略歇一歇。她聽我並無買賣照應她，她冷冷的讓我進來，指指椅子，我就坐下。我要流淚，很費事纔收得住。我問她，村子裏有什麼女裁縫，或作別的事的女工沒有。

她答道：『有兩三個，事情剛剛夠她們忙的。』

我想了一回。我要說到本題了，我是無親無友，莫名一錢。我要找事做。但是找什麼事做呢？向那裏找呢？

我問道：『你曉得，這裏有什麼人家，要雇用女僕麼？』

她答道：『不曉得，說不出來。』

我問道：『本村裏作的是什麼事業？村裏的人，大約都是作什麼的？』

她答道：『有許多是種地的，有許多是在針廠作工的，有些是在鐵廠作工的。』

我問道：『針廠用女工麼？』

她答道：『不用女工，全用男工。』

我問道：『你們的女人，都作什麼呢？』

她答道：『我不曉得。有作這樣的，有作那樣的。窮人只好找着什麼事，就作什麼事。』

她好像是很不耐煩，我問她許多話，原也怪不得她，她同我有什麼關係？此時有鄰居的兩個人走進來，我不好再坐在那張椅子上，我出了店。在街上走，看見兩旁的房屋，我想不出來，說些什麼話，再走進人家屋裏去，只好在村子的四圍繞，繞過了，再等一兩點鐘，又繞回頭。此時捱餓已久，走不動了，坐在路旁歇歇，坐下不久，我又站起來找個辦法，至少也要找個人打聽打聽。小路那一頭，有一所很可愛的小房子，門前有花園，收拾得很整齊，開了好些花。我站在園前，想道：我有什麼事，走上前敲門呢？屋裏的人，同我有什麼關係，幫助我呢？我一面還是走上前敲門，有一個很和藹穿得整齊的少年女子開門，我就問道：『你們這裏雇用女僕麼？』

她答道：『不用，我們不用女僕。』

我問道：『你能夠告訴我，有什麼地方，我可以找事作麼？我是個異鄉人，此地並無親友。我要找事做，毋論什麼事都可以。』

但是她並無義務替我想法，替我找事；況且從她的方面看來，一定疑心我的人格，疑心我所說的話。她搖搖頭說道：『我不能告訴你。』很客氣的把門關了。假使她稍停一回子再關門，我就要開口問她討塊麵包吃；此時我忍不住餓了。

我又不能再進那村子；假使再進去，也是無用。我很想走入樹林歇歇，但是我覺得又乏又餓，又無力，自然而然的還想，在這裏繞繞，找點吃的。捱餓的時候歇息，是不成其爲歇息的。

我走近人家；又退縮回頭，總覺得他們都同我不相干，管我做什麼。當下這半天，過得很快，我好像是喪家之狗，無處覓食。我走到一塊田上，望見教堂尖頂，我就回教堂走。離教堂不遠，一個小花園中間，有一所小房子，我曉得是牧師的住宅。我記得異鄉人來到一個地方，無親友可投的，往往求牧師謀生活。牧師是應該幫他們的，即使不能代他們謀事，也該替他們想法。我覺得我可以見牧師求助。我用出氣力來，走到這所房子，敲廚房門。有一個老婆子開門，我問這裏是否牧師住宅麼？

她答道：『是的。』

我問道：『牧師在家麼？』

她答道：「不在家。」

我問道：「他就快回來麼？」

她答道：「他出了門，不能快回來。」

我問道：「是到遠處去了麼？」

她答道：「並不遠，不過十里八里。他的父親死了，他們喊他回去。他現時在某處大約要耽擱兩星期纔回來。」

我問道：「太太在家麼？」

她答道：「沒得太太，只有我，我就是管家的。」讀者要曉得，我這時候還不肯求乞，我不能向她討飯吃，我只好走了。

我重新又把手帕子解下來，又想到回去那間小店買麵包吃。我此時只要一小塊麪包！只要一小塊麪包皮充飢！不知不覺的，我回頭又向小村裏走，我找着那間小店走進去，那時候屋裏還有些別人，我問那女人道：「你可以拿我這塊手帕子換一塊麪包給我麼？」

她很疑心的看看我，說道：『不能，我向來不是這樣作生意的。』

我這時候是完全絕望了，問她換半塊麵包；她還是不肯，她說道：『我不曉得你這塊手帕是從那裏得來的？』

我問道：『你可以拿我的手套換麵包給我麼？』

她答道：『我要手套，沒得用處！』

讀者呀，我述這種詳細情形，是很不高興的。有許多人說，追述從前所經過的困苦爲難，是很有趣味的，但是我今天追寫我這時候的閱歷，我覺得很難受，很支持不住，我是很不願意追敘我當日丟體面，失身分，同所受的流離困苦。她們拒絕我，我毫不怪責她們。我覺得這都是意中事，一個平常求乞的人，是令人懷疑的，一個穿得好好的求乞的人，更令人懷疑。雖說是我所求的是找事做，但是誰對我負了什麼責任，要替我找事呢？初次見我的人，不曉得我的品行，如何能夠替我找事呢？說到那個女人不肯拿麵包同我換手帕，她原是不錯的；她若是疑心手帕的來路不正，或是不合算換，自然是不肯換。我寫到這些情形，我心裏極難過，我只單簡的說吧。

快到天黑的時候，我經過一個種田人家，種田的坐在門口吃麵包，吃牛乳腐；我站住腳，說道：『我很餓，請你給我一塊麵包吃。』他看了我一眼，有點懷疑的神色；他卻一語不答，切了一塊厚麵包給我。看他以為我並不是個求乞的，不過是一個有乖僻性情的女人。我走開，走到看不見田家的地方，我坐下吃麵包。

我是不能盼望有個晚上棲身之所，我要走入樹林找地方歇息。但是晚上天氣很不好，心裏很不安寧；地下潮溼，空氣又冷；又有許多人經過，我在一個地方歇了一回，又另找地方，一連換了好幾處，都覺得不清靜，不平安。快到天亮，下起雨來；翌日，一整天都是下雨。請讀者不必問我當日的詳細情形；這一天還是同昨天一樣，我找事作，被人拒絕了，也同昨日一樣捱餓，但是有一次卻得着一點食物沾唇。我在一座茅屋門口，看見一個小女孩子，要把一堆冷的稠粥，倒在豬欄裏喂豬。我問道：『你可以給我麼？』

那個女孩子瞪眼看我，喊道：『母親，有個女人，同我要冷粥吃。』

屋裏有人說道：『她若是個討飯的，你就給她。豬不要吃。』

那女孩子把結成一塊的冷粥，倒在我掌中，我好像是個餓狼都吞下去了。等到天很黑，我停在一條小路上。

我自言自語道：『我無什麼氣力了，再走也不能多走了。今天晚上，還在外露宿麼？雨是落得很大，還要睡在溼地上麼？但是不睡在溼地上，又睡在那裏呢？有誰收留我呢？但是現在我又餓，又冷，又暈，又孤寒，實在是可怕。也許等不到天亮，我要凍餓死了。我活在世上，也是毫無價值，就是死了，也就罷了，沒得什麼可以留戀的。因為我曉得洛赤特還活在世上，我不甘心凍餓而死。老天呀，賜我力量，暫時扶持我，拯救我，指點我。』

我睜開迷蒙的眼睛看看，四處都是濃霧籠罩。我曉得已經離開那條小村子很遠了，到了荒野。我又細想道：『我與其倒斃在路上，不如死在那裏寧可讓烏鴉吃了我的肉，剩下骨頭不願埋屍在棲流所的棺材裏，在乞丐墳堆裏發霉。』

於是轉臉向小山走，我走到那小山，找個稍爲凹下的地方，躺下，雖然不是安穩地方，卻多少還有些遮蓋。但是四處都是很平的，沒得什麼凹地。遠遠看見有一點光，以爲是鬼火出現，一回就要

滅的，但是看了許久，火光不滅，也不進不退。我又以為是燒什麼東西，再看看這一星火，蔓延不蔓延，原來還是只一點，我猜是燭光。我又想道：『我不曉得我能夠走到那裏不能，若是我毫無氣力，走不動，即使是近在咫尺，我也是走不到。即使走到是個人家，我去敲門，他們還是不收留我的。』

這時候我倒在地上，臉靠住地，伏在那裏不動。此時括起大風來，雨落得更疾，渾身溼透入骨。假使我此時像個無知無覺的殭屍，無論什麼大風大雨，是不覺得的。無如我還是個活人，覺得異常難受，過了一回，我又起來。

看看那一星的遠光還未滅，我試往前走，勉強拖着兩條腿走，跌倒兩次。我覺得這一點火，是我的救星，有了希望，奮發精神，往前走。

過了小山，眼前一道白的，就是一條小路，一直對着那點燈火，慢慢看見一個高坡，坡上有些樹，樹裏就是這燈光。快走近了，却看不見燈火。眼前一片黑，我伸手去摸，摸着石牆，我扶牆走。又看見有白色的東西，原來是小門，兩旁有黑樹，門門是掛上的，我推開小門。

我走進去，從小樹叢裏走過去，看見房子在面前，卻看不見燈火。我猜屋裏的人是睡覺了。我去

拔半門，摸着牆角，轉過牆角，又看見燈，是從小窗子裏射出光來，有些爬山虎葉子遮住，見得燈光很小。我把樹枝樹葉推開，看見有燈光的屋子，看得很清楚。屋裏的地下，是洗擦得極乾淨的，滿鋪細沙，一張廚桌，擺些廚房器皿，爐裏燒着柴，還有一個鐘，一張白板桌，幾把椅子，桌上點着一枝燭，桌旁坐着一個年紀稍老的女人，面貌有點粗，卻是很乾淨很整齊的，坐下織襪子。

這都是我一瞬眼所看見的，我所留心看的，是火爐邊的人兩個很文雅的少年女子，一個坐在矮搖椅上，一個坐在矮凳上；兩個穿的都是黑色喪服，很襯托出她們雪白的臉同頸鬚子；一隻大狗蹲在地下，把頭放在一個女子膝上，那一個女子懷裏臥着一隻黑貓。

這間屋子，明明是一間很樸素的廚房，怎麼會有這樣文雅的兩位女子在裏頭呢！這兩個是什麼人呢？不是那年紀稍大的女人的女兒；老年的是個鄉下人，這兩位少年的是很秀雅很受過教育的。這兩個人的臉，從來未見過的：一見卻好像是見慣的。她們的臉色很發白，神氣也太嚴肅，我不能說她們貌美；兩個人都看書，都是很有深思的，未免太過嚴肅。兩人之間擺一個架子，架子上一枝燭，還有兩本很大很厚的書，她們久不久的翻兩本大書看，又對了手上的小書，好像是在那裏翻譯

什麼東西。屋裏是靜極的了，裏面鐘擺的響同爐裏炭屑墜地的聲音，我都聽得見；好像連那織襪的聲音也聽見。隨後一位少年女子說話，我是聽得很清楚的。

那少年女子說道：『狄阿納，你聽見法侖士同年老的旦尼爾，晚上在一起，法侖士說他所作的夢，怎樣的恐怖，驚醒——你聽我說——』此時聲音很低的，讀一段書，我卻一字不懂；既不是法文，又不是拉丁文。是否希臘文，德文，我卻說不出來。

讀完了，那女子說道：『這是很有力的文章，我覺得很有味。』那一個女子，一面看火，一面再說一遍她姊妹剛纔所讀的文。後來我纔曉得那是本什麼書，是那一種的文字。

那個年紀老些的擡頭問道：『有一國是這樣說話的麼？』

一個女子答道：『漢納，有一國全是說這種話，不說別種話的；這個國，比我們英國大得多。』

老年的答道：『我卻不懂得他們說的什麼。若是你們不論那一個，到了那一國，我猜你們是懂得他們說些什麼。』

那個女子答道：『我們大略曉得一點他們說的什麼，但是也不能全懂。我們不會說德國話，我

們並不怎樣聰明我們若是不用字典，也不能讀他們的書。」

老年的問道：『你們學德文有什麼用處？』

那個答道：『我們的用意，是將來要教德文，——教初學的德文；我們就可以多得束脩。』

年老的說道：『很是的；但是今天晚上，你們很用功的了；不必再讀吧。』

那一個答道：『我想我們很用功的了；我是覺得倦了。瑪理，你覺得怎樣？』

那個答道：『我是倦極的了；學外國文學，沒得先生教，專靠自己翻字典，是很辛苦的。』

那一個說道：『學德文是更爲難。聖約翰（人名譯者註）不知幾時回來。』

那一個答道：『該快來到了；（掏出一個小金錢看看，）剛好十點鐘。漢納，雨落得很大。請你去看看客廳的火爐。』

那年老女人站起來；開門，我看見一條過道；隨即聽見通火爐的聲響；過了一回，她走回來說道：『哎，孩子們，我走進那間屋子，看見那一張空椅子，擺在屋角，覺得悽慘。』說完，拿圍身擦眼淚，那兩個女子，神色本來就是很嚴肅的，聽見這兩句話，變了很慘淡。

漢納接着說道：『但是他到了好地方，我們不願他再到這裏。他死得安安樂樂的。』

有一個女子問道：『你說他從未提起我們麼？』

她答道：『孩子們呀，他沒得時候，來不及說。你們的父親，猝然就死了。早一天他覺得微微有點不舒服，原算不了什麼；聖約翰問他，可否接你們回家，他還笑聖約翰。翌日，不過覺得有點頭重——這是兩星期前的話，——他去睡覺，一睡就不醒。他是一棵老樹的末後一個碩果，你們姊妹和聖約翰，都不像你們的父親；你們都很像母親；好讀書。瑪理最像母親；狄阿納像父親多些。』

我以爲她們姊妹兩個，很相似的，看不出那老僕所說的分別。兩姊妹都是面白，身材小；一樣的聰明名貴。一個是頭髮較黑，理髮的樣子，卻不相同。此時我聽見打十點鐘。

那老僕說道：『你們要吃晚飯了。聖約翰回家，也是要吃的。』

她於是預備晚飯。兩個女子站起來；好像是要進去客廳。我站在窗外往裏看，看了這些時，我的精神都注在屋裏的人，忘記了我自己可憐的情景；這時候纔想起來。她們在屋裏，我在屋外，兩相比較，我自己覺得加倍的難堪。我怎麼能夠用話說動她們關切我；使她們相信我推餓受寒；使她們讓

我一點歇息的地方！我走去敲門的時候，是覺得完全無望的。漢納開門問道：

『你要什麼？』她拿燭照我，覺得很詫異。

我說道：『你可以讓我對你的女主人說話麼？』

她問道：『你不如先告訴我，你要說些什麼。你是從那裏來的？』

我答道：『我是個異鄉人。』

她問道：『你這時候走到我們這裏來，作什麼？』

我答道：『我要借你們外面的房子，或是無論什麼地方，歇一夜，還要塊麵包吃。』

那老僕自然是滿臉的疑惑，竊了一回，說道：『我可以給你麵包吃。但是我們不能讓漂流在外的人住。我看是不能的。』

我說道：『我求你讓我對你的女主人們說幾句話。』

她答道：『我不能，她們能夠幫你什麼？你這時候不應在外漂蕩；很不好看。』

我說道：『若是你把我闕走，叫我往那裏去？我怎麼樣好呢？』

她說道：『我很曉得你往那裏去，作什麼事。不過我要提醒你，不要作不該作的事，我給你一個銅錢。你走吧。』

我答道：『一個銅錢不夠我買東西吃，況且我又無力氣再走。你不要關門：你看上帝分上，不要關門！』

她說道：『我一定要關門；大雨撒進來了。』

我說道：『你去告訴小姐們——讓我見她們——』

她答道：『我一定不能讓你見小姐們。你不是個好人，若是個好人，不能這樣吵。你走吧。』

我說道：『但是你把我關走了，我惟有一死。』

她答道：『你是不會死的。我恐怕你這時候走到人家裏來，是有什麼詭計的。若是你有同伴盜賊們躲藏在左近的話，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們這裏不全是女流；我們這裏有男人，有狗，有槍。』說完了，這個老僕關了門，上了門。

這時候我是走到絕路了。一切愁苦困難，攢在我的心理，我的心是破裂了。我想再走一步，也不

能了。我倒在這透的臺階上起先呻吟，後來大哭。

我說道：『我相信上帝，這時候我惟有一死，我能死，讓我靜候上帝的吩咐吧。』

這不獨是我心裏想的，是我嘴裏說出來的話。

身邊有人對我說道：『是人都免不了一死，但不是人人都是你這樣受飢寒死，同你這樣不到死的時候就死的。』

我忽然聽見這聲音，很恐怖，問道：『是什麼人？是什麼東西說話？』我看見有個影很相近，卻辨不出是什麼。那影子敲門。

漢納開門，喊道：『是聖約翰先生麼？』

那人答道：『是的，是的；你趕快開門。』

漢納說道：『今晚風雨太大，你一定溼透了，冷得利害。你進來吧，你的姊妹們很煩心你，恐怕附近有壞人。剛纔有一個女乞丐——原來她還未走——躺在那裏。你趕快起來！你走吧！』

那人答道：『漢納，你不要響。我同她說句話。你讓她走，是已經盡了你的責任，我要收留她，也盡

盡我的責任。我離得你們很近，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我想這件事體有些特別情節，——我不妨查問。少年女人，你起來，你先行，進屋子。」

我很爲難的走進去，走入廚房，聖約翰他的姊妹，老僕漢納，都很留心的看我。

我聽見有一個問道：『聖約翰，這是誰？』

他答道：『我不曉得：我看見她在門口。』

漢納說道：『她的臉太無血色了。』

他答道：『她的臉是死色，是土色，她站立不住，快要倒了：讓她坐下。』

我原是很發暈：果然一倒；幸而倒在椅子上。我知覺是還有；不過不能說話。

他說道：『也許吃口水，可以醒過來。漢納，拿水來。但是她癯瘦到無肉了，一點血也沒有了！』

有一個說道：『只像個人影了！』

又一個問道：『她還是害病，抑或是捱餓？』

狄阿納（我認得她，她的頭髮拳而長。）撕了一小塊麵包沾些牛乳，放在我嘴裏。她的臉很湊近我的臉：我看見她滿臉都是憐憫神氣，聽見她呼吸聲音很快，我覺得與我很表同情。她說話很淺白的，我曉得她的感情，她對我說道：『你試試吃看。』

瑪理同我脫了溼透的帽子，扶起我的頭，很和藹的對我說道：『你試吃吃看。』起先我不過嘗了一點，隨後我吃了好些。

她們的兄弟說道：『一起首不可以吃得太多，你們要攔住她些。她吃夠了。』他把牛乳麵包拿去。

有一個說道：『聖約翰，你看看她的眼，很想再吃，再讓她吃一點吧。』

他答道：『現在不能多吃。叫她試試看，能夠說話不能——問她姓甚名誰。』

我覺得我能說話，說道：我姓愛立阿。我早已想好用個假名姓，不令人曉得我是誰，免得有人找着我。

他問道：『你住在那裏？你的親友在那裏？』

我不響。

他又問道：『我們可以去請認得你的人來麼？』

我搖頭。

他問道：『你可以把來歷告訴我們麼？』

我自從踏腳入這家人家，當面見着她們，我就覺得不是個無家可歸，漂流無定的人。我現在覺得依然是故，我曉得我自己的地位。聖約翰要我說來歷，現在我氣力過弱，不能說。我停了一回，答道：『先生，我今晚不能告訴你細情。』

他問道：『你盼望我替你作什麼呢？』

我答道：『不要什麼。』

狄阿納接着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幫過你。我們就可以把你推出去，叫你深夜在曠野淋雨麼？』

我看看她。她的面貌是令人注意的；是個好人，是個有力量的人。我忽然壯了膽。她很可憐我的

看看我，我微笑答道：『我相信你。假使我是個喪家之狗，我很曉得今晚你也不肯把我闖出去的；既然是這樣，我就不害怕。你喜歡怎樣對待我，請你照辦；我的呼吸很短促，接不上氣來，我不能多說話，請你勿怪。』我說話就覺得發戰。『他們三個人都看住我，不說話。』

末後還是聖約翰說道：『漢納，讓她現時先坐在這裏，不要問她話；再過十分鐘，再給她牛乳麵包吃。瑪理，狄阿納，我們到客廳商量。』

他們走開了。不到一回，有一位走回來——我說不出是誰。我坐在火爐邊，覺得微微的睡着，很舒服。她低聲吩咐漢納。再過一會，這女僕扶我登樓；同我脫了溼衣服；放我在床上，又乾又暖。我感謝上帝——這時侯雖然覺得疲乏到極點，心裏很感謝，很歡喜——我就睡着了。

第二十九回 收留

以後這三天三夜的事，我不甚記得。我只能夠追憶當時的感覺，那時候沒得心思，也並未作什麼事。我記得我睡在一間小屋子裏的小床上。我躺在床上好像是一塊石頭，不能動。過了多久的時候，我是不覺得，什麼人進來，什麼人出去；他們若是站得近，我還曉得他們說些什麼話；他們問我話，我卻不能答，簡直不能開嘴，四肢全都不能動。進來得最多的是漢納。她進來有點驚動我。我好像是覺得她願意我走了；她不曉得我的性情，不曉得我的環境；她很有成見，不大願意我。狄阿納同瑪理，每天進來一兩次。她們在我床邊說話。

一個說道：『幸而我們把她收留。』

一個答道：『是的，假使那天晚上，隨她在門外，第二天早上，她一定是死在我們門口的。不曉得她受了多少困苦。』

一個答道：『我猜總是受了許多困苦。可憐這個瘦弱餓壞了，無家可歸的人！』

一個說道：『我看她並非未受過教育的人；聽她說話，就曉得她的語音很清正；看她脫下來的衣服，雖是溼了，扯破了，卻並不是穿得很舊的料子，是很好的。』

一個說道：『她的面貌很特別；雖然是臉上無肉，滿臉倦容，我卻很喜歡她；她養好來之後，體氣壯健了，精神復原了之後，她的面貌，一定是很可愛的。』

她們在我身邊說了許多話，我卻從不聽見她們有一個字後悔，惜費，疑心，討厭我的話。我心裏是很安樂的。

聖約翰只進來過一次，看看我，說是我因為過受勞苦，故此這樣的疲倦無力，一定要好好的靜養，卻並不是病。他以為只要靜養之後，是很快復原的。他說的話不多，是安詳低聲說的，過了一回，又說道：『的確是面貌絕不粗俗，卑劣。』

狄阿納答道：『豈獨不粗俗卑劣。聖約翰，我對你說，我看見這個可憐的人，不由自主的感動我的熱腸。我很願意我們可以永久照顧她。』

他答道：『這恐怕是不能的。你將來就曉得，她許是個少年女子，同親友們生了誤會，沒打算的，就脫離了他們。她若不是頑固執拗，我們也許能夠勸好她，送她回去。但是我看她的臉，是個很有毅力，很堅決的人，不見得容易聽人勸的。』他站在那裏好一回，看看我，說道：『看她的神氣，是很有知識，但是不算得是美貌。』

他的姊妹答道：『聖約翰，她此時是有病。』

聖約翰答道：『毋論病不病，她的面貌是永遠不會好看的。五官面貌都不秀，也不相稱。』

第三天，我覺得好些；第四天，我能說話，能動，能起坐，在床上能轉身。漢納當吃飯的時候，送烤麵包同稠粥給我吃，我吃得很有滋味。她走出去之後，我覺得壯健些，精神好得多；再過一回，覺得我歇息很夠了，靜極思動。我想起床，但是起來穿什麼衣裳呢？我的衣裳是溼透了的，又沾了許多泥。我覺得穿這種衣裳，同她們相見，未免太難看，很難爲情。但是她們早已替我想好了。

擺在我床邊一張椅子上，就是我的衣服，是刷乾淨，灑乾了。我的黑綢褂子，掛在牆上，什麼泥都洗刷乾淨了，縐紋是熨平了。連我的鞋子襪子，都乾淨了。屋裏有梳洗的器具，我起來梳洗，穿衣服，覺

得氣力不足，作了五分鐘，又歇一歇，很費事，纔打扮好了。我就慢慢的下樓，找到廚房。

一到廚房，新製的麵包，香氣撲鼻，屋裏的爐火溫和怡人。漢納在廚房裏烤東西。凡是一個人未受過教育的，好樣是一塊荒地，未破過土，未下過種子，有了成見，是牢不可破的，就如同荒地上的野草，是極難芟除的。漢納最先是冷淡，很古板的，隨後有些後悔；現時她看見我穿得很整齊，居然微笑，對我說道：

『你覺得好些了嗎？你這樣快就起來？你若是願意，就坐在我的椅子上。』

她用手指一張搖椅，我坐下。她忙來忙去，常常的用眼角看我。她從烤爐取出麵包出來的時候，臉看我，很質直的問我道：『你未到我們這裏之先，你是一向是乞食的麼？』

我聽了這句話，很生氣；但是我立刻想到，生氣是無益的，況且她初見我的時候，我像是個乞食的；我很安詳的答她，我的腔調，卻是很堅決的；我說道：『你當我是個乞丐，你看錯了。我不是乞丐，我同你，和你家小姐們一樣，都不是乞丐。』

停了一回，她說道：『我不懂得你這句話；我猜你既無家，又無錢。』

我答道：『無錢無家的人，並不是乞丐。』

她隨後問道：『你讀過書麼？』

我答道：『我讀過很多的書。』

她問道：『你未到過學校！』

我答道：『我在學校八年。』

她瞪大眼，問道：『你既然讀過許多書，爲什麼不能混飯吃呢？』

我答道：『我原是靠自己謀生活的；我還要再謀生活。』我問道：『你要把漿果作什麼？』

她答道：『我要作糕點。』

我說道：『你交給我，我替你摘。』

她答道：『不必，我不要你作事。』

我答道：『我一定要作點事，你交給我罷。』

她答應了；還給我一塊新布，鋪在衣服上，不使汙了我的衣服。

她說道：『我看你的兩隻手，曉得你不慣作下人的粗工夫。也許你從前是個女裁縫。』

我說道：『不是的，你看錯了。你且不要管我從前是什麼，你也不要費心，打聽我的來歷；你且告訴我，你們這裏叫什麼？』

她答道：『有人叫作瑪申，有人叫作莫邇郝。』

我又問道：『住在這裏的男人，是聖約翰麼？』

她答道：『不是的。他並不永住在這裏，不過暫時住住。他住在摩邇敦教區。』

我問道：『就是離這裏十多里的村子麼？』

她答道：『是的。』

我問道：『他是作什麼的？』

她答道：『他是個牧師。』

我這時候記得那牧師住宅的管家婆對我說的話，我問道：『原來這裏是他父親的住宅？』

她答道：『是的；利瓦士老先生，住在這裏，這位老先生的父親，祖父，曾祖，高祖，都是住在這裏。』

我問道：「這位男人，就是姓利瓦士，名聖約翰麼？」

她答道：「是的，聖約翰是他的宗教名。」

我問道：「他的姊妹叫狄阿納利瓦士，瑪理利瓦士？」

她答道：「是的。」

我問道：「他們的父親已經死了麼？」

她答道：「三星期前中風死的。」

我問道：「他們沒得母親麼？」

她答道：「他們的母親，死過多年了。」

我問道：「你在他們家許久了麼？」

她答道：「我在他們家裏有三十年了。他們三個人，都是我帶大的。」

我說道：「可見得你是極可靠極忠心爲主的。雖然，你是很無禮，喊我作乞丐，我卻要還你一句

公道話。」

她又很詫異，瞪我，說道：『我相信我是看錯你了。但是騙子很多，你得饒恕我。』
我很嚴厲的說道：『你須曉得，那天晚上，是大風雨，假使是有一條狗走來，求幾尺棲身的地方，你都不應該不收留他，何況是個人。』

她答道：『良心上原是很過不去，但是我也沒法。我原是為孩子們想，她們只有我一個人照應她們，我很得小心。』

有好幾分鐘，我不響。

她又說道：『你不要當我是個不好人。』

我說道：『但是我看你是個不好人。我把理由告訴你，我並不是怪你不收留我，當我是個騙子，你剛纔不應該罵我無家無錢。你要曉得，世界上有極好的人，也是無錢無家的，同我一樣；你若是個奉基督教的人，不應該把貧窮看作罪惡。』

她答道：『我不應該。聖約翰也說過，我曉得我不應該，我現在看你，與前幾天不同。你是個極規矩的人。』

我說道：『罷了。我饒恕你。我們拉拉手。』

她滿手的白麵，伸過來同我拉手；她臉上很有笑容，從此以後，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漢納原來是個很喜歡說話的。我一面弄果子，她作點心皮，一面告訴我這人家的瑣事。

她說道：『利瓦士老先生，是個樸實人，品格是很高的，原是個老世家。這所瑪申住宅是從好幾代傳下來的；局面是不大，比不下摩邇敦，俄利華的大宅。但是俄利華，不過是個暴發戶，俄利華的父親當製利小工時候，利瓦士家裏已經作過多少代的鄉紳了。我們這裏的老主人，同平常人也差不多，好打獵，好種地。惟有我們的太太，是很特別的，極好讀書，孩子們都很像她。講到學問，這個鄰近，是沒得人比得上他們三個的。這三個孩子，差不多初會說話的時候，就喜歡讀書；也不用先生，都是自己學的。聖約翰長大，要進大學校，隨後當牧師；兩個女孩子出了學校，就去當保姆，他們告訴過我，他們的父親被人騙了許多錢，並無錢財分給兒女；兒女們只好自己想法。有許久他們都不住在家裏，他們現在是因爲父親死了，回家住幾個星期；但是他們最喜歡這個地方。他們到過倫敦，也到過許多大地方，都說不如這裏好。他們向來是很和氣的，從來無意見的。』

我弄完果子，就問她，那兩位小姐同她們的兄弟，現時在那裏。

她答道：「他們散步到摩邇敦；再過半點鐘；他們就回來吃茶。」

果然到了時候，他們回來，從廚房走進來。聖約翰看見我，對我鞠躬，就走過去；兩位小姐卻站住；瑪理很和藹淡定的對我說，見我養好了，能下樓，很歡喜；狄阿納抓住我的手，對我搖頭說道：

「你該聽我說，你可以下樓，你纔該下來。你現在臉上還是無血色，還是很發白的，——還是很瘦！可憐的孩子！」

我聽狄阿納的聲音，是極多情，我最喜歡看她的眼。我看她的面貌最可愛，能動人。瑪理的面貌，也是一樣的聰明，一樣的好看；但是神氣過於矜持；態度凝遠。狄阿納說話很帶指揮的態度，可見得她是有堅決心的。我以為她有可以指揮的資格，我很喜歡受她的指揮。我只要對得住我的良心，不礙我自重自愛，我很願意俯就她。

她又說道：「你在這裏幹什麼？這不是你的地方。我同瑪理兩個人常坐在廚房，因為我們在家，喜願自由點隨便點，——但是你是個客人，你該坐在客廳。」

我答道：『我在這裏很好。』

狄阿納說道：『不然，漢納在這裏忙，弄得你身上都是白麵粉。』

瑪理說道：『況且廚房的火太熱。』

狄阿納說道：『你得聽話。』她拉住我的手，領我進裏間屋裏。

她把我放在榻上，說道：『我們上樓換衣服，你先坐在這裏；我們在家還有一種權利，若是漢納有事，如製麵包，或是釀酒，或是洗衣服，或是熨衣服，我們就自己作飯。』

她們掩上門，只剩我同聖約翰兩人，他坐在我對過看書，或看報。我先細細的看這間客屋，再看屋裏的人。

這間客廳是間小屋子，鋪陳樸素，卻十分整齊，乾淨。掛了幾張男人女人的像，有一個玻璃門的書櫥，裝些書同瓷器，並無多餘的裝飾品，除了兩個活計盒，一張寫字桌是新的，其餘都是多年的舊東西。

聖約翰坐在對過看書，動也不動，兩眼只是看書，緊閉兩唇，我卻很容易的相他。他此時年紀大

約是二十八歲至三十歲，身高而小，希臘式面貌，鼻子是很直的，英國人的面貌，很少他這種希臘式的。我的五官不整齊，他見了，許要驚愕的，他的眼睛是大而藍，黃黑眼毛，額是很高，上覆黃白頭髮。

讀者看看這是個和平面貌？但是我覺得不是，他現在坐在我對過，是很安詳的，但是我看他的鼻孔，他的嘴，他的眉心，覺得他很有好動，嚴厲，認真的性質。我一個人坐在他對過，他未對我說過一句話，看過我一眼。狄阿納走出走進的，預備茶點，帶了一塊餅給我吃，說道：

『你一定餓了，你吃罷。漢納說你從早飯後未吃東西。』

我覺得胃氣很強，我就吃。此時利瓦士（即聖約翰）關好書，走近桌邊，坐下，看我。他此時是很不客氣，很直接，很深遠的看我。可見得他剛纔不看我，是很有意思的，並不是羞怯。

他說道：『你是很餓了。』

我答道：『先生，是的。』我向來是用單簡話對答單簡話，用坦白話對答直接話。

他說道：『前幾天你微微的發熱，不能不令你三天內少吃東西，若是一起首就放量多吃，是有危險的。現在你可以吃了；但是仍不能放量。』

我答道：『先生，我自信我不久白吃你的，使你花錢。』我曉得我這句答話，是答得不好，太過欠圓到。

他冷冷的說道：『你只要告訴我們，你的親友住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可以寫信通知他們，你就可以回去。』

我說道：『我不妨坦白的對你說，我是不能告訴你的，因為我是無家可歸，無親友可依。』他們三個人都看看我，卻並無不相信我的神氣；我看他們的眼色，並不露有什麼疑心，不過是好奇。那兩位小姐，尤其是這樣。聖約翰的眼色我卻看不深透，他的兩眼，全是用來看別人的意思，並不露出自己的意思。他的眼色又鋒利，又深沉，只能令我不舒服，不能令我多說話。

他問道：『難道你是絕對的孤身一個人，并無瓜葛麼？』

我答道：『是的，我同世人絕對的無瓜葛。國裏是並無應該收留我的地方。』

他說道：『你這樣年紀的人，處這種的環境，真是太特別了！』

我看見他的眼只管着我的手。我摸不着他是什麼意思，聽他往下所說的話，我纔明白。

他問道：「你未嫁過人麼？你是位閨女麼？」

狄阿納聽了大笑，說道：「她至多不過十七八歲。」

我答道：「我快到十九歲，但是我並未嫁人。」

此時我想起舊事來，覺得滿面發熱。他們都看見我覺得很不安，很感動。她們姊妹兩個的眼，看了他方，不看我的通紅的臉；但是那個冷峭嚴厲的聖約翰，還是定眼看我，我被他激動，激得滿臉發紅，眼淚也掉下來，

他問道：「你最後住在什麼地方？」

瑪理喃喃的低聲說道：「聖約翰，你太好追問根柢了。」但是他還是眼光直射我要我回答。

我很簡單的答道：「我住在什麼地方，同什麼人住，都是我的秘密。」

狄阿納說道：「據我的意思，你既以爲是秘密，願意嚴守秘密，你很有權可以不必告訴聖約翰，也可以不必告訴其他的人。」

聖約翰說道：「但是我若是不曉得你的來歷，不曉得你是什麼人，我不能幫助你。你是要幫助

的，是不是？」

我答道：「先生，我是求幫助；不過有個界限，我只求一位慈心人，替我謀一件我所能作的事，所得的工錢，只要能剛夠養活我，不至捱飢受寒，我所求的幫助，不過這樣爲止，餘無多求。」

他答道：「我不曉得我自己是否是個真慈善家；但是你這樣真誠無欺的要求，我是很願意盡我的能力助你。第一件，請你告訴我，你習慣作什麼事，你能作什麼事。」

這時候我吃過茶，很提起精神，我的腦力也復原，我就能好好的答這個能看人看得很深透的少年審判官的問話。

我掉過臉來，兩眼看他，很光明正大，毫不畏縮的看他，對他說道：「利瓦士先生，你同你的兩位姊妹，都替我出了大力，——最大的偉人，替同類作事也不過如此；你們大發慈悲，救我一命。你使我有無限的感激，令我相信你們。我把你們所收留的無家可歸，漂流在外的人的歷史，擇要告訴你們，其中有涉及我自己的安存，或他人的安存的情形，與擾亂我心安的情形，恕我不能盡告訴你們。」

「我是個孤兒，是個牧師的女兒。我很小的時候，父母俱亡。我是靠人養大的。在義學讀書，我還

可以把義學的名字告訴你們。我在洛和義學讀了六年書，當過兩年教員。利瓦士先生，你也許聽人說過，洛和義學管銀錢的，是巴洛克？

他答道：『我聽人說過巴洛克，我也曾見過洛和義學。』

我接着說道：『一年前，我離開洛和，到了一家人家當保姆。館地是很好的，我覺得很歡樂。四天之前，我萬不得已，不能不離開這個地方。我爲什麼要離開的理由，我是不能說，也不該說；說也無益，而有危險；說了你們也不能相信。我是並無錯過，我是很乾淨的。毫無罪過，同你們三個人一樣。——我也是很悲傷的，還要受幾時的悲傷；因爲我所住的那家，好像是個天堂，忽然出了一件事，我不能下走開，這家人家，就變成很特別，很令人恐怖。我出走的時候，只顧着兩層：一層是快走，一層是祕密，故此我把所有的東西留下，只帶了一個小包袱，因爲過於匆忙，我在輝克洛地方下車，把小包袱丟在車裏，忘記了拿。故此我到了這附近的地方，是一無所有。我在曠野睡了兩夜，有兩天是胡亂的走，足跡未過人家門檻；那些天，我只有兩次有食物入口；我當飢餓寒冷疲乏絕望，快絕氣的時候，是你利瓦士先生，不要見我死在你門外，把我收留下。我雖在昏迷無知無覺的時候，我很曉得你的兩位

姊妹，怎樣的憐恤我，我深感她們，不亞於感激你的慈善。」

我暫停不說的時候，狄阿納說道：『聖約翰，你不要叫她再說。她此時還不能受激動。愛立阿小姐，請你過來，坐在榻上。』

我已忘記了，我改了姓氏，我聽見她喊我的假姓，我不禁一跳。利瓦士是無事不留心的，看見我驚跳，他說道：

『你說你姓愛立阿，名柘唔？』

我答道：『我是說過的；我以為暫時宜於用這個名姓；但是並非我的真名姓，故此我一聽就驚跳。』

他問道：『你不告訴我們真名姓？』

我答道：『我不能；恐怕有人找着我；我要免得有人找着我。』

狄阿納說道：『我看你這個辦法是很對的。』隨即說道：『兄弟，你讓她歇歇吧。』但是聖約翰略停了幾分鐘，又很尖利的考我，對我說道：

「你是不願久依靠我們，我曉得你是不久就不要我的姊妹憐恤你，不久就不要我們行慈善，（你用字眼用得很有分別，我不怪你，你的分別很的當。）你是願意不依靠我們？」

我答道：「是的，我曾經說過了。請你告訴我作什麼事，或是指點我怎樣找事作，現時我所求的不過如此；隨後你們讓我走到什麼極窮的村子，我都願意——不過暫時我求你們讓我住在這裏，我很恐怖再受無家可歸的慘痛。」

狄阿納把手放在我頭上，說道：「你一定要住在我們這裏。」

瑪理也說道：「你一定要住在這裏。」

聖約翰說道：「你看我的姊妹們很喜歡留你在這裏。但是我的意思，卻要替你設法，叫你能够獨立；我一定竭力替你想法；但是你要曉得，我的力量有限。我自己不過是個窮村的牧師；我幫助你的能力是很小的，很不濟的。你若是不看起小局面，你須找比我較有力量的人求助。」

狄阿納替我答道：「她已經說過只要她能作的，毋論什麼極小的事，都肯作，只要是正經事，聖約翰，你須曉得，她不能擇人求助；她不得不向你這種不通情理的人求助。」

我答道：『我願意當女裁縫；我願意當作粗工的女工；倘若找不着較好的事，當女僕，或帶孩子，我都願意幹。』

聖約翰冷冷的說道：『好的，你既然是這種用意，我就答應助你；你須容我些時候，容我想法。』

他說完了，就去看書，我退出。

第三十回 棲身

我同他們相知日深，我越喜歡他們。再過幾天，我的體氣完全復原，我能夠終日坐，有時還出門散步。她們姊妹作什麼事，我也能湊上去作一分，同她們談話，幫她們的忙。我與她們好尚同，感覺同，宗旨亦相同，與他們談話，是件極樂的事，從前我未享受過的。

她們喜歡讀的書，我也喜歡讀；她們所享受的，我亦樂於享受；她們以爲然的，我是很敬仰的。她們喜歡這個幽僻的家庭，我是更喜歡。這裏的風景，尤其令我賞鑒，宅外的風景，既然是極可愛，宅裏的人物，更令我喜歡。她們兩姊妹讀的書，比我多，才藝比我高；我很要追蹤她們。我讀了許多她們借我讀的書，讀過之後，晚上同她們討論，尤其滿意，我們的見解思想，無一不同。

若是要從這三個之中，找個領袖，我就要推狄阿納。論體氣，她好過我遠甚，她身體強健，面貌又美。她的精神興致，令我驚奇，我不明白她那裏來的精神，那裏來的興致。我將到天黑的時候，原可以

談一回子；不過頭一陣的興致完了，我只能挪把矮凳子坐在狄阿納的膝下，我的頭靠她的膝，一回聽狄阿納說，一回聽瑪理說，聽她們把我所發起的話柄，說個通透。狄阿納要教我德國話。我喜歡跟她學，我看她是很願意教，我尤其願意學。我們兩個人的性情，很是能相投契的，結果是我們兩個人極其相愛。她們曉得我會畫，立刻把畫具都交給我用。我作畫的本事，比她們強些，她們很詫異，很喜歡。瑪理有時候坐在我身邊，看我畫，一坐就是好幾點鐘；她跟我學；她是個很聽話，很聰明，很勤力的學生。我們都有事作，相陪相伴，不覺得日子過去，過一天只好像是過一點鐘，過一星期，只像是過了一日。

我同這兩姊妹，雖然是極其親近，對於聖約翰卻不同。第一個原因，就是他不常在家，他在他的教區裏頭看病人，探貧人，就費了他許多時候。

陰晴風雨，他是不問的。早上把幾點鐘的書看過，他就戴上帽子，他父親的小狗跟他，他就走去他的教區，他這樣的勤勞，也許是出於他愛人，也許是他恪盡職責。有時候天氣，很不好，他的姊妹就要勸阻他，不要他去，他往往的微笑，說一番話答她們，他就要說道：『這樣的職務，不是極容易的嗎？』

要是來了一陣風，下了幾點雨，就足不出門，若是這樣圖舒服，好懶惰，我怎能够造就好我自己，將來去作我所要作的事呢？」

她們兩姊妹聽見這樣的話，只好歎一口氣，很沉思幾分鐘。

我不能同他親近，第二個原因是他是個深思不多說話的人，他的習慣行爲，是潔白無瑕的，對於教職，尤其熱心，然而他心裏總不能滿意，不能安靜。晚上他靠窗戶坐下，書桌紙張都在他眼前，往往他不寫不讀，兩手支頤，在那裏深思，看他的眼神，就曉得那時候他的心裏，很不安寧。

況且他對於天然界的美麗，不甚能領略，不如他的姊妹。我只聽見他說過一次，很喜歡看那山勢巖嶄，又向不喜歡在曠野散步。

他雖是不肯多說話，過了些時，我卻得了機會，測量他的深淺。我第一次窺見，是在他的教堂裏，聽他講經。我很想把他說經的話，寫給讀者看，我卻沒得這個能力。我聽了他的那番議論，爲他所感動的效果，我恐怕還說得不甚貼切。

他開篇的時候是很淡定的，慢慢就說得很有力，卻是極簡括的話，真能驚魂動魄，很有憤激的

意思。他說完了，我原該覺得安靜些的，不料反覺得慘然，因為我曉得不知何故，他心裏是有大失望，滿肚的不滿意。我於是曉得，聖約翰利瓦士，雖是個極有良心，行爲極端正，極肯作事的人，然而心裏卻是不安的。

我在這裏過了一個月，狄阿納同瑪理都要分道回到闊家裏當保姆，那兩家富貴驕傲人家，只當她們是在手下苦力賺工錢的人，那裏能領略她們的德性，即使曉得她們有才藝，也不過當作她們好像是善烹調的廚工罷了。聖約翰還未對我提過替我謀事的話；我卻是急於要有件事做，可以過活。有一天早上，客廳裏這幾分鐘的時候，只有他同我兩個人，我正要開口問他。

他擡頭一看，省得我先口開，他先問道：『你有話問我麼？』

我答道：『是的，我要問你，你曾否聽見有什麼我可以作的事麼？』

他答道：『我找着，或是替你設法找着一件事，已經有三星期；但是我看見你很快樂，很有用的姊妹同你是很相得，她們很喜歡同你在一起，我不好攪擾你們，打散你們，故此我等到她們快離家纔告訴你。』

我說道：『她們三天之內就要走。』

他答道：『是的，她們走了，我就回去摩邇敦；漢納同我一齊去；這所房子，就要關閉起來。』

我且等他一回，望他提找事的話；但是他又想到別的事體上了；看他那樣的深思，並不是爲我的事體。我覺得我找事是很要緊的，只好打斷他的思路，提醒他。

我問道：『利瓦士先生，你替我找着的是件什麼事？我希望並不因爲耽擱，生出爲難來。』

他答道：『不能；因爲這件事，全靠你我兩個人，只要我肯請你辦，你肯答應辦，就完了。』

他又停住不說了，好像是不甚願意往下說的。我變作不耐煩，身子略爲動動，兩眼看住他，現出我着急不耐煩，比說話還有力。

他說道：『你不必太着急的要聽是件什麼事？我坦白的告訴你，我並無正合式或優厚的事體，同你提議。我未解說之先，請你追憶我從前對你說過，若是我幫助你，不過如同瞎子幫跛子的。我是一個貧人；因爲我同父親還清債之外，所剩下的家產，不過是這所快倒的田舍，屋後幾棵松樹，一小塊的澤地，還有面前幾棵樹，就完了。利瓦士確是個老世家，但是我是一個很不知名的人；我們這一家，只

剩下三個人，有兩個靠人謀生。有一個是要離開本國的，死在外頭的，他卻以爲這是一件極體面的事。」

聖約翰對我說這番話，如同他在教堂裏說經一樣，他隨即說道：「因爲我又貧，又無名，我只能夠給你貧窮不顯名的事。我看你的習慣是過慣文雅日子的，我恐怕你還覺得這件事失身分，你所習慣的社會，至少是也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我以爲凡是能夠使人類進化的事，都不算是失身分。」

他停了一回，我又說道：「請往下說。」

他看看我，說道：「我相信你願意作我所請你作的事，不是要你長久的作這件事，不過請你暫時先作。」

他又停住了，我催他道：「請你解說，是件什麼事。」

他說道：「我是要解說的；你一聽就曉得，是件極無味的事，是件很小的事。我父親既死，我可以自主，我也不能久在摩邇敦。大約再過一年，我就要走開；但是我在那裏一日，我要盡我一日的能力，使這地方有點進步。我兩年前到那裏的時候，是無學校的；當地貧家子弟，是毫無進步的希望。我設

了一間男孩子的學校；現在我要開一間女孩子學校。我已經租定了校舍，連着一間小草房，內裏有兩間小屋子，是給女校長的。女校長的束脩是一年三十個金鎊；屋子裏家具，是預備好了的，是很樸素的，不過還够用，是一位俄利華小姐捐助的，她是教區裏惟一的富戶。俄利華的小姐，俄利華就是針廠同鐵廠的東家。這位小姐，還肯出教育費，衣服費，給一個孤兒，叫這個孤兒伺候校長作些粗事。你願當這校長麼？

他問我是問得很匆促的；大半因為怕我聽了很生氣，或者至少看不起這樣無聊的事；他卻不完全曉得我的心思，我的感覺。這種校長，原是很卑下的事，但是總算是有個歸宿，有個安穩棲身的地方；這件事原是很辛苦的，但是比在富人家裏當保姆，卻是自由獨立得多；我想到生人家當奴隸，就恐怖起來；這件事體，既不損名譽，又不是不值得作，又不是屈辱降格。我立刻就拿定主意，說道：

『利瓦士先生，我很感謝你這個提議，我心悅誠服的答應你當校長。』

他說道：『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麼？不過是個村塾，你的學生都是貧窮鄉下人家的女兒，頂出色的，也不過是種地人家的女兒。你只要教她們穿線，縫工，讀書，寫字，記帳。你所有的才藝，是完全

用不着。你的思想感覺好尚，都要撇開。」

我答道：「我可以保守住幾時，用得着再拿出來用。」

他說道：「你明白你所擔任的事麼？」

我答道：「我明白。」

他此時微笑，是心滿意得的笑。

他問道：「你幾時起首辦事？」

我答道：「我明天就去看那房子；你若是願意的話，下星期就可以開學。」

他說道：「很好，就是這樣辦吧。」

他站起來，在屋裏走一遍。他立住腳，看看我，搖頭。

我問道：「利瓦士先生，你不以什麼爲然？」

他說道：「我看你不能久在摩邇敦；你不能久住。」

我問道：「爲什麼呢？你有什麼理由呢？」

他答道：『我從你的眼色看出來的；這種事體，不能使你安然過日子的。』

我答道：『我並無大志。』

他聽見我說「大志」兩個字，一跳，說道：『無大志麼？誰使你想到大志呢？誰有大志呢？我曉得我有大志；但是你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

我答道：『我原自說我是己。』

他說道：『你若是無大志，你是——』他停住不往下說。

我問道：『什麼？』

他答道：『我正要說，你是很關情的人；但是你許誤會字意，不喜歡。我的意思是說，你這個人，很爲人情所感動的。我很曉得你萬不能孤寂一人，銷磨餘暇，也絕不能把有用的光陰，躑躅在索然無味的苦工上。』他又很鄭重的說道：『如同我不能埋頭草澤，鎖困萬山之中，違背上帝賦我的天性，置上帝賜我官能於無用之地。你此時聽我說自相矛盾的話。我對貧人的講經勸他們知足；挑水，打石，同是替上帝作事，應該心滿意足的。——我是替上帝行道的人，反如瘋狂的不安生，不滿意。志』

向與教旨有不能盡相符合的所在，總要想法，使能兩相交融的。」

他說完走了。在這一點鐘之內，我曉得他的性情比前一個月多得多；然而我還是摸不清。

狄阿納，瑪理兩姊妹，快到離家，要同她們兄弟相離的時候，臉上卻是愁容，說話也不多。她們原是很費力節制住；但是總不免要透露在外。狄阿納語意表示，此次分手，與前不同，恐怕與聖約翰分離若干年，纔得再相見，也許永遠不能再相見的了。

她說道：「他早已決計，要實行他的主義，什麼一切手足之情，都要犧牲的了。你以為他這個是很溫和的，他對於有些事體，是說不通的，我又不好苦勸他的，又不能怪責他。他所作的事，是很合理的，是很高貴的，很是基督教人該作的；不過我很痛心。」說到這裏，狄阿納淚如泉湧，瑪理低頭作活計，說道：

「我們現在孤無父，無母，不久，我們就並無兄弟，無家可歸了。」

俗話說：「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他們這個時候剛好應了這句話。因為聖約翰手上拿信讀，從窗外走過，轉入屋裏來，說道：

『我們的舅舅約翰死了。』

他姊妹兩個聽了，很驚愕，覺得是件很重大的事。

狄阿納說道：『死了麼？』

他答道：『是的。』

狄阿納定眼看他，低聲問道：『怎麼樣呢？』

他面如鐵石，毫不動容的，答道：『死，怎麼樣呢？怎麼樣麼？沒得什麼。你讀信吧。』

他把信捧在狄阿納懷裏。狄阿納稍看一看，交給瑪理。瑪理看了一遍，不響，交與兄弟。三個人眼相看，微笑，卻是慘淡的微笑，稍露深意。

狄阿納說道：『就是這樣吧！我們還可以過活。』

瑪理說道：『毋論如何，不能使我們的情景，不如從前。』

利瓦士說道：『我們不能不覺得，萬一不是這樣，我們景況，要比現在好。』

他把信收在抽屜，上了鎖，又走了。

有幾分鐘，沒得人說話。狄阿納掉過臉，對我說道：

『你未免驚怪我們所說的祕密話，爲什麼我們的至親死了，毫不動情；我們向來未見過他。他是我們的母舅，他同我們的父親，很不和。這是許久的事了。當初原是父親聽母舅的話，把所有大部的財產，作投機事業，後來全失敗了。兩個人互相諉過，兩人大吵，永遠未和解過。母舅後來經營別的事業，大發財，發了二萬金鎊的財。他向不娶親，他的至親，就是我們，此外還有一個人，卻並不比我們親。我們的父親，總想他把財產遺下給我們，蓋他的前愆；剛纔的信，說的是他把財產，遺交那一個；人只撥出三十個金鎊，分給我們三個人，買三個戒指追悼他。分給遺產，他原有全權；不過我們接着信，未免覺得好像冷水澆背。我同瑪理兩個人，假使每人得他一千鎊，我們就覺得很富裕的了；聖約翰得了一千鎊，用處更大，他可以作許多好事。』

她這樣解說過之後，我們就撇開這個話柄，她們就不再提了。翌日，我就到了摩邇敦。再過一日，狄阿納同瑪理都離家分道往某處某處。再過一星期，利瓦士同漢納到了牧師的住宅；這所房子是空了。

第三十一回 村塾

現在我是有家可歸了，我的家是間小屋子：四面白粉牆，碎沙鋪地，四把上油的椅子，一張桌子，一個鐘，一個裝物架，架上有兩三個盤子，一副茶具。樓上一間，同廚房一樣大，一張板床，一個小抽屜；尺寸雖然小，夠裝我的衣服有餘：連我的女朋友們添上的零碎東西；都在內。

到了晚上，那個小孤女替我作過些零碎事，我賞她一個橘子，打發她走了。我一人坐在爐邊。我這個小村塾，是今早開學的，有二十個學生。只有三個認得幾個字，寫算是沒得一個會的。有幾個會穿線，有幾個會縫。她們說話，全是土腔。我們現在是言語不通。有好幾個行爲是粗鄙無禮貌，不聽話，什麼都不懂；有幾個卻是很聽話，很好學，心地也還好。我卻不能忘她們，雖是鄉下窮人家孩子，卻是有血有肉的，同富貴人家孩子一樣，也一樣可以有好的性情，好的知識；我的職責是要培養她們，原是一件樂事。我的前程不能望怎麼樣好；不過可以謀個過活。

我今天坐在這個小村塾裏，我覺得有了歸結麼？高興麼？滿意麼？我不說自欺的話，我就說道：並不滿意，我覺得很寂寞。我並不覺得我這一步是前進，只是退後。我聽見學生們說話舉動，覺得她們太無知識，太粗鄙。這原是我應該，我曉得我不該有這樣的感覺——我要用大力破除。我相信明天就可以減輕許多成見；將來看見她們有進步，我心裏是會歡喜的，不會厭惡她們的。

當下，我自己問我自己一句話，還是同洛赤特同住在法國，當他的外寵好麼？甘受身外浮華誘惑，任從淫慾牽掣，一點也不節制？還是作淫慾的奴隸好？還是當小村塾的女先生好？當外寵，當情慾的奴隸，很能快樂幾時，隨後跟着就是追悔，就是喪失廉恥。當個村塾女先生，是覺得自由，問心無愧。還是那一樣好呢？

我現在很曉得我抱定寶貴嚴守法律，不爲浮華情慾所誘，是很不錯的。原是上帝指引我的正路，我感謝上帝。

我想過這番滋味，站起來，走在門口，看日落，看看塾外的風景。我以為我很歡樂，隨後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我同我的東家分離，從此以後，永遠不能再相見；又恐怖他一

時忿怒，忘其所以，走入邪途，從此以後，永遠墜落，不能翻身。我想到這裏，掉過頭來，不看風景，閉了眼，靠門站立。隨即聽見有開小門聲音，我擡頭一看，看見聖約翰的狗推門，聖約翰叉手，倚住小門，縐眉頭，眼色很不喜歡的，看住我，我請他進來。

他說道：『我不能耽擱；我不過把我姊妹留下的東西，交給你。我看是些畫具。』

我走去接過來；這是很好的禮物。我以為聖約翰很嚴肅的看我的臉：許是看見我的淚痕。

他問道：『你覺得第一天的功課太辛苦麼？』

我答道：『不是的！不會辛苦的，我看再過幾時，我可以把學生教得好。』

他問道：『也許是校舍家具等等，不合你的意原？是很不夠用的，但是——』

我截住他，答道：『這所房子，很乾淨，很可以蔽風雨；家具也很夠用。我一看各種東西，我很感謝，並不失望。我不是個傻子，不會因為看不見地毯，榻床，銀餐具，便不高興的；況且五個星期之前，我什麼都沒有，——我還是個無家可歸的人，是個乞丐；現在我有了朋友，有了家，有事做。我很感謝上帝的好處；朋友的慷慨；我自己的好運氣。我一點都不失望後悔。』

他說道：『但是你覺得寂寞愁悶？後頭的屋子，又空又黑暗。』

我答道：『現時，我不過初來，還沒得時候享受安靜日子，更未夠時候覺得冷清。』

他說道：『很好；我希望你心裏能覺得你嘴裏所說的知足滿意；你是很有知識，不會遲疑，只念從前的事。你從前所享受的，我自然是無從曉得；但是我要切勸你，切勿留戀從前的引誘；你還是好的辦你現在的事，先試辦幾個月。』

我答道：『我原有這個意思。』

聖約翰說道：『我們心思性情的趨向，原是很難用力挽回的；但是據我的閱歷看來，變化氣質，是未嘗不可以作得到的。上帝賜我們一種能力，使我們多少可以製造我們自己的命運；有時若是力量作不到，我們不必失望，也不必死心，無動作；我們可以找別的培养心性的事作，若是命運攔阻我們說道：「此路不通，」我們可以劈開山石，另闢途徑。』

「一年之前，我入了宗教門路，作教職的事，覺得天天都是作一種的事，毫無變化，我以為走錯門路，很後悔。我心裏如燒如焚的，要作活潑的事——例如作詩，作文，或是畫師，或當辭令家，我覺得

毋論什麼別的事，都比當教士好；我身上雖披了教士袍，心理卻想當政治家，當軍官，顯身揚名，指揮世事，奔走英雄。我以為當教士太不好；一定要改行，不改就不如死。我沉悶了許久，掙扎了許久，漸漸有一線光明，把我這個芥子世界，推廣到無邊無際——彷彿是上天叫我施展我所有的能力，奉了上帝的使命，要我鼓翼高飛，無遠不到，要我把我當大將當宰相，當大辭令家的能力，一切都施展出來；因為大傳教家，是要用着這種種能力的。

『我就決意傳教。我宗旨一改之後，所有一切的束縛，都銷滅了。我父親很反對我這個主意，現在父親既死，我並無阻礙；我只要把瑣事料理清楚，找一位接我手當牧師的人，還要同至親分手，——這是最難的一件事，但是我已經毅然決計，臨時只好分手的了，——我辦過這幾件事之後，我就起程往東方。』

他說這句話，聲音雖然是低，卻是很堅決的；他說完了，兩眼並非看我，看的是落日。我同他這時候，都是背着小門外的一條小路。我們並不聽見那條路上有聲響；忽然聽見有人說話，我們驚了一跳，那個人說話的聲音，是很高興，很好聽的，那人說道：『利瓦士先生，好呀；克洛（狗名譯者註）好

呀。你的狗很快的就認得朋友，比你來得快；我走到田那一頭，他就擺尾歡迎我，你現在還是拿背向住我。」

他這句是實話。因為利瓦士雖然聽見聲音很驚愕，還是手靠住閘門，臉向西。離他三尺，站了一個穿白衣服的人，身材是很好看的。她擡起頭來，我一看，是面貌絕美的。面貌是無一不動人，無一點瑕疵，這位少年女子，真是美貌。

利瓦士對待這位陸地的仙女，是什麼意思呢？我自然要留心看他的神情。他這時候眼看地下的小白花，他一面拿腳踐踏花，一面說道：

「今晚天色是很可愛，但是你一個人走出來，太遲了。」

她答道：「我午後纔從某處（他說的一個地名離此有六七十里）回家。爸爸告訴我，他的村塾已經開學，新校長已經到了；故此我吃完茶戴上帽子，走來看看她。」於是指我問道：「就是這什麼？」

聖約翰答道：「是的。」

她的聲音很天真爛漫的問我道：『你看你可以喜歡摩遜敦地方麼？』

我答道：『我希望可以有幾件情形，可以使我喜歡的。』

她問道：『你看學生們肯讀書麼？』

我答道：『很肯讀。』

她問道：『你喜歡所住的房子麼？』

我答道：『很喜歡。』

她問道：『我置備的家具好麼？』

我答道：『很好。』

她問道：『我挑選的立斯烏特，侍候你，你看我挑得好不好？』

我答道：『你挑得很好；她又受教，又敏捷。』（我心裏想道：『這就是俄利華小姐，是富翁的小

姐，既貌美，又有錢，她是什麼年月日時生的，有這樣好命運。』）

她又說道：『有時我走上來，幫你教書，我有時走上來，探望你，我覺得新鮮些；我喜歡新鮮，喜歡

有變換。利瓦士先生，我在某處的時候，過的很熱鬧日子，我終夜跳舞，跳到夜半後兩點鐘。自從那裏鬧過事之後，就有軍隊駐劄；那些軍官們，是世界上最令人喜歡的人；我們這裏所有的少年磨刀的人，賣針的人，看見他們，個個都自慙形穢。」

我看見聖約翰的下脣向外伸，上脣略捲，嘴是緊閉，下半截的臉很嚴肅，擡起頭來，看那位小姐。小姐又一笑，面貌現得更美。

聖約翰站在那裏，一副嚴肅面孔，一言不發，小姐只好同狗戲，說道：『克洛愛我，克洛不板臉孔，不同朋友疏遠；假使狗能說話，他是不會不開口的。』

當小姐拍小狗的頭時候，我看見聖約翰一陣發紅，兩眼發火。我覺得他這時候，很是個絕美的男子。我看見他前胸張翕，好像是要力爭自由。但是他鎮壓下去，好像是善騎的人，勒住奔馬一樣。那位小姐，雖是對他說話，他卻還是不響，又不動。

俄利華小姐，擡頭說道：『爸爸說你現在永不來看我們了。我們宅裏，沒得你的蹤跡。爸爸今天晚上是一個人，覺得有些不滿意：你同我一道回去看他？』

聖約翰答道：『這個時候不應該驚吵俄利華先生。』

小姐答道：『不是時候麼？但是我說是時候，爸爸正在這個時候要人來談談；這時候工廠放了工，他沒得事了。利瓦士先生，你來吧。你爲什麼這樣怕羞？爲什麼這樣嚴肅？』

她隨即搖頭自己答自己說道：『我爲什麼忘記了我真糊塗，太不留心了！請你勿怪。我想起來了，你爲什麼懶得答我。狄阿納同瑪理，許是走了，你把住宅關閉起來，你覺得寂寞。我可憐你，你來見爸爸嗎？』

他答道：『洛沙曼小姐，今晚我不去。』

小姐說道：『你既是這樣執拗，我只好離開你；我不敢久耽擱，已經下露了。』

她伸出手來，聖約翰略略的一摸，小姐掉過頭走了，又掉轉臉來，問道：

『你覺得不好過麼？』這時候聖約翰臉無血色，怪不得她有這一問。

聖約翰鞠躬說道：『我覺得很好。於是他走他的路，小姐走小姐的路。小姐卻回轉頭來兩次看他，他却一次也不看小姐。』

我只有揣摩他們兩個人的情景，就忘了我自己的事。狄阿納說過的，她的兄弟是很執拗，堅如金石的。這句話，並不說得過火。

第三十二回 探密

我認真出力的教這些鄉下窮孩子們。起初是很辛苦。我雖然費了許多力，過了許久，我纔曉得這些孩子們的性質。她們什麼教育都不受過，什麼知識也不開，起初我覺得她們太過愚蠢；隨後纔曉得是不然，內裏也有許多分別。我慢慢就曉得，這班粗人的女兒，也有很聰明的，中間也有性情很好的，有很自愛的，也有很有才能的，慢慢的就改變過來：功課作得好；打扮得也整齊；很有恆心；態度變作很安詳。有幾個進步很快，我很得意；有幾個最好的學生，我很喜歡，她們也喜歡我。有幾個是種田人家的女兒，快到成人了，她們原已認得字，會寫，會縫，我就教她們文法，地理，歷史，細活計。這幾個裏頭，品行有很好的，我晚上有幾次到她們家裏，我覺得很樂意。她們的父母，全副精神招呼我。他們表示好意，是很單簡的；我卻很留心對付他們，惟恐絲毫傷他們的厚意，很客氣的對待他們；他們覺得我推尋他們的身分，自然也要力爭上游，作出個樣子來還我的敬禮。

我覺得鄰近的人，都很喜歡我。我一走出門，處處都有人歡迎，人人都還我一個笑臉。我此時不過住在工人同種田人隊裏，能得他們的好感情，也覺得如在春風日光中，覺得很高興的。我過這種日子，只有滿心知足，感謝，並不心灰意冷。我白天把工課教完，晚上或作畫，或讀書，都不覺得什麼；惟有上床就寢，往往作奇夢，夢中往往遇見洛赤特，所遇無非都是動情的事：夢見他摟抱我；我摸他的臉，摸他的手；有時聽見他的聲音；有時看見他的眼睛；有時我愛他；有時是他愛我；有時我希望在他身邊，永遠同他在一起。從夢中驚醒，纔曉得我身在村塾當教師。我坐在床上發抖，有時候格外的感動，禁不住哭。到了早上九點開課，卻是安靜淡定如常，辦我的事。

俄利華小姐果然來探我，她來總在早上騎馬出來的時候。她騎馬直到村塾門口，背後跟着一個穿號衣的下人。她面貌既美，打扮得又好看。她進來，在一排一排學生中走一遍，大約總在利瓦士教學生們宗教大旨問答的時候。我看得出，這位小姐的眼光，一直射入利瓦士心窩裏。利瓦士卻很像時時刻刻設防備，偶然看見小姐，臉上忽然變色，我卻說不出來那種變態。

小姐能夠感動他；他很要遮掩，卻遮掩不來，小姐也很深知能夠感動他的力量。小姐走到

他面前，對他說話，對他微笑，他只管作爲淡定，卻免不了兩手打戰，兩眼冒光。他嘴裏雖不肯說出來，心裏好像是說道：『我愛你，你也愛我。我不敢響，並不是因爲我怕不成功。我很曉得，我若是對你說，我要你，你一定肯要我的。但是我的心完全到放在神聖不可侵犯的供桌上了。』

小姐見他冷落，有時候骨突着嘴，像個失望的孩子；臉上有點不樂意，趕快從他手裏，把自己的手縮回去，掉轉臉。聖約翰原是個詩人，教士的性質，不是男女相愛一種感情所能束縛得住的。他萬不能——萬不肯——拿溫柔鄉，換他傳教的戰場。

俄利華小姐常來望我。我很曉得她的性格；她是很流露，不事遮掩的；她是工於獻媚惑人，卻不是無血性；不是個求全責備的人，也不是全然爲己，她自小就是嬌養慣的，卻還不至於是個慣壞的人。她性子雖急，脾氣還好；好浮華，好打扮，卻並不裝模作樣；疎財坦白；光明磊落；聰明是還有點活潑，不好用心；是很令人可愛的，不過是無多大的趣味，不能深印人心。她同狄阿納兩姊妹很不同。但是我很喜歡她，同我喜歡阿狄拉一樣；不過我同阿狄拉相對日久，相處日久，情分是深得多。

俄利華小姐卻很同我要好。她說我同利瓦士一樣，說我雖然是個很可愛的人，面貌並無利瓦

士十分之一那樣美，利瓦士簡直的是個神人。她說我是個好人，聰明，淡定，堅決，同利瓦士一樣。不過當義塾先生未免用違其才。她還說，假使有人曉得我的來歷，一定是很夠材料寫一本極有趣的小說。

有一天傍晚，她走來，看看這個，問問那個，在我的抽屜裏，翻出兩本法文書，一本德文書，一本德文文法，一本德文字典，還有幾張畫稿。她一看見很詫異，非常之高興，問道：

『是你所作的畫稿麼？你懂得法文德文麼？你真是令人可愛，真是個異人！你作的畫。比我第一個教畫的先生還好。你肯替我畫張像，給我爸爸看麼？』

她身材面貌打扮，無一不是盡善盡美的，我很願意當她作個模範。我答道：『我很喜歡同你畫。』我在紙上先畫一個大略，作個草稿，告訴她再來。

她回家告訴她的父母，翌日傍晚，她帶她父母來見我。她的父親是個中年人，很高大不多說話，也許是有點驕傲；但是他對待我，是很和藹的。他看見我所打的草稿，很喜歡：請我好好的畫完全了。一定請我明晚去他的大宅子。

我去到他的大宅子。確是一所富翁的大宅。洛沙曼小姐是高興的，了不得。她的父親是很客氣的。吃過茶，同我閒談，很恭維我的村塾辦得好；不過他恐怕這個小局面留不住我，不久是要另圖高就的。

洛沙曼小姐說道：『爸爸，她很聰明，很配在闊人家當保母。』

我心裏想，與其在闊家當保母，不如在村塾當先生。俄利華先生談起利瓦士一家，是很尊敬的。他說他們是個老世家；原先是很有錢的，摩遜敦的地方，全是他家的產業；現在雖是中落，若是他們願意的話，還可以同最好的人聯姻，他說可惜利瓦士這樣一個有才能的少年，要去異鄉傳教，未免把有用的才能糟踐在無用的地方。我就曉得，聖約翰若是願意同洛沙曼結婚，俄利華是絕不攔阻的。俄利華以爲聖約翰雖不是個富家，但是他的家世，他的教職，很可以配得起。可以抵得過財產的不足。

十一月五日，是放假日。我的小女僕，同我把房子打掃乾淨，賺了一個銅錢回家去了。我的屋子，各處是乾淨到一塵不染的，地板是洗刷過，火爐同椅子都擦得很亮，自己是打扮得極整齊。這一天

的午後，完全是我的，隨我的意思消遣。

我譯德文書，譯一點鐘；隨即取出畫具，同洛沙曼小姐的像點綴，兩脣還要添點紅，眉眼還要添色，衣褶深淺也要修改。我正在很用心的點綴，聽見敲門聲，利瓦士走進來，說道：

『我來看你放假日作什麼消遣。我希望你不是想心思。不是的，很好。你作畫，是不會覺得寂寞的。你雖很耐煩的忍受了許久，我還不放心。我帶了一本書來給你晚上讀讀，可以養心。』於是把一本新出版的書，放在桌上，是一本詩集。

我一看，原來是司各得 (Sir W. Scott) 的詩，我一面看，利瓦士一面彎腰看我的畫。他站直的時候，一驚，卻不說話。我看看他的臉，他避我的眼。我很曉得他的思想，很能看見他的心裏；這個當口，我比他淡定得多：我暫時處優勝地點；我心裏想，我若是能夠作得到，我要對他說幾句有益於他的話。

我想道：『他雖然是很能節制自己，很有毅力，但是他未免過於磨折自己了。什麼感覺都要深藏心中，不使流露，——一句也不說自己的感覺，一句也不說給人聽。他心裏很曉得他應該娶洛沙』

優小姐的，他若是談談這位小姐，於他也有益，我來叫他說說。」

我先說道：「利瓦士，請坐。」但是他答，不能久坐。我心裏想道：「也罷，你願意站，我隨你站，我卻不能讓你就跑；你覺得孤寂也不好，我覺得孤寂也不好。我來試探你心裏的祕奧，只要我看見一線的光，我就可以對你表同情，安慰你。」

我很坦率的問他道：「這幅相，像不像？」

他答道：「我並不細看。像不像麼？像誰？」

我說道：「利瓦士，你很細心看過。」

他聽見我這樣的突如其來，他驚了一跳，覺得很詫異。我想道：「這還算不了什麼，你這樣故示古板，我不能就此罷手；我決意深探。」我接着說道：「你剛纔是很用心的看過，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請你再看看。」我站起來，把這幅相放在他手中。

他說道：「畫得很好，顏色用得很溫潤；畫法很對。」

我說道：「是的，我都曉得。但是像不像誰？」

他遲疑了一回子，答道：『我看是俄利華小姐。』

我說道：『自然是她。你既然看出來是她，我要獎賞你，只要你願意收的話，我照樣再畫一張送給你。你若是以爲無收受的價值，我就不躑躅時光同精神再畫。』

他此時還是定睛的看這幅相：越看越抓得牢，很捨不得放下。他喃喃的說道：『畫得很像！兩眼畫得很好：顏色深淺，神氣無一不像到十足。這幅相是會笑的！』

我問道：『你若是一張她的相，你還是覺得開心，抑或是覺得傷心呢？請你告訴我。你將來到了印度，或天涯海角的時候，你身邊帶了這幅相，是不是可以安慰你的心？抑或看了這幅相，追懷舊事，令你難過，令你灰心？』

他舉眼看看我，很有點擾動神色；又細細的看這幅相。說道：

『我很喜歡得這幅相，是一定無疑的；說到應該不應該得的，另是一個問題。』

自從我看出洛沙曼小姐很喜歡他，小姐的父親也並不反對，我的見解與聖約翰不同，沒得他那樣高尚，我很想勸他們成其好事。我以為他若是得了俄利華的財產，他可以作多少好事，同他遠

出傳教相同。我想好了，就答他道：『據我的愚見，你就該把木人娶來。』

此時他已經坐下，把這幅相放在桌上，兩手扶額，很歡喜的看相。我窺見他並無怒意，也不怪我冒昧。他好像覺得心裏一鬆。凡是不好說話的人，是應該常常談談他們所憂慮的事。人情大略相同，有憂慮困難，是喜歡說說的。

我站在他椅子後，說道：『我很曉得小姐喜歡你，她的父親很尊敬你。況且她又是極可愛的女子，——不過缺些思想；但是你的思想，足夠兩個人用的了。你該娶她。』

他問道：『小姐喜歡我麼？』

我答道：『自然是的；她最喜歡的是你。她終日談的都是你；談別的事，都不甚高興，最喜歡談你。』

他說道：『我聽見你這番話很有趣，請你再談一刻鐘。』他居然掏出錶來，放在桌上，計算時候。

我問道：『當下你在這裏，預備些斬釘截鐵的話來反對我，或是想出打一條鐵鏈來，束縛你自己的心，我往下說，有什麼用處呢？』

他答道：『請你不要幻想我是這樣作。你姑且作爲我的鐵器具，已經銘記在腦裏；我原先已經

費了許多氣力，把一塊荒蕪地方，鋤好了，弄平了，正要播種，要克己，受折磨，去作許多好事，被一陣愛情，噴溢出來，淹沒我所開墾的田地，使我回頭走入俄利華的大宅子，斜靠在溫軟的矮墊上，靠在我的新娘子洛沙曼小姐膝下；小姐用甘言蜜語對我閒談，微張櫻桃小口，向我微笑。她是我的，我是她的。這種極樂世界，很好過。我是歡樂極了，你不必再說了，讓我好好的消受，你不要驚吵我。」

我只好隨他去；那個錶在桌上。忒搭忒搭的響；他的呼吸很弱很快；我站在那裏不響。過了一刻鐘，他把錶收回去；放下畫片，站起來，走到火爐前，說道：

「這一刻鐘裏頭，我在那裏幻想作夢。我走入花製的圈套內，嘗嘗美酒的滋味。我覺得那溫軟的枕頭，是如火燒；那樣熱花叢裏頭，有一條毒蛇；酒味是苦的；其餘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我很曉得，我很明白。」

我很驚奇的看住他。

他又說道：「最奇怪的是，我一面很愛洛沙曼小姐，愛得很利害，同時我很鎮定的，覺得我不能作我的好妻室；她不能同我作合式的同伴；我以為結婚後一年，這些性情不合的現象，都要顯露出

來極樂的時代不過十二個月以後都是悔恨的日子；這一層我是曉得的。」

我禁不住說道：「這真是奇怪了！」

他又說道：「我不知是怎樣，我心裏只管一面很愛她，一面又覺得她有許多缺點；她的缺點，就是不能同我的志向表同情——不能同我合作我所要作的事。洛沙曼能受辛苦麼？能作苦工麼？能夠作女聖徒麼？洛沙曼能夠作傳教士的妻室麼？不能！」

我說道：「然而你不必一定要作傳教士呀。你可以放棄你這個計劃呀。」

他答道：「放棄麼！什麼呀！放棄我的正業麼？放棄我的大功業麼？我不在天上作基礎，反在地下作基礎麼？世上有一班人，拋棄一切功名利祿，專以改良同類爲事，使無知無識的人，有知識；變戰爭爲太平；解放奴隸，使得自由；使同類不必怕地獄，希望上天堂；你勸我把這些事業，都拋棄了麼？這種事業，比我的熱血寶貴得多。我將來的希望在此，我活在世上，也是爲此。」

停了好一回，我說道：「俄利華小姐怎麼樣呢？你把她的失望，悲傷，都不管了麼？」

他答道：「俄利華小姐的左右，求親的人很多，阿諛她的人也很多；不到一個月，她心裏完全」

沒得我的影子了。她就忘記了我；嫁了他人，這個人能夠比我使她歡樂得多。」

我說道：「你說是說得很淡定的；你的心裏，卻是很受苦。你自己消瘦。」

他答道：「然，我是因為我的前程未定，我的行期屢次耽誤，我很着急，就變瘦了。今天早上我總得着信，說是接我手的人，不能即來，還要等三個月；一個不好，這三個月又要展六個月。」

我說道：「每次俄利華小姐進課堂的時候，你總是面熱面紅，渾身發抖。」

他又現出詫異神色。他心裏原想不到，一個女人會有膽子同他這樣說話。我曉得我自己，很擅長談論這種話的。無論男女，只要是個心細，有分寸，有心力的人，我若是要同他們談論這種話，我首先要一切俗套敷衍，搪塞支吾保留的話，都要推開，踏過彼此可以相信的門檻，直擣中央，打開窗子說亮話，那時候，纔可以暢談，我非作到這個地步是不可能手的。

他答道：「你這個人是很特別，不畏怯。你的膽氣很壯，你的眼睛看人，很能深入；我卻要告訴你，你誤會我的情感。你把我的情感，看得太深，看得太有力，我並非是易於感動的。在俄利華小姐面前，臉上發紅，身上發抖的，並不是我可憐我自己。我以為憐恤是個弱點，是因體發熱，不是靈魂擾動。靈

塊是塊大石，屹立不動的，矗立海上，毋論什麼波浪，是撼不動的。你要曉得我是個極冷峭，心如鐵石的人。」

我微笑表示不甚相信。

他說道：『你是突如其來的，攻破我的祕密中堅，現在既被你攻破，無所謂祕密的了。我坦白的告訴你，我是個冷峭，心如鐵石，有大志的人。只有天然的愛情，能夠永遠動我。我是個講理不講情的人。我的志氣是無限量的大；我要越走越高，到了登峰造極，還要往上登的，向來不知足的。我崇拜的是堅忍，勞苦，才力；因為非有這樣美德，是不能辦大事的，顯大名的。我很留心看你作事，因為我看你是個勤勞，有規則，有毅力的女子；並不是因為我憐憫你受過許多困苦，或是你眼前還要受困難。』

我說道：『據你自己替你自己寫照，你不過是一個異教的哲學家。』

他說道：『不然，很有分別；我有信心，我信福音。你用錯了字眼。我不是個異教人，我是個基督教的哲學家，——我是耶穌派，我是耶穌門徒。我奉行耶穌清潔，慈悲，仁愛的宗旨。我提倡這樣宗旨，我

傳布這樣的宗旨。我從小就信教，宗教就把我培養起來——先在我心裏播下天然愛情的小種子，培養我一棵濃蔭的大樹，養成博愛大樹。起先種下人道正直的種子，培養成神明正直的大樹。起先種下的，不過是一粒，爲一己招權揚名的惡種子，培養成一個推廣天國的大志願，爲十字架獲勝仗。我所得方於宗教，就是這幾件；雕琢一塊生料，磨礪天性，造成一件有大用的才器。但是宗教不能磨滅天性；天性是不能磨滅的，直須等到死的到了不死的時候，纔能成功。」

他說完了，就拿帽子，再看畫片一次，喃喃說道：

「她是真可愛，她的名字叫世界上的玫瑰花，真是名稱其實！」

我問道：『你要我同樣畫一張給你麼？』

他說道：『不必。』

我作畫的時候，常擺一塊薄紙在旁邊，預備我靠手肘，免得紙板沾了塵穢，他拿起薄紙來，蓋在畫片上。我不曉得他看見這張薄紙上有什麼東西，他卻好像是看見的。一手搶過來，看看紙邊，定眼看了我一眼，神色很特別，很深祕的：他這一看，好像把我的面貌，神氣，衣服，都看遍了。他的兩脣分開，

好像是要開口說話，隨即按下去不說了。

我問道：『什麼事？』

我看見他很巧的撕下很小的一塊，把紙放下，說道：『並沒得什麼事。』他把撕下的紙藏在手裏；匆匆忙忙的對我點頭，說句暫別的話，就走了。

我用了一句當地的俗話，說道：『我未見過這樣特別的人！』

現在輪到我細看那張薄紙，只見紙上有幾點顏色。我很用心想了一兩分鐘，想不出什麼道理來，我以爲是絕不相干的事，就忘記了。

第三十二回 分財

聖約翰走過，隨即下雪；通夜大風。翌日風雪未停，到了傍晚，雪堆滿地，不好走路。我關嚴窗戶，把火弄得旺旺的，靠坐了一點鐘，讀詩，忘了外面下大雪。

我聽見門響：以爲是風，不是的，原是聖約翰，提起門門，走進來——外面是昏天黑地，刮大風雪：他是滿身是白的。他雪夜走來，我一見有點驚愕。

我問道：『有不好的消息麼？出了什麼事了？』

他答道：『不是的，你爲什麼這樣容易受驚！』他一面脫大氅，抖抖身上的雪。

他說道：『我把你的清潔地板，弄汗了。請你饒恕我一次。』他走到爐邊說道：『我很費事纔能夠走到你這裏。有一堆雪，把我埋了，埋到腰上；好在雪還是輕軟的。』

我禁不住不問他，說道：『你爲什麼要來呢？』

他答道：『你問來客這句話，很有點厭客的意思；你既然問我，我就答你，我來同你談談；我對於空屋子，同不會說話的啞吧書，有點厭煩了。況且昨日我算得有一個受了激刺的人，只聽了半段的故事，他是着急要聽後半段。』

他坐下，我追想起他昨日的舉動，我起首恐怕他犯了點瘋狂。假使他是真瘋了，卻是淡定的，一種文瘋。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的美男子，變了他這時候那樣十足的石雕臉。我看見他滿臉愁容，很有點難過。我等他說話，說些我能懂的話；但是他此時一手托住頭，手指放在脣邊；在那裏想。我看見他的手清瘦同他的臉一樣。我忽然發動用不着的憐憫心，說道：『我但願狄阿納或是瑪理回來，同你同住；你一個人太寂寞，很不好；你又完全不願住你自己的身體。』

他答道：『並不是的，要顧身體的時候，我是很要顧的；我此時很好。你看見我有什麼不對？』

他說這句話，是毫不留心，隨便說說的，可見得用不着我關切。我不響。

他還是手指摸上脣，兩眼還是看火。我覺得總要說說話，我就問他，是否覺得背後有冷風，因為他的背，正向着門。

他有點不耐煩的，答道：『並不覺得。』

我想到：『好呀，你既然不肯說，隨你的便。我只好隨你，我還是看我的書。』

我於是又讀詩集。不久，他身子纔動；我的眼睛立刻看他作什麼；他掏出一個小皮摺，取出一封信來，不響的讀一遍，摺起來，收好，又想心思。我身邊有一個這樣不言不動的人，看書是看不成的；我也很不耐煩，不肯作啞吧；他只管不耐煩聽，我還是說我的。

我問道：『新近你會否得着狄阿納·瑪理的信？』

他答道：『只有上星期，我給你看的信，此後就沒得信了。』

我問道：『你自己的布置並無什麼變更麼？你不用提前離英國麼？』

他答道：『我看是不會的。這樣好機會，是輪不着我得的。』我一看，也是引不出他說什麼，我只好改換話柄，說義塾，說學生。

我說道：『瑪理喀律的母親好得多了，瑪理今天回來的，我快有四個新學生，從鐵廠那邊來的，——若不是爲的下大雪，她們應該是今天來的。』

他答道：『是麼！』

我說道：『俄利華先生，出兩名的學費。』

他說道：『是麼？』

我說道：『他還打算聖誕日，通請學生一頓。』

他說道：『我曉得。』

我問道：『這是你的條陳麼？』

他說道：『不是的。』

我問道：『是誰的條陳呢？』

他答道：『我想是他小姐的。』

我說道：『這纔像是她作的事：她的性情很好。』

他答道：『是的。』

說到這裏，又沒得好再說的了；此時剛敲八下鐘。這卻提醒他；他於是坐得直直的，臉向我說道：

『你先把書放在一邊坐近些』

我覺得奇怪，就坐近些。

他說道：『半點鐘前，我曾說過，我急得要聽故事的結局；我再想一想，我還是當作說故事的人，把你變作聽我故事的人，但是未說之先，我先要警告你，這段故事，你聽了覺得不過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新唇舌重提舊事，也還有點新鮮趣味。新鮮也能，無趣也能，好在是很短的。』

他說道：『二十年前，有一位很窮的副牧師——此時你姑且不必追問他的名姓——這位窮牧師，戀愛一位富翁的小姐；小姐也戀愛他，就嫁了他，親友們勸盡這位小姐多少，勸她不要嫁這個窮漢，小姐不聽；故此一結婚之後，親友們都不認她，不到兩年，這兩個鹵莽的少年，都死了，合葬在一塊石板下。（我曾經見過他們的墳墓，是在某省某府某村。）他們遺下一個女兒，只好靠慈善家撫養，不幸這個人的慈善心，比冰雪還要冷。這個孤兒，就到了她的舅母家；她的舅母，就是李特太太——你爲什麼驚了一跳，你聽見有什麼聲響麼？我看不過是房頂的老鼠；這個地方，從前是個屯雜糧的，是或改作義學的，屯糧食的地方是常有老鼠的。李特太太養這個孤女，有十年；這個孤女在那裏是

歡樂，抑或是愁苦，我卻不能說，向來無人告訴過我；到了十年，就把這個孤女，送去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你是曉得的，——就是洛和義學，你在那裏住過好幾年。這個孤女在那裏，名聲是很好的，也同你一樣，從學生當到教員，——我很覺得奇怪，她的故事，同你的故事，很有相同的地方，——後來孤女出了義學，去當保姆；連這一節，你同這個孤女的際遇，又是相同的；這個孤女在一位洛赤特先生家裏，教一個女孩子。」

我截住他，說道：「利瓦士先生！」

他說道：「我能夠猜得着你的感情，但是我請你先用力量按下去；我快說完了；你聽我說到底。洛赤特這個人的品行，我完全不曉得，我只曉得一件事實，他裝作要同這個孤女正式結婚，等到站在神座前，要行結婚禮的時候，纔曉得洛赤特是個有妻之夫，不過他的妻，是個瘋子。後來洛赤特有什麼舉動，有什麼提議，我全不曉得，不過是亂猜；但是隨後出了一件什麼事，要找這位保姆，纔曉得保姆已經走了，——什麼時候走的，怎麼樣走的，走到什麼地方去，都無人曉得。她是晚上離開唐菲大宅的；怎樣找也找不着她；各處都找到了，也找不着，一毫消息也打聽不出來。但是現在是很要緊的，

要找着這個人報紙上登了許多告白；我自己還得着一封信，是比列斯狀師寄來的，我所說的這些情節，都是他信裏告訴我的。你看這不是一段極新奇的故事麼？」

我說道：「你既然曉得這許多情節，你一定可以告訴我，——洛赤特怎麼樣了？他在什麼地方？他作什麼事？他身體還好麼？」

他答道：「凡是洛赤特的事，我全不曉得；信裏並未說到他，只說他騙人犯法那件事。你應該問那保姆的名姓，——問是有什麼事要她出現露面。」

我問道：「並無人去過唐非大宅麼？並無人見過洛赤特麼？」

他答道：「我猜未有。」

我問道：「但是他們一定寫信給他？」

他答道：「自然。」

我問道：「他說什麼呢？他的信在誰手裏呢？」

他答道：「比列斯信裏的意思是說，所有他寫給洛赤特的信，都不是洛赤特親自答覆的；是一

憫女人答覆的，女人叫弗菲士。」

我這時候覺得很迷惑，渾身發寒；我所最害怕的，大約是實現了他大約離開英國，到了大陸，走到從前到過的舊地方，借酒色場中，作他埋憂之地，不知他服的是什麼害人的安神藥了。我不敢答我自己心裏所問。可憐我的東家，他幾乎作了我的丈夫，我常喊過他「我的至愛愛德華！」

利瓦士說道：「他一定是個惡人。」

我很生氣的答道：「你不曉得他，你不必批彈他。」

他很淡定的答道：「好呀，我的頭腦裏想的別事，不是想他；我還有我的故事未說完。因為你不動問那個保姆姓名，我只好告訴你，且等一等，我只憑嘴說不能滿意，要緊的事，還是白紙上寫黑字，可以算憑據。」

於是他又把皮摺掏出來，找出一小塊的紙；我看見紙上搨了藍紅紫各種顏色，我認得就是我蓋畫片的紙。他站起來，送近我眼前；我一看，是用紅墨水摹的，我親筆寫的「柘梧愛邇」幾個字，大約是我不注意的時候寫的。

他說道：「比列斯狀師寫信給我，說的是一個柘唔愛邇的事，告白上要找尋的，也是一個柘唔愛邇；我卻認得一位柘唔愛立阿。我老實說，我原有點疑心，一直等到昨天下午，我纔能夠把疑團變作實事。你現在肯供認你的真名姓，不用你的假名姓麼？」

我答道：「我肯認，但是比列斯在那裏他許知道洛赤特的情形，比你清楚得多？」

他答道：「比列斯在倫敦；我看他並不知道洛赤特的情形；不是替洛赤特辦事，是替另外一個人辦事。你現在要緊事不打聽，只要打聽極不相干的事：你不打聽比列斯爲什麼事找你，找你作什麼。」

我問道：「他找我作什麼？」

他說道：「他找你，不過是要告訴你，你的叔叔，住在瑪狄拉地方的愛邇先生，死了；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了你，你現在是很有錢了，——不過是這件事，——並無別事。」

我問道：「我有錢了麼？」

他答道：「是的，你很有錢了，——是一位承受遺產的闊小姐了。」

此時我們都不響。

隨後他接着說道：「你自然要證明，你就是柘晤愛遜，這卻是並不爲難的事：證明之後，就可以得財產。你的財產，都是英國債票；所有一切遺囑，同文件，都在比列斯手上。」

這是抽出一張好牌！從莫名一錢，立刻變了有錢，原是件極快意的事：此意我還不能立刻就盡量的享受。除了錢之外，世界上原還有許多事，能令人歡樂欲狂的；有錢是件事實，是種物質，同靈魂意境不相干。一個人忽然發了財，是不會跳起來，大叫大喊，表示歡樂的；只想到了錢的責任；只想到怎樣的經營布置；生出許多煩心的事；是要皺着眉頭打算盤，纔能享受的。

況且遺囑遺產，這些字眼，是同死人殯葬等事相連的。我的至親，只有這一個叔叔，現在是死了；我自從曉得有一個親叔叔，我就很盼望將來有一天去看他：現在是永不能見他的了。這份財產；只遺授我一個人；並不是給我同一家，只給我孤另的一人。這是極大的福氣，是無疑的了；能獨立，又是一件極有榮耀的事，我是很覺得的。

聖約翰說道：「你現在可以歡顏了，我以爲你是個石人，——此時你要問，你有多少錢。」

我問道：「我的財產，值多少錢？」

他答道：「很有限的！算不了什麼，值不得說的，他們說是兩萬金鎊，但是這算得什麼？」

我問道：「兩萬金鎊麼？」

這真像是平地一聲雷了，——我猜不過是四五千鎊。我一聽這個數目，幾乎止住呼吸：我向來未聽過聖約翰大笑，此時他居然大笑起來，說道：

「假使你殺人，我來告訴你，你殺人的罪狀全揭露了，你的臉色也不能同你現在變得這樣難看。」

我說道：「數目太大了，——你不是弄錯了麼？」

他答道：「我並不錯。」

我說道：「也許是你讀錯了，——大約是二千鎊！」

他答道：「數目不是用碼子的，是用字寫的，——寫的確是兩萬。」

這時候很像是個胃病的人，單獨一個人，對着一桌花式極多，預備一百個人吃的酒席一樣，要

約翰站起來，披上大衣，說道：

『假使今晚不是這樣大風雪，我就打發漢納過來同你作伴：你一個人太寂寞了。但是可憐的漢納！兩腿無力，不能在雪堆中走：我只好隨你一個人受寂寞了。』

他正在舉門門，我忽然想起一個意思來。

我喊道：『你且等等。』

他說道：『好呀。』

我說道：『我很不解，爲什麼比列斯爲我的事，偏寫信給你；我不解，他怎樣認得你的，你住在這個僻遠的村鄉，怎麼能夠有力量幫他找尋我的踪跡。』

他答道：『呀！我是個教士，遇着有什麼怪事體，人家往往問教士的。』說完，他又開門。

我喊道：『我不滿意你這種解說！』他這樣匆匆的要走，又說這種話後敷衍我，我更覺得不滿意。

我說道：『這是極奇怪的一件事，我一定要曉得透徹。』

他答道：『以後再說吧。』

他正要出門，我攔住他，說道：『不能，你今晚得告訴我！』他很有點不安。

我說道：『你若不是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了我，我是不能讓你走的。』

他說道：『我此時不便告訴你。』

我說道：『你一定得說！』

他答道：『我寧願狄阿納或是瑪理告訴你。』

他越支吾推諉，我越是着急，要曉得一切細情。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曉得，不能遲延的。

他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不講情理的人，很難勸得我聽的。』

我答道：『我是個不講情理的女人，——萬不能受支吾敷衍的。』

他說道：『我是個很冷的人，熱性是動不了我的。』

我說道：『我卻是極熱的熱火，是可以溶冰的。你有火爐裏的火焰，溶化了你的大衣上的雪，雪化作水，流在我屋裏地下，把我屋裏糟躐得不堪，很像一條多人踐踏的大路。你是犯了糟躐細沙鋪

地的廚房大罪，若是你不告訴我，我是一定不能饒你的。」

他說道：『好吧，我讓步；即使不看你這樣着急讓步，我也該看你這樣百折不回分上讓步，不停的滴水，是可以穿石的。況且將來有一天，你也總要曉得，與其後來曉得，不如讓你現在知道。你是叫柘唔愛邇麼？』

我答道：『自然是，這是已經說好的了。』

他說道：『你許不曉得，我與你同名——我叫聖約翰愛邇·利瓦士？』

我答道：『我不曉得。我現在纔記得你的名字，原有一個減筆字，只寫愛字一個字母，我卻未問過你是當什麼字。』

我這時候忽然想出來，他同我許有瓜葛，自然而然的，不等他解說，我先已明白了。不過爲讀者起見，我把他的解說寫下來。

他說道：『我的母親，姓愛邇；她有兩兄弟；一個是教士，娶的是柘唔李特小姐；一個是約翰愛邇，在瑪狄拉作生意。比列斯是約翰愛邇的狀師，八月間，寫信告訴我們，說是我們的舅舅約翰愛邇死

了；把遺產全給教士的孤女；把我們撇開，因為當初我的父親同他意見不合，有所爭執，向未和解。前數星期，狀師又寫信來，說這位承受遺產的孤女失蹤，查無下落，問我們有什麼消息。我偶然看見你無意在紙上寫你的名姓，我纔把這失蹤的人找着了。其餘的事，你都曉得了，不必我再說了。」他說完了，又要走，我背靠住門，不讓他走。

我說道：「你讓我說，你讓我歇一回子想想。」我停了一回，——他站在我面前，很淡定的。我又說道：「你的母親，就是我父親的胞姊妹？」

他答道：「是的。」

我說道：「你的母親，是我的姑母？」

他鞠躬。

我說道：「我的親叔叔約翰，是你的舅舅？你同狄阿納瑪理，是他的胞姊妹的兒女？我是他胞兄弟的兒女？」

他答道：「這是不能不承認的。」

我說道：『你們三個人，是我的老表；我的血統，是有一半與你們同源頭的？』

他說道：『是的，我們是老表。』

我看看他。我是有了一位表兄弟，很是個人才，我可以愛的，我有了這樣一位表兄弟，是很可以傲人的；還有兩位表姊妹，我未認得她們的時候，就令我敬她們，愛她們。我投奔她們那天晚上，我跪在窗子外大雨溼透的地下，往裏看兩位小姐，一面是絕望，一面是羨慕，原來是我的表姊妹；那一位昂藏的美男子，看我幾乎凍死餓死在他的大門口，原來是我的表兄弟。我這個伶仃孤苦的可憐蟲，居然有了親戚，豈不是最歡樂，最有光寵的事嗎！這纔是心裏享受的富貴！這是絕大的福氣，令人歡樂欲狂！坐擁厚貲的富裕，原有可以歡迎之處，那裏比得上心境富裕那樣可樂呢？我現在要大樂，渾身血脈暢快之極。

我喊道：『我很歡喜！我很歡喜！』

聖約翰微笑問道：『我剛纔不是說過，你只管追問不要緊的小事，大事你卻不管我告訴你說，你有了錢，你卻變作嚴肅，橫生許多憂慮；現在你因爲一件極不要緊的事，卻非常之快樂。』

我答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有了胞姊妹就不顧表姊妹，我原本是無親無友的，現在我有了三位親戚——你若是不肯認我作親戚，除你之外，我還有兩位親戚。我再說，我是很歡喜！」

我在屋裏走過來走過去，走得很慢。這時候不知發生了多少思想，我應接不過來。我站住收攏我的思想——想的都是不久我就可以作這樣，可以作那樣，應該作的什麼事，能够作些什麼事。我看見四面的牆，好像就是天，全是星光——每顆星子都像是照着我，指引我到歡樂境地。救我性命的人，我自然是愛極的了，不過從前不過是空愛，無以報答他們救命的深恩，現在我可以報答他們，使他們得益。他們受束縛，我可以解放他們；他們分離，不能相聚——我可以使他們相聚——我有錢財，可以獨立，我也可以使他們有錢財，使他們獨立。我們真是四個人，在一個範圍裏。二萬鎊作四份分，每個人可以得五千鎊，很夠用的了，用不完的了；這樣纔算是公道，四個人都可以過寬裕日子。剛纔我覺得一個人，有了那許多錢，是個累贅，現在我不覺得累贅了：剛纔我覺得是不過得了些錢財，現在我覺得所得的是希望，是享福。

我心裏作這種盤算的時候，神色是什麼樣，我自己並不曉得；我看見聖約翰挪一把椅子，放在

我背後，請我坐下，還叫我不過於驚擾，淡定些。我推開他的手，說道：

『我請你明天寫信給狄阿納同瑪理，請她們立刻回家；狄阿納說過，只要每人有一千金鎊，就覺得很富裕，若是每人有五千鎊，是更好了。』

聖約翰說道：『你告訴我，那裏有水，我去取一盃來給你喝，你一定得好好安靜坐下，不要激動。』

我答道：『不要胡說！假使你得了這一份遺產，你怎麼樣呢？你能夠不離開英國，娶了俄利華小姐，安安靜靜的作人麼？』

他答道：『你的心思散亂了。我把消息告訴你，告訴得太驟了；你太受了激動，你支不住了。』

我答道：『利瓦士先生！你令我不耐煩，令我着急；我是很清醒的，並不擾亂，是你誤會我的意思；你特爲誤會我的意思。』

他說道：『也許你解說給我聽，我可以懂得清楚些。』

我答道：『解說麼！解說什麼？你還不明白麼？二萬金鎊，平分給叔叔的四個姪女，姪兒，不是每人五千鎊嗎？我要你寫信給你的姊妹，告訴她們所分得的財產。』

他答道：『你說是你所分得的財產。』

我答道：『對於這件事，我已經把我的意思告訴了你；我不能再想別的主意。我不是個爲己，不公道，受恩不報的人。況且我已經決意，要有個家，有親戚。我歡喜你的住宅，我就住在你的住宅；我喜歡狄阿納瑪理；我一生就要靠近她們兩位。我有了五千鎊，我就很快樂；很得利益；若是二萬鎊，我就覺得難過，覺得是受罪；況且這二萬鎊，原不該我一個人獨得的，按照法律，雖然歸我獨享，按照天理，是絕不應該的。多餘的錢財，我不要，我放棄了，轉給你們。請你們不必反對，不必再討論；我們就一致同意，立刻定奪。』

他答道：『你是受了激動忽然發生出來的意思；你該放長日子，慢慢的想透了，那時候你所說的話，纔能算數。』

我答道：『呀！你若不是懷疑不決的，不過是恐怕我無誠意，我卻很放心。你看我這個辦法公道不公道？』

他答道：『你這個辦法，不能不說是公道；但是，習慣相違背，況且這全部遺產，原是你該得的；』

是你的親叔叔經營得來的；他喜歡分給誰，是很可以自由的他喜歡遺下給你。論公道，你可以完全領收；你當作是完全是你自己的，良心上是很可以過得去的。」

我答道：『我是良心情感，同時並用的：我要隨着我的情感辦，我很少機會，照情感用事。假使你拿一年的時候，同我辯論，反對我，麻煩我，我也是不能依你的，我不容易見着一線光明，得了機會，酬答你們救命之恩萬分之一，我是歡喜極了，我絕不能放過這難得機會。』

聖約翰說道：『你此時是這樣想，因為你並不曉得什麼叫作有錢，有了錢，就有多少享受；你不曉得二萬鎊所能作的事；你有了這些錢，就可以進上等社會；你不曉得你的前程——』

我截住他說道：『你卻不曉得，我要兄弟姊妹的愛情，比什麼都要緊。我從來未享過家庭之福，我從來未享過手足之樂；我現在一定要享天倫之樂；你這時候，還不能認我作至親麼？』

他答道：『柘唔；我願作你的表兄，——我的姊妹，就是你的表姊妹，——不必要同你平分遺產作條件。』

我答道：『是的，你願作我的表兄，不過當我是個遠親，遠離我千萬里！你的姊妹是我的表姊妹，

卻在生人家裏當奴隸！我坐擁厚貲，既非我自己努力賺來的錢，又非我自己配受的！你們卻還是莫名其妙，這叫平等嗎！這叫手足至親嗎！這是親近嗎！這是依戀嗎！

他答道：「柘晤，你要享至親之樂，家庭之福，還有別的法子好想你可以嫁人。」

我答道：「你又胡說了！嫁人麼？我不要嫁人，我永不嫁人。」

他說道：「你說得太過火了。這是句冒險的話，可見得你現時很受激刺擾動。」

我答道：「我並不說得過火：我曉得我自己的感覺，我的意思，很反對嫁人。沒得人會因為愛我娶我的；我不能把嫁娶的大事，當作買賣看。我又不要生人——我不要外人，與我不表同情的人，與我不同的人；我要親戚；我要情投意合的人，請你再說，你願作我的表兄；你對我說這句話時，我覺得很滿意；請你再說，請你再說。」

他答道：「我能再說。我知道我永遠是愛我的胞姊妹的；我也知道，我為什麼愛她們——因為她們有德性，有學識。你也有道德，也有學識；你的好尚同習慣，很像狄阿納同瑪理的；我看見你是很喜歡的；我同你能交談，心裏是極舒暢的。我覺得我能夠自然而然，很容易在我心裏找一個地方，容

納你是我第三個年紀最小的姊妹。」

我答道：「謝謝你：今晚我很滿意。你此時可以走了；你若是再停留，你又要疑心我，麻煩我。」

他說道：「愛邇小姐，這間村塾怎麼樣呢？我猜是要關門的了？」

我答道：「不能，我還是當我的校長。你一面找人接我的手。」

他贊成，微笑，同我拉手，他走了。

我不必細說，我費了許多唇舌，要辦到均分遺產的事。其中有多少為難。但是我的意思，是十分堅決，不能搖動的：我的老表們，也曉得我立意極堅決，以為我辦事很公允；他們也曉得，假使他們處我的地位，他們也同我一樣，要平分的；後來，他們纔肯答應，請公斷人解決。公斷人就是俄利華先生，同一位很有才能的律師；他們都與我同意：我果然得實行我的意思。於是簽押平分遺產的證書：聖約翰，狄阿納，瑪理，同我四個人，平分這個遺產，我們各人，都可以過寬裕的日子了。

第三十四回 拒婚

我們把平分財產的事辦好，快到聖誕節，也要放假。我就關了村塾，我既然走了財運，不能就無所表示的，同學生們分手。一個人有了餘財，分惠些出來，是覺得高興的，學生們都是很喜歡我的。我心裏覺得很歡樂，我能夠得這幾十個天真爛漫的學生的心，我是非常之暢快。我還告訴她們，以後我每星期必來看她們，教她們一點鐘。

此時村塾有六十個學生，我看她們出了課堂，我關了大門，加上鎖，手上拿鑰匙，同幾個我最歡喜的學生多說幾句話：我這幾個得意學生，舉動謙讓，大方有禮，又很有知識，毋論同國內那裏的鄉下女子比較，都比得上。這句話，卻不是輕易說的；因為我後來到過歐洲好幾處鄉下，我曉得我們英國鄉下女子是最有知識最有禮，最自重的，她們頂好的鄉下女子，都比不上我的摩遜敦鄉下女子。

散學的時候，利瓦士走來看，等到學生都走了，他對我說道：『你吃了許多日子的辛苦，你以為得到賞賜麼？你不覺得你辦了些好事，心裏歡樂麼？』

我答道：『我覺得。』

他說道：『你不過辛苦了幾個月，若是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增進人類的道德，你不以為這光陰不是白過了麼？』

我說道：『我很以為然的，不過我不能永遠這樣作：我一面要教人，一面也要享受天賦我的本能知識，此時我就要享受；你不必對我再提起義塾的事：我此時不辦義塾，撇開了好好的享受。』

他聽了臉上很嚴肅，問道：『現在什麼呢？你忽然又認真起來，你要作什麼？』

我答道：『我要活潑，盡我的能力活動活動，第一件，我請你讓漢納走開，你另找人伺候你。』

他問道：『你要用她麼？』

我答道：『是的，我要她同我到莫邇郝，到你的住宅：狄阿納同瑪理，一星期之內，就回到家裏來，我要先把地方都收拾好，預備她們來。』

他說道：「我明白了；我原先以爲你要遠行，還是這樣的好；我打發漢納同你去。」

我說道：「你告訴漢納預備明早走；我把課堂鑰匙交給你；我住屋的鑰匙明早交你。」

他接了鑰匙，說道：「你卻很高興交鑰匙，我卻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高興；我不曉得你不教書，你打算作什麼呢。你現在有什麼目的，什麼用意，什麼志向呢？」

我答道：「第一件目的是把那所住宅，通身大打掃；第二件洗刷摩擦那所有的地方東西，擦到閃光；第三是把椅桌等等都擺好了，要擺到同算學那樣的整齊，有秩序；隨後我要毀了你，花許多錢買柴炭，把所有的屋子都弄得暖暖的；我們的姊妹快到的前兩天，我就同漢納兩個，打雞蛋、洗葡萄乾、磨香料、作糕餅、烹調食物，預備過節，你是個外行，是全然不會懂的我的用意。不過是下星期四之前，把什麼都完全預備好，歡迎狄阿納瑪埋回家。」

聖約翰微笑，卻還是不表示滿意，說道：

「暫時這樣辦法，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我很莊重的告訴你，這不過是一時的高興，過了之後，你總要想作點重要事體，不能埋頭在家務裏。」

我攔住，答道：『世界上最好的事毋過料理家務！』

他答道：『不然，柘唔，不然：這個世界上的事，是沒得結果的；你不要設法要見結果：這個世界上，是不容我們歇息的；你不要學懶惰。』

我答道：『我並不想懶惰，我要忙碌。』

他說道：『柘唔，眼前我隨你去：我只能讓你享兩個月的新境界的福，讓你享受家庭至親的歡樂；此後我卻要你的眼光看得遠大些，不要埋沒在家裏，享姊妹同聚一堂的福，這不過是自私自利，享受文化的幸福。我希望你找用武之地，施展你的能力。』

我很詫異的望着他。

我說道：『聖約翰，我以為你說這種話，你的心眼太不好。我是預備同王后一樣的享福，你卻要想法激動我，要我躁動，為的什麼呢？』

他答道：『我要你施展你所受於天的本能；將來有一天，上帝要查問你，把他所給的本能，作什麼用。柘唔，我將來是要很煩心，很留神的監察你，——我不妨先警告你，要範圍你，不要你過於把

心的本能，多用於那種家務。你不必太過依戀至親，不要把有用之才，糟踐了在無用的小事上。柘晤，
心聽見麼？」

我答道：「聽見；好像是聽你說希臘話一樣。我覺得我是很該享受歡樂的，我拿定主意，一定要享受。我走了！」

我到了莫邇郝住宅，很忙的打掃收拾；漢納也是一樣的忙碌；她看見我把那住宅通身翻騰過來，忙着打掃布置，忙着預備過節的食物，樂此不疲的忙碌，她看見了很歡喜。我們足足亂了兩天，其後慢慢重新布置，安排得很有秩序，我看了自然是高興。我原先曾經去過某處，置了些新家具；我的老表們，擬定一個數目，任從我布置，一切閒居的屋子同臥室，我不更動，我曉得她們姊妹還是願意擺着舊家具，不喜歡看見新置的東西。但是不能不添置幾件。我買了些地毯、床幔，置了幾件銅製瓷製的裝飾品，還有鏡子衣櫥之類，雖是新置，卻是樸素，並非金碧輝煌的。有一間向用不着的客屋，同臥室，是重新收拾起來，用的是舊家具，所有過道，鋪上帆布，樓梯是鋪毯子。我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後，我一看這所住宅，從外面進來，雖是荒涼，裏面卻是很舒服的。

到了星期四，我們曉得她們兩姊妹，天將黑的時候，纔能到家，要早些樓上樓下都生好火，廚房是布置好到十分滿意；我同漢納都穿好衣裳，預備歡迎她們。

聖約翰先到。我原先告訴他，等到一切都布置好，他纔好回家。他走進來，看見我在廚房裏烤餅，預備吃茶的。他走近火爐邊，問道：『你作了許多管理家務的女僕的事，你滿意了麼？』我就叫他同我樓上樓下各處細看一遍，就算是我的答話。我很費點事，他纔肯看一遍。是不過是打開房門，從裏一看，他只說我費了許多事，很辛苦了幾天，卻並不說一句喜歡的話。

他這樣不表示高興，我覺得是冷水澆背。我以為有些改變的布置，是他不甚喜歡的。我問他『不是這樣意思；我問他的時候，露出灰心的神色，是無疑的了。』

他答道：『不是的，我曉得你很知道我們的意思，凡是不必更動的，是絕不更動。』他問我布置這間屋子，費了多少時候，又問我，某書在那裏。

我指架上的一本書，他自己取下來，走到窗子去看書。

我不妨告訴讀者，我不喜歡他這種舉動。聖約翰原是個好人；但是我覺得他很有自知之明，說

他自己是個不親熱極冷落的人，他覺得一切人事同什麼喜怒哀樂都是不相干的事，他的志向和他的志向好，是無疑的了；但是他這個人，是好動不好靜，看見他人不好動是不甚以爲然的。我看他這個人，太過冷落，不能作女人的好丈夫，當他的妻室，是不能十分歡樂的。我是很自然而然的知道他愛俄利華小姐，不過是耳目之愛。我曉得他很看不起閨房歡樂，很不喜歡沉埋在溫柔鄉裏的。我看他是個非凡的質地，上帝用大刀闊斧劈成的大器，是個辦大事建大功的草昧英雄，是個立法創制，開疆闢土的大人物；不是一種美術品，若是把他放在溫柔鄉裏，是絕不能歡樂的。

我心裏想道：『這樣的一個客屋裏，不是他的地方，北印度的大雪山頂，或是荒寒叢莽中，或是非洲僻遠瘴癘之鄉，纔是他用武之地。怪不得他不要享受家庭幸福；他要在有危險的地方，有爭鬪的地方，可以施展他的果毅剛勇的性質，他纔肯說話，纔肯作事，作個首領，作個出類拔萃的人，若是在家庭裏頭，他是不會享福的。我此時明白了，爲什麼他要作傳教士。』

這時候漢納喊道：『她們到了！她們到了！』隨卽打開大門，那隻狗很歡喜的叫喊，我就跑出去。天色已黑了；我聽見車聲，漢納點着燈，馬車在門外停住；她們姊妹們走進來，她們同我接吻，同漢納

接吻，撫摩狗，先同我們問好，隨即走進屋子。

她們走了許多路，都冷僵了；在爐邊一靠，滿臉都是笑容。車夫同漢納一面搬行李進來，她們一面問聖約翰在那裏？這時候他從客廳裏，慢慢走出來。姊妹兩個立刻摟住他的頸子，他同姊妹們談淡定定的接過吻，說幾句歡迎的話，站在那裏，讓她們對他說話，隨後叫她們一回子進客廳來，他就走回他的原地方。

我已經同她們點着蠟燭，預備她們上樓，她們先吩咐幾句優待車夫的話，纔跟我登樓。她們看見一切的布置，是非常歡喜；她們歡喜，我自然也歡喜。

這天晚上，是歡樂極了。她們兩個人說了好些話，很稱贊我的布置，可以蓋得過聖約翰一言不發。他是很真誠的要看見他的姊妹回家；不過對於她們這樣歡樂是不能表同情的。我很看得出，他並不享受當天晚上這種歡樂，很望過明天安靜些的日子。我們吃過茶之後，有一點鐘，聽見有敲門聲。漢納進來說：『有一個窮苦孩子來，要請利瓦士先生去看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快死了。』

聖約翰問道：『漢納，她在那裏？』

漢納答道：『住在錫克洛，離這裏有十四五里，一路都是很不好走的。』

他答道：『你去告訴他，我就去。』

漢納說道：『先生，我看你不要去。那條路晚上是頂不好走的；簡直的是無途徑可尋的。況且風極大，天氣是酷寒。不如告訴他，明早去。』

但是他已經走到過道，披大衣，絕不出一句怨言，就走了。他走的時候，是九點鐘，回來的時候，已是夜半，他又餓又乏，臉上卻比未去之先，還要高興得多。他是覺得盡了天職；替人出過力；覺得力量作事，有力量克己，不享舒服，以為得意。

我恐怕這一星期裏，他很有點不耐煩。我們無一定的事做，只享受家庭歡樂。狄阿納瑪覺得，前程很好，又換了新空氣，新景象，在家可以自由，非常之歡樂；從早至午，從午至晚，無一刻不是快樂的。她們是很能談的；談的話是極聰明，極新鮮，我可以終日聽她們談，不生厭倦的。聽她們談話比作什麼事都好。聖約翰雖不怪責她們，卻是遠遠的躲開；終日都是出門他所管的教區是很大的，居民都是分散住在各處，他去探問窮民病人事體是很夠他忙的。

有一天早上吃早飯時候，狄阿納很尋思了一回，問聖約翰道：『你的計劃，還未改變？』

他答道：『未改，我的計劃是不能改的。』隨即告訴我們，來年一定動身。

瑪理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問道：『洛沙曼俄利華小姐怎麼樣呢？』瑪理一把這句話說出口，好像立刻後悔，要收回這句話不說。聖約翰吃飯的時候，往往是不應酬別人的。他一面吃飯，一面看書，——這時候把書關起來，抬頭說道：

『洛沙曼俄利華小姐快要嫁給一位很有關親戚的格侖庇，他是格侖庇爵士的孫子，將來是承受爵士財產的。這是小姐的父親，昨天告訴我的消息。』

她們姊妹兩人，四目相視，又看看我；我們三個人，都轉眼看他；他卻是淡定，一如平時。

狄阿納說道：『他們的親事，一定是匆忙草草定局的，他們兩個人相識的日子，是不會甚久的。』

她答道：『不過兩個月，是在某家的大跳舞會初相識的。但是兩方既無反對人，是門第都相稱，原不必相識甚久的，只等爵士把大宅收拾好了，他們就結婚。』

我聽了這消息之後，第一次遇着他，並無別人在座，我禁不住探問他聽了這個消息，是否難過：

但是他看得不算得什麼要緊，不必同他表同情，我反覺得有點難爲情，我就不願往下追問。況且，我久已不同他談話；他是很寡言冷落的，我同他說坦明話，不過是受他冷水澆背。他原答應過，把我當姊妹相待，卻並不實行；現在我雖然住在他家裏，他卻同我很疎遠，還不如從前我當義塾先生的時候那麼接近。我記得從前有過一次，他把心裏的祕密告訴過我，現在他待我如此冷落，我有點不甚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這時候，他忽然抬頭同我說話，我覺得很詫異，他說道：「柘梧，你看見了我打了一仗，我打勝了。」

他忽然對我說話，我很有點驚訝，我並不立刻答他：停了一回，我纔答道：「你真有把握，你覺得不是同好些大將一樣，仗是打勝了，卻是損失太重，得不償失的？你若是再打一個勝仗，你就要毀了。」

他答道：「我看不至於；假使是損失太重，也算不了什麼；因爲此後我不必再打仗的了。這一仗是大局決定好了；我的前程很光明；我感謝上帝！」說完，他又看書不響。

隨後狄阿納、瑪理同我三個人過了不多幾時，也就照常的淡定下來，過家庭的安樂日子，我們就各人作各人的事，讀書、作學問。聖約翰在家的時候多些，同我們坐在一間屋子，有時一坐是好幾點鐘。瑪理作畫，狄阿納埋頭在書本裏，我是專心學德文，他是學一種東方的語言文字。

他躲在一角，好像是很刻苦的功用，有時卻很留心察看我們，我們若是偶然看見他，他急急的轉眼看他那本東方語言文法，過了一會，又察看我們。我很以為奇怪，心裏很要追問。還有一件極不相干的事，是我每星期總要去看義塾一次，有時遇大風雪，或是落大雨，狄阿納姊妹，總是苦勸我不必去，他卻不然，毋論天氣是極不好的，他總是勸我去的。這件小事，我心裏覺得奇怪，心裏也要探問。他往往對他的姊妹說道：『你們以為柘唔是個身體軟的女子，你們看錯了。她可以受山上的大風，淋大雨，冒大雪，也同我們一樣。她的身體，是很強健的；——可以受辛苦的，不怕天氣變更的。』

經他這一說，我看了義塾回來，有時很倦了，有時很受了風雨，我不敢訴苦，我很曉得我若是說一兩句埋怨的話，他聽了是不高興的；甘受辛苦，他是喜歡；不甘受辛苦，他是難過的。

有一天下午，我傷風，我就同他說好，我不去看義學。他的姊妹們替我去；我讀德文詩集；他讀東

方文字的文法，有一回子，我稍改功課，譯德文，偶然看他：我又看見他的兩隻藍眼睛，專心的看我，他這樣的穿透心的看我，看了多久，我卻不曉得。他的眼神，是很尖很冷的，我覺得犯了迷信，覺得是個什麼鬼怪。

他問道：『柘唔，你作什麼？』

我答道：『學德文。』

他說道：『我不要你學德文，我要你學印度文。』

我問道：『你不是說笑話麼？』

他答道：『我這句話，是很認真的，我一定要你學：我告訴你，是爲什麼緣故。』

他隨即對我說，他現在所學的，就是印度文：他一面學，一面卻把從前所學的忘記了；若是有個人跟他學，他就可以把最初學的，教給那個人，他自己就可以不至於忘記；他心裏想過許久，或是要他的姊妹當學生，抑或要柘唔當學生；他現在決意，要我當他的學生，因爲我能夠耐煩久坐，專心作功課。他問我肯不肯幫他，當他的學生。好在不必當許久。至多不過三個月，他就要動身。

聖約翰這個人，是不好違抗他的。我就答應了他。狄阿納同瑪理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她們的學生，變了他的兄弟的學生了；她們見了大笑，說道：『聖約翰若是勸她們學印度文，她們是不幹的。他很安詳的答道：『我很曉得。』』

我覺得他是個很耐煩的先生，不過也是太認真。太求全責備些；他的期望太切，要我學許多；若是我副他的期望，他是讚不絕口的。慢慢的他就有了操縱我的權力，奪了我的思想自由，被他的讚美束縛住了。我變了不大敢說話，不敢大笑，因為我曉得他不喜歡我太活潑。我很覺得他要我凡事都得認真，我在他面前，也就變了一種冷落的人。他叫我去，我就去；他叫我來，我就來；他叫我作這個，我就作這個；他要我作那個，我就作那個。但是我不甘作奴隸的；我有許久，心裏只寧願他不理我。

有一天晚上，我們要分散回房就寢的時候，他同他的姊妹們接吻，他同我拉手，一向都是如此的。狄阿納這時候，偶然好開頑笑，對聖約翰說道：『聖約翰！你常說你待柘晤，當作第三個姊妹；但是你並不是照着姊妹待她；你該也同她接吻。』』

狄阿納把我推到聖約翰面前，我覺得狄阿納這種舉動不對，令我迷亂；及正在這樣想的時候，

聖約翰垂低頭向我他的希臘式的臉，正對着我的臉，他的眼，看我的眼——他同我接吻，世上原無所謂石人像的接吻，或是冰雪像的接吻，若或果然有之，我這位老表的接吻，必定兩者居一。但是也許有所謂試驗式的接吻；他的接吻，就是個試驗式的。他接過吻之後，立刻看我，看有什麼效果；我很曉得，我並無新奇的神色，我曉得我的臉，並不發紅；我許臉色有點發白，因為我覺得這一接吻，好像是要把我的自由心性，束縛到牢不可破的了。從此以後，他沒一次忘記過同我接吻的，我是安詳端莊的讓他接吻，他好像覺得很歡樂。

我是天天都要使他歡喜；但是我卻要半壓住自己的心性，改變我的好尚，收斂我的才具，纔能令他歡喜。他要教我置身在極高的地位；是我所作不到的；他總要我躋升到他所立的標準，這又是我萬作不到的。如同要把我五官不甚端正的面貌，改作希臘式；把我的綠色眼睛，改作海水藍，如何能夠作得到呢。

況且我另有一件事，使我的心或志或志的很不安。

讀者也許以為此時我的環境不同，我的前程不同。就把洛亦特忘了。我卻並無一刻能夠忘記

他的意思，深印在我心裏，是不能磨滅的。我毋論在什麼地方，都很打聽他的現狀；我教村塾的時候，一走到我自己的住房，就想到他，我住在莫邇郝住宅，每晚歸房就寢的時候，也必想到他。

我因為承受遺產的事，常同比列斯狀師通信，我問過他洛赤特住在什麼地方，身體好不好；但是果不出聖約翰所料，是無處打聽的。我於是寫信問弗菲士太太，求她把消息告訴我。我以為一定可以得消息的，她一定快快的答我的信，不料等了兩星期，無回信；一直等了兩個月，送信的人，雖是來過多少次，卻並無弗菲士太太的回信，我心裏覺得非常着急，非常難過。

到了春天，風景很美，我卻不能享受。到了夏天，狄阿納說我有病容，很想法振作我的精神，要陪我到海邊養息。聖約翰卻反對她；說我並不是要消遣解悶，要找事做；他說我作人毫無目的，要我立一個目的；我猜他以為我還不夠事做，替我加上許多功課，要我用苦功；我變了個傻子，向來想不去抗拒他，——也不能抗拒他。」

有一天，我因為覺得很失望，走進課堂，無甚精神。早上漢納告訴我，來了一封信，我下樓，拆開一看，不過是比列斯的信，說些不要緊的事。我起初原以為一定是我久盼未到的回信；於是大失所望，

我禁不住滴了幾點眼淚，我到了課堂，作那種爲難的功課，我滿眼又是淚。

聖約翰叫我到他身邊讀書，我要讀，也讀不成聲；只有嗚咽。此時只有他同我兩個人在小客屋裏；狄阿納是在大客廳彈琴，瑪理在園裏種花。他看見我滴淚，毫不詫異，也不問我爲什麼緣故；只說道：「柘唔，我們稍歇幾分鐘，等你淡定些。」我一面用力節制我的感動，他一面靠住桌邊，看我好像是醫生看病人。我擦擦眼淚，作功課，作完了。他把我的書同他的書，都收起來，鎖了抽屜，對我說道：「柘唔，你須出去散步；我陪你。」

我說道：「我請狄阿納，瑪理同去。」

他說道：「不必，我今早只要一個同伴，只要你去換衣服；從廚房門出去；向某條路走；我一回就來。」

我不曉得有什麼適中的法子，可以推諉；我平生對待性情執拗，不講情理，同我反對的人，我向來是走極端的，不是完全屈服，就是完全反對。我是常常屈服，屈服到極點，我卻要大反對的；此時我並無反對的理由，我就聽他的調動。不過十分鐘，我同他並排的在路上走。

這時候吹的是西風，景致是很美，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遍地都是青草黃花，四圍都是山，走到一堆亂石，聖約翰要我歇歇。

我坐在石上，聖約翰站在我身邊，他四圍都看看，看了好一回，大聲說道：

『我到了印度恆河邊睡着了，再夢見這個地方，再過許多時，我永遠長睡不醒，夢的又另是在一條黑河的河邊。』

這種話是很奇怪的話！他坐下有半點鐘，我不說話，他也不說，隨後他說道：『柘梧，六個星期內我就動身；我已經在東印度船，定了艙位。是六月二十放洋。』

我答道：『上帝保護你；因為你擔負替上帝作大事。』

他說道：『是的，這就是我的光榮，我的快樂。我替一位永遠不顛仆的主人作事。我此一去並不受人類的引導，也不受我們同類的可憐蟲的不完全法律，不受他們往往錯誤的節制；我的國主，我的先師，指揮我的人，是個完全盡美盡善的主人。我身邊的人，並無熱心願同我去的，——同我去辦這樣的大事，我覺得很詫異。』

我答道：「你所說的人那裏有你這樣的大能力；能力薄弱的人，不應該同有大能力的人同去擔任這種大事業。」

他說道：「我不對能力薄弱的人說話，我並不想及他們；我只對配作這種大事有大能力的人說話。」

我答道：「這種人很少，也不容易找得着。」

他說道：「若是找着了，我是要激動他們的——力勸他們出力——指示他們有天授的能力，是不好錯過，——請他們居於上帝選人之列。」

我說道：「倘然他們有這種資格，他們自己的心，不就可以告訴他們去作這種大事？」

此時我覺得好像受了迷的很恐怕他說出一個字來；立刻把我迷住，擺脫不開。

聖約翰問道：「你自己的心說什麼？」

我覺得很受打擊。說道：「我的心是個啞吧；我的心是個啞吧。」

他一點也不放鬆我說道：「你的心既然是個啞吧，我只好替你的心說話。柘唔，你同我去印度：

作我的幫手，幫我作事。」

我此時覺得天翻地覆像的，好像天上有人對我說道：「你來呀，幫我們呀。」但是我並不是個聖徒，——看不見說話的天使，——我不能奉召。

我喊道：「聖約翰！你該憐恤我！」

他這個人自以為是奉行天職的，不曉得什麼就叫憐恤，什麼叫作悔恨，我哀求他憐恤，他是不管的。他說道：「天生你這個人，是要你作傳教士的妻室的，不是要你享溫柔戀愛之福的。你一定得作傳教士的妻室。你是我的：我要娶你，——不是爲的享歡樂，爲的是替上帝作事。」

我說道：「我不配作這種事體。」

他早已計算好，我有這種的反對話；他聽了，毫不着急。我看見他又住手，靠住石頭，是預備進攻，一直要攻破爲止。

他說道：「柘晤，基督教的道德是拿謙遜作基礎的：你說你不配，這句話何嘗說得不是。但是誰是配作這種事的？就是奉命去作這種事的人，又何嘗自己以為是配的呢？拿我而論，我不過是塵土。」

我同聖保羅一樣我是個極大的罪人我卻並不因為我自己是個罪人我就畏縮不前。我曉得上帝是公道的，有大能力的；上帝既挑選了一個能力薄弱的人，去作這種大事，上帝一定幫助我才力之所不及。柘唔，你該同我一樣想，同我一樣的信天。」

我答道：「我不曉得傳教士的過活：我未研究過傳教士所作的事。」

他答道：「我雖是個無用之人，我卻能夠幫你：我可以指點你作什麼，時時刻刻的幫助你。這不是初起首的話，後來你自然就都曉得，你自有才能，不必我幫助。」

我說道：「但是我的能力呢？我的能力在那裏？我不覺得我有這種能力。你一面對我說了這番話，我的心絲毫不爲所動。我看不見一線光明，絲毫不能振刷我的精神，鼓動我的興致。我但願你曉得我的心。此時如在黑暗監獄，心裏是非常之害怕——我所害怕的是萬一不幸，我爲你所勸動，貿然去作我所作不到的事！」

他說道：「我有話答你——請你留心聽我說。我自從初次見你之後，就起首留心觀察你；我觀察你有十個月了。我用了許多法子試驗你。我根把你試驗出來，你在村塾的時候，我試驗出你對於

不習慣的事，不願意辦的事，你居然能夠認真竭力的辦；我看出你是很有才能很有操縱的；你一面約束人，一面還能令人歡喜你。你原是個孤另赤貧的女子，忽然坐擁厚貲，不爲所動，處之泰然，——可見得你是富貴不能淫的。你得了遺產，立刻就慨然平分四份，你自己只留一份，把那三份分給我們，要辦得極公道，可見得你是很能犧牲的。你本能的極願意學德文的，經我一勸，你就毅然決然的拋開，跟我學你不願意學的印度文，不過爲的是捨己從人；你又用全副精神刻苦的用工；一毫不憚煩難，凡是我所求的資格，你應有儘有。拓晤，你聽話、勤力、不爲己、有恆、可靠、有膽、很溫和、很豪邁；你不必不自信，——我樣樣都相信你。你教印度人讀書，幫印度女人的忙，最合式不過的，確能做我的好幫手。』

他勸我的話，慢慢的一步一步深入。我的心裏，好像四面都是銅牆鐵壁圍住，我想逃恐怕也不容易逃脫，我只管閉住眼，也不相干，他末後這一番話，已經深入我的心，我一生所作的事，原是泛濫無歸的，現在被他定出範圍，堅固的了。他等我答話。我要他讓我細想一刻鐘，再答他。

他說道：『我讓你想。』隨即站起來，往上走幾步，坐下。

我心裏想道：「讓他這一說，我誠然是能夠辦他所要我辦的事，但是我覺得久在印度熱地於我很不相宜。不過他是不管這一層的；我若受不住，死了，他只是淡淡定定的，隨我回去見上帝。英國原是我戀愛之地，但是同我也不相干。我現在是自己過日子，不必有洛亦特相伴，若是終天日夜的胡想，要盼望有一天，我可以再同他會合，是毫無道理的。這種日子，既然是不可得，自然是另定計劃，另找事做。聖約翰勸我去作的事，豈不是最有榮耀的事麼？我的愛情希望，已經都被摧殘了，只好去作這種大事。我看我是該答應他的，然而答應了，我又恐怖。我若是同聖約翰去的話，我就是丟了一半的我；我若是去印度，一定是早死的。從英國到印度，在路上的時候，我作什麼呢？到了印度之後，與我未死之前，中間的時候，又作什麼呢？我明白了！我去到替他盡力作事，受盡多少辛苦，他是一定能滿意的。我若是不同他去就罷，若是果然同他去，我是要犧牲一切的，作個完全的犧牲。他是不能戀愛我的；卻是很以我爲然的；我可以使他看見他向來所未見過的力量，他所想不到的方略。我曉得，我是很能勞心勞力的，同他一樣。」

我又自己對自己說道：「既然是能作得到，又何必遲疑，何必不答應他呢？但是有一件最可怕，

他要我嫁他，他於我是毫無愛情的，他對待我，還不是同我面前那塊大頑石對待我一樣的嗎？他要我，不過是如同一個兵丁要槍刀。我若是不嫁他，這一層原可不必深慮；但是我卻曉得他毫不愛我，我能嫁他麼？他爲辦事之見，爲外觀起見，是要作出種種戀愛我的情形的，我能夠裝糊塗相信他是出於自然的麼？這樣的犧牲，是絕不應該的。絕對作不到的。這一層我萬作不來。我只能還是作他的表姊妹；可以陪他去，不能作他的妻室。我就這樣答他。」

我看看他：他立刻站起來，走向我。

我答道：『我肯陪你去印度，但是你得讓我自由。』

他說道：『你這句話不清楚，須加注解。』

我答道：『向來你是當我作義姊妹；我當你作義兄弟；我們還是不改——我們卻不必結婚。』

他搖頭說道：『我這件事，是不能容我們這樣的。假使你是我的親姊妹，又當別論，我就帶你同去，不找妻室。既然不是同胞，若不結婚，是不能去的，因爲內裏有種種窒礙爲難。拓晤，你一想就明白。』

我是很想過的，但是我曉得我們兩個人並不相愛，自然是不應該結婚，我就告訴他道：『聖約翰，我當你是兄弟，你當我是姊妹，我們還是這個樣，不必更改。』

他答道：『這是不可能的。你要記得，你說過同我到印度。』

我答道：『卻是有條件的。』

他說道：『好呀。我先說大旨，你是不反對同我離開英國，同我合力同作。這是你已經答應的了，你是不會退縮的了。你現在要想想看，怎麼樣能夠最易達目的。你把所有的一切感覺、意思、思想、目的，都化作一種單簡的辦法，好去替上帝辦事。既然是這樣，你不要兄弟，只要個丈夫；我也不要姊妹，因為姊妹是隨時可以撇開，我脫離我的。我要的是妻室，我能夠左右她的，一直留在我身邊，到我死了為止。』

我答道：『聖約翰，你得另找別人，另找一個同你合式的。』

他答道：『你說的是對於我所作的事合式的。我又要告訴你，不相干的人，是不成的：我要個人同去傳教的。』

我答道：『我可以把我的能力，給傳教士，不能把我的身體給他；不過是加軀殼於靈魂。他不必要軀殼；軀殼還是我自己的。』

他答道：『你不該如此。你以為上帝只願意要一半的犧牲麼？我作的是上帝的事；我是收你在上帝的麾下。我不能承收一半。』

我答道：『我把我的心送給上帝，你不要我的心。』

讀者呀，我不敢說我這句話不帶點譏刺他。我一向心裏是害怕他。因為我不曉得他這個人。因為我不懂得他清楚，故此害怕他這個人。到底有幾分是神聖。有幾分是世人，我從前是說不出來的。此時同他深談，他卻很揭露他自己，我就把他的性情分析得清楚。我很曉得他的短處：他的弱點，我此時看得他很清楚。他完全是個世人，並無所謂神聖，他蒙面的橫蠻霸道，讓我揭開了。我既曉得他的弱點，我的膽子就壯起來。我覺得他不過與我同等，我可以同他辯駁，我可以拒絕他。

他聽了我末後那兩句話，他不響。我隨後轉眼看他。他原來是心眼看我。好像是要說：『你說的是譏諷話麼？是譏諷我的話麼？這是什麼意思？』

過了一回，他說道：『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所談的是件大事，不可以說輕侮話的，說輕侮話是犯罪過的。』柘晤，我相信你說你的心是許給上帝，是句真誠話，我所望也不過如此。只要你的心，同人撇開，全爲上帝。你就全副精神，催促人類入上帝國，你自然就作一切能夠催促進步的事。我一想，我與你能夠結婚，把兩個人的軀殼靈魂，合而爲一，那催促進步的力量自然是猛得多。非兩體結合，是不能的。你就可以把一切不相干的爲難，什麼愛情意願，都可以撇開不管，你立刻也要想到，我們是必須結合的。』

我只很單簡的說道：『我都要撇開麼？』我一面看看他的面貌，誠然是五官端正，是個美男子，惟是太過嚴厲可怖；看看他的眉心，威重是有的，不過欠開展；他的兩眼，誠然是有光，看人能深入，卻不溫柔；他的身材是很高大的；我於是試試當作我是他的妻室。我曉得，我是絕不能的！作他的火計幫手，是可以的；同他遠渡重洋，同他同受東方烈日的灼曬，同他過沙漠，我都可以作得到，讚美他的勇氣毅力，低首下心，受他的調度，分別開他有幾分是基督教人，有幾分是平常人；敬重他的美德，寬恕他的短處，我都可以作得到；作他的幫手是可以的，常常受苦，也不計較。但是我只管軀殼受苦，我

的心是要自由的。若是這樣，我還可以保全我不作奴隸的本性。總還有個我存在，他毋論怎樣嚴厲，是不能摧殘的。若是作了他的妻室，常時被他束縛在左右，常時受節制，不由我的本性發露，使我的本性在內裏焚燒，不容我叫喊一聲，慢慢把我的生機燒化了，——這是我絕不能受的。」

我想到這裏，就喊道：『聖約翰！』

他冷冷的答道：『怎麼樣？』

我答道：『我自由的答應你，同你去作個傳教的幫手；不礙當你的妻室；我不能嫁你，變作你的
一體。』

他答道：『你一定得作爲我的一體，不然，你是空答應。我現年不到三十歲，你不過是個十九歲的女子，你不嫁我，叫我怎樣帶你去？我們到了那裏，是常時在一起的，有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有時要同在野蠻部落裏，不結婚怎麼能作得到呢？』

我很單簡的答道：『既然是怎樣，你就當我是個同胞姊妹，或是當我是個傳教的教士，還不是
一樣的辦事嗎？』

他答道：「人家曉得你不是我的同胞姊妹；我不能告訴人你是我的同胞姊妹，說了是要犯疑的。你的頭腦雖然是個男子的頭腦，你的心還是個女子的心，這是不能的。」

我帶點輕蔑他的腔調，說道：「很可以的。我是有女子的心；對於你，卻毫無關係；我對待你不過是有同伴的恆性；我還可以說，我還有一種同仇敵愾的坦白、信實，同胞的義氣對待你，還敬重你，受你指揮，如初入教的對待大祭師。我對待你，不過如此——你不必害怕。」

他對自己說道：「我所要的不過如此，但是仍有許多阻礙：這些阻礙，一定要剷除的。柘唔，你嫁了我，不會後悔的；你可以放心；我們一定得結婚。我要再說，除了結婚，是別無辦法的；結婚之後，足夠有愛情，使你滿意，以為是沒錯的。」

我站起來，面對住他，我靠在石上，下由自主的說道：「我看不起你的愛情，你所說的假情義，我看不起；是的，聖約翰，你一對我說愛情，我就看你不起。」

他定眼看住我，緊縮兩脣。他是否發怒；抑或是驚異；抑或是有別的情感。我卻看不出來：因為他是能夠深藏不露的。

他說道：『我很想不到你會說這種話，我所作的事，所說的話，並無可以受你看不起之處。』

我卻爲他和平語氣所動，爲他的鎮靜神色所壓倒。

我說道：『聖約翰，請你饒恕我說這種話：你激動我說這種不小心防備的話，原是你的錯。你引我所談的話柄，是我們格格不相入的——我們不該說這種話柄；你一說到愛情，我們是各懷意見，萬談不攏的。我的老表，請你把結婚的計劃破除了吧！——你忘記了吧。』

他說道：『不然，這是久定的計劃，非此不能辦我的大事；但是我此時不再催促你。明天我就要離家，往劍橋；我那裏朋友很多，要同他們辭行。離家的兩星期，你當下可以慢慢的想：你卻不要忘記了，你若拒絕我，你卻不是拒絕我，是拒絕上帝。上帝假手於我，使你建大功業；但是你嫁了我，纔能夠走這條路。你若不肯嫁我，你不過是個自私自利好舒服的人，變了個無聲無臭的人。你不嫁我，你就變成一個不信教的人，你不害怕到發抖麼！』

他說完了。很有許多情感深藏在心裏，我是不配聽他發洩出來的了。我們並排走回家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大失所望。他以爲我一聽他話，就立刻服從的，不料我會發生大阻力，因爲我不能同他

我同情他自然是大不以我爲然，他若是個常人，是要勉強我服從他的，因爲他是個基督教人纔肯讓我些時候盤算悔過。

那天晚上，他同他姊妹們接吻之後，不同我拉手，一言不發，就走了。我雖然不能戀愛他，卻同他的友誼是很深的，他此時不關切我，我覺得傷心，不由得滴淚。

狄阿納說道：『我看得出你同聖約翰在曠野散步，有點爭執。你去追他吧；他還在過道依依不捨的，你趕上去把，——他願意同你和解。』

我處這樣的環境，是向來不驕傲的；我寧願歡樂，不願玷身分；我就出去追他，——他站在梯口。我說道：『聖約翰，我望你安睡。』

他淡定的答道：『柘晤，我望你安睡。』

我又說道：『我們拉手。』

他同我拉手，是又鬆又冷，一點都不親熱！這天的事體，他是非常之不高興；我雖和氣，也不能把他冷心變熱了，我雖滴淚，也不能動他。同他是不能和解，恢復舊好的了。他只管還是淡定耐煩，卻無

笑容，無一句慷慨大方的話。我問他可能饒恕我，他答他是向來不懷怨恨的；他又不以為我得罪他，他無可饒恕的。

他答了我的話，就走了。我寧願此時他把我打倒在地。

第二十五回 同感

他雖說是翌日要動身，他卻並不走，延遲了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裏頭，很使我覺得我得非了他。他有法子懲罰我。他並不說一句怪責我的話，並不作一點仇恨我的事，卻使我相信，他不能以情誼相待我的了。

我並不說聖約翰存了什麼報復我的意思——我很曉得，假使他有完全蕩害我的能力，他不肯傷害我毫髮的，他的天性，他的宗旨，是不講報仇的；我說我看不起他的愛情，這句話他雖然是可以饒恕我的，他卻是不能忘記我這句話；只要他同我都活在世上，他是絕不能忘記的。我看他的神氣，是不能忘記的；我只要同他說話，他就想起我這句話來；他答我的話，也有這種味道。

他也並非不同我談話；他還是仍舊每早叫我同他在一書桌讀書，他雖然是個基督教人，然而骨子裏，還是個常人，他只願一切說話作事，不改常度，我恐怕他一面使他的手段，使我覺得與從前

的氣味不同，他心裏還以為得意。我此時覺得他不是個血肉人，是個石人；他的兩眼，不過是寶石；他的脣舌，不過是一個說話的機器。

他這樣對待我，我覺得如受酷刑。我此時很覺得，假使我嫁了他，這位好人，不久就要送了我的命；他不必使我滴一滴血，不必有什麼不良的舉動，也可以送我的命。我越要同他和解，他越使我難過。我憐恤他，他卻不憐恤我。我們兩個人，生了芥蒂，他是不覺得的——他不盼望和解的；我有時候觸動起來，滴得滿書上都是淚，他卻毫無感動，他的心好像是鐵石作的。當下他對於自己的胞姊妹，彷彿是比往常親愛些；他好像是要加倍的同一方親熱，纔能夠使我覺得加倍的冷落；他這樣作法，並不是因為他存心不好，因為他宗旨是如此。

他要動身的早一天，日落的時候，我看見他在花園散步，我想起他從前救過我的命，現在我們又是表親，我心裏感動，要用最後的方法博回他的歡心。我走出去，到他面前，一針見血的說道：

「聖約翰，我因為你同我生氣，我很不歡樂，我們應該言歸於好，還是好朋友吧。」

他一面看月上昇，一毫都不感動的，答道：「我希望我們是好朋友。」

我說道：『聖約翰不然我們不是從前那樣好朋友你是曉得的』

他說道：『我們不是的麼？這是不應該的。自我一方面說，我只有望你好的，我並不願你不好。』

我說道：『聖約翰，我相信你的話；我很曉得，毋論什麼人，你都不願意他們有什麼不好的；但是

我同你是親戚，你該同我親愛些，不要待我同路人一樣。』

他說道：『那是自然的，你的意願，是很有理由的；我並不是待你作路人。』

他很冷靜的說這幾句話，使我又難過，又難開口。我此時若是被傲性，被忿怒所動，我就要立刻走開。好在我是向來很尊重他的本領，他的宗旨，他的友誼，是很可寶貴的，我是很不願意丟了他的交情。我不能不盡力恢復過來。

我說道：『聖約翰，我們這樣就分手了麼？你動身去印度，拋離我，連親愛些的話都沒得一句麼？』

他這時候不看月了，掉過臉來，對住我說道：

『柘晤，我動身去印度，拋離你麼？什麼！你不去印度麼？』

我答道：『你說我非嫁了你，是不能去的。』

他說道：『你不嫁我麼？你拿定主意了麼？』

我答道：『聖約翰，我不能，我不嫁你，我抱定我的主意。』

他問道：『我再問你，你爲什麼不答應？』

我答道：『從前我不肯嫁你，爲的是你不愛我；現在我還是不肯嫁你，爲的是你恨我。假使她嫁了你，你是要送我的命的。你現在就是要我的命。』

這時候他的臉，他的嘴唇，都變白了，變得很白，說道：

『我要送你的命麼？——我現在就要你的命麼？你說的話，是不應該說的。——你說的話，說得太兇，不是女人該說的，並且是不確。可見得你的心境，是很不幸的：你的話是不能原諒的：是該受怪責的；但我還是應該饒恕你。』

我們兩方已經說出這樣的話，是不可挽回的了。我原想洗刷我從前說過得罪他的話，不料這一說，更得罪他，好像是烙在他心裏。

我說道：『現在你是真恨我了，同你和解，也無用；我曉得你永遠是我的仇敵了。』

這兩句話更傷他，傷他更利害，因為這兩句是真話，他的無血色的嘴唇發抖，我曉得我很傷他的心。

我立刻拉他的手，說道：『你完全誤會我的話，我並非有心使你難過。』

他立刻收縮他的手，對我很冷笑，停了好一回，說道：『你現在是說話不算數，你是不肯去印度的了？』

我答道：『我願去當你的幫手。』

他許久不響，我不曉得他心裏是人性同天理，怎麼交戰；隨後他說道：

『我從前證明給你聽，你這樣的單身一個寡女，同我一個寡男去印度，是萬作不到的。我又證明得很清楚，免得你再提你的辦法。你現在還是提這個辦法，我很可惜——爲你可惜。』

我只要聽他有實在怪責我的話，我的膽氣就壯起來，我攔住他說道：『聖約翰，你不要離開常識說話；你現在快到說胡話了。你裝作聽了我的話，大爲驚怪，你原是毫不驚怪的；你這樣的聰明人，難道不明白我的意思麼？我再說一遍，我只願意作你的幫手，不願意作你的妻室。』

他這時候臉色更變白，卻是節制住自己，不露怒容，說道：『一個女幫手，而不是我的妻室，是絕不能合我的意思。看來你是不能同我去的了；但是你若是有誠意要幫我，我到了倫敦，可以問一位有妻室的傳教士，他的女人要個幫手。你自己有錢不必靠教會的幫助；這樣一來，你還可以補救你食言，同臨陣脫逃的不體面事。』

讀者曉得的，我並不正式答應他，並未同他立過合同，他對我說這種嚴重的話，這樣蠻橫霸道的話，我是不受的。我答道：『這件事無所謂不體面；無所謂食言；無所謂脫逃。我並無一定要去印度的義務；更不必同生人同去。同你去，我還敢多少放膽；因為我欽佩你相信你，還有姊妹的愛憐愛你；但是我很曉得，毋論同什麼人去，什麼時候去，我不服水土，不久就是死。』

他捲起嘴唇，說道：『呀！原來你是害怕你自己。』

我答道：『是的，上帝賜我一條性命，不是叫我隨便躑躅的；我若依着你的意思去，是無異自殺。況且我未打定主意離開英國之先，還要曉得個實在，究竟是不是我不離開英國，我的用處，比離開的多。』

他問道：「你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答道：「我解說給你聽，是毫無效果的：我對於一件事，很懷疑，很叫我心痛；我非要設法先把這個疑團打破解決之後，我那裏都不能去。」

他說道：「我曉得，你的心轉向着什麼地方，你的心不肯離開什麼東西。你的心願是件違背法律的，是件不可以對神明的事。你原該早應把這種心願打倒了：你現在若提起這件事，是臉上要發紅的。你想的是洛亦特？」

他說得不錯，我不響的承認這句話。

他問道：「你要去找洛亦特麼？」

我說道：「我要打聽他現在怎麼樣了。」

他說道：「既然是這樣，我唯有在祈禱中記得你。祈禱上帝，使你不至於爲上帝所棄。我原先以爲你是上帝的選人。人的眼看人，是不如上帝的眼看人：只好聽天命吧。」

他開了閘門，走出去，往下走。再過一回，我就看不見他了。

我走回去，進了小客廳，看見狄阿納站在窗口，在那裏想心事。她的身材比我高得多；她垂低頭，細看我的臉，一隻手放在我肩上。

她說道：『你現在爲什麼，總是神色不安，臉色發白，你一定有件什麼事。你告訴我，你同聖約翰兩個人，有什麼事。我在窗外留心看你，你有半點鐘，你不要怪我當偵探，但是我看了許久，不知道你們有什麼事。聖約翰是個怪人——』

她停住不說，我也並不說話。過了一回，她又說道：『我的這位兄弟，對於你不知存了些什麼心思；他有許久特別的留心你，關切你——爲什麼呢？我但願他愛你——柘梧，他愛你麼？』

我把她的冷手，放在我的很熱的額上，說道：『他一點也不愛我。』

她說道：『他既然不愛你，爲什麼他的眼，總跟住看你，常常的要你同他兩個人在一起，常常的要你在他身邊？瑪理同我，以爲他要娶你。』

我答道：『是的，他要我嫁他。』

狄阿納拍手說道：『我們正是這樣想，正是這樣盼望！柘梧，你是肯嫁他的，是不是你肯嫁他？』

『不要離開英國了』

我答道：『不然，他要我嫁他，他惟一的意思，是要一個幫忙的人，同他去印度辦事。』

她問道：『什麼呀；他要你去印度麼？』

我答道：『是的。』

她喊道：『他是瘋了！我曉得的，你到了印度，不到三個月，你就要死在那裏。你萬不能去的：柘晤，未答應他麼？』

我答道：『我不答應嫁他——』

她就猜道：『結果是他不喜歡你？』

我說道：『他很不喜歡我，我恐怕他永遠不能饒恕我；然而我卻很願意能作他的姊妹，陪他去印度。』

她說道：『柘晤，你答應同他去印度，就是大錯特錯。你要想想，你所擔任的重責，到了那裏是永遠不歇的受辛苦，即使是體氣很強健的人，也要辛苦死的，況且你身體這樣薄弱。你是曉得的，聖約

翰這個人，是要強人作所不能作的事的：你同他在一起，毋論天氣怎麼熱，他是不讓你歇的；最不幸的是，我常看見他勉強你作許多事，你就勉強同他作。你居然有膽氣，敢於不答應嫁他，我倒覺得很驚異。柘唔，你不愛他？」

我答道：「我不能當他是丈夫的愛他。」

她說道：「然而他卻很是個美男子。」

我說道：「你曉得的，我是個醜陋女子。我同他是不會合式的。」

她說道：「你醜陋麼？不然，不然。你這個人是太好了，你的面貌太秀了，不應該在印度地方受熱氣烤死。」她於是認真的勸我，千萬不要再存同聖約翰去印度的思想。

我說道：「我一定不能存這種思想，剛纔我告訴他，我願意作他的幫手，同他去，不過我不能嫁他。他聽了我的話，很怪我，說我不對。他好像以為我不嫁他，同他去，是不合規則的行爲；好像以為我自始至終，不當他是兄弟。」

她問道：「柘唔，你怎麼曉得他不愛你呢？」

我答道：『你該聽他談這件事，他對我說，又說他要我嫁他，並不是爲他自己爲的是要辦事。他對我說，天生我是要我吃辛苦的，不是叫我戀愛的。這是真的無疑的了。但是據我想來，既然天生我不叫我戀愛，自然是我不應嫁人。狄阿納，你想想看，若是一個女子，嫁了丈夫，丈夫只當她是個有用的器具，豈不是一件極奇怪的事麼？』

她答道：『這是萬不能受的。——這不是人情——這是萬不能夠的！』

我往下說道：『現在我誠然只能當他是我的兄弟愛他，但是假使我嫁了他，因爲他是很有本事的人，很有魄力的人，總不免有時對他，表示一種奇怪，特別的愛情，然而他不要我的愛情的。假使我表示愛情，他一定令我曉得，他不要我愛他，愛情是多餘的事，是我不規則的舉動。』

她答道：『雖是這樣說，聖約翰卻是個好人。』

我答道：『他是個好人，是個偉人，但是他只管要辦他的大事，卻不管我們小人的感覺。故此我這樣的不相干的小人，只好遠遠的躲開他；不然，是會被大人一腳蹴死的。狄阿納，他來了！我只好離開你。』我看見他走入花園，我就登樓。

到了吃晚飯，我卻不能不同他相見。他的神色，仍然是淡定的。我已經想過，他不會很同我說話，不會再提結婚的事了；觀後來的事，纔曉得我全想錯了。他同我說話，還是照常的，是很有禮的。大約他是很祈禱過上帝，按下他的怒氣，他相信已經再饒恕我一次。

這天晚上，他未祈禱之先，讀聖經，是讀啓示錄，第二十一章。說到上帝要親自和他們同住，要擦去他們的一切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他說得很入我的心裏，他讀到這幾句的時候，他的眼只看我。

他又讀道：『跟我的人，是承受一切，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兒子。』他於是慢慢的接着讀道：『惟有那膽怯的，不相信的，等等，他們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從此以後，我曉得聖約翰很替我的前程生恐怖。

他祈禱的時候，他的聲音神色，更能動人。祈禱過了，我們就同他分手告別，因為他明朝一早就走。狄阿納，瑪理，同他接吻，就走了，——大約是他先示意的；我伸出手來，同他告別，望他一路平安。

他說道：『柘，我謝謝你。我對你說過，我兩星期內就回來；這時候，你可以盤算。我若是個驕傲

人，我就永遠不對你再說結婚的話。但是我要顧我的天職。我是要替上帝辦事。我的主是很受過長久的痛苦，我是要受的。我不能讓你永遠沉淪。現在還來得及，你趕快的悔過。你要記得，白晝有日光，我們就趕快做事，天黑了，就不能作事。你要記得，天賜你的力量，你要作好事。」

他說末後這幾句話的時候，把手放在我頭上。他說的腔調，是很認真，很和平的。他看我，並不是男子看他所愛的女人；不過是同牧師看他所教導的人。凡是有大能力的人，只要是真誠的，都有令人可敬重的地方。我對於聖約翰，是很尊敬的。我幾乎要順從他，隨着他的潮流，衝決下去，忘了我自己。我從前若是答應他，是我對不住我的宗旨；我若是這時候答應他，是裁判力有錯。

我這時候呆站住不動，我忘記了我從前不答應他。我的恐怖也消除了，我要同他掙扎，也無力了。我從前原以為我嫁聖約翰，是我絕不能作得來的事，現在好像可以作得到了。我這時候，是完全改變過來。

他問道：「你能夠此時就決斷麼？」他的聲音是很溫柔的，他輕輕的把我拉過去。溫柔的力量很大，比蠻力大得多了！聖約翰發怒，我是很能抗拒的，聖約翰變作溫柔，我就軟下來，好像一條蘆荻。

但是我這時候，很曉得，我若是此時順從了他，答應了他，日後必定追悔的。他的本性並未改，不過是躋高了。

我答道：『假使我曉得真是上帝的意思，要我嫁你，我就可以解決，我就可以立刻答應你，我嫁你，——後來的事，我一切都可以不管！』

聖約翰喊道：『好了，上帝聽了我的祈禱了！』他把手緊壓我的頭，好像是當我是他的了；他兩手抱住我，幾乎戀愛我，（我只說是幾乎，我曉得有分別，我曉得真戀愛我是什麼樣；但是我對待他，說不到愛情，我只想到職責。）我是很真心誠意的要做我該做的事；我哀求上天，指示我正經大路。我現在所受的，是向來未受過的激動；隨即發生的效果，是否發生於過受激動，只好請讀者判斷。

這時候，只有聖約翰同我，未歸房就寢，其餘的人都睡了。宅裏是靜寂無聲，蠟燭是快燒完了，滿屋都是月光。我的心跳動得又快又重，我聽見心跳的聲音。我忽然覺得有一種感動，先從心裏竄過，一直透到頭腦同四肢。這種感動，與觸電不同；但是覺得尖利奇特，與觸電同，好像是把我五官都振刷起來，使我的五官，加倍的靈醒，耳目好像是等候什麼。

聖約翰問道：『你聽見什麼？你看見什麼？』我是並不看見什麼；但是聽見有聲音，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喊道：『柘梧！柘梧！柘梧！』一連喊了三聲。

我喊道：『上帝，這是什麼聲音？』

我原可以問道：『在什麼地方？』因為這三聲的喊，不是在屋裏，——不是在宅裏，——也不是從花園來的，——也不是從空中來的，——不是從地下來的，——也不是從頭上來的。我是聽見的，——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卻不能曉得的，確是人聲，——並且是我所曉得，我所很記得，我所戀愛的聲音，——是洛赤特的聲音；是一種很急切，悲痛的聲音。

我喊道：『我來了！你等我！我肯來了！』我跑出房門，看看過道！過道只是一片黑暗。我跑到花園一看；什麼都沒有。

我喊道：『你在那裏？』

只聽見遠遠的山，送回來一句答話，說道：『你在那裏？』我很留心的聽。只聽見有些松聲：夜是很淒涼寂靜的。

我心裏說道：『迷信麼！不是迷信，不是迷信欺我：這是天性發露。』

我就離開聖約翰，他跟我，很想留住我，不讓我走。現在我的力量回來了，我能壓服他了。我不許他問我，不許他說話，我叫他走開：不要他陪。他只好走了。我登樓進我的屋子，把房門鎖好，雙膝跪下，祈禱。起來之後，我就打定主意，恍然大悟，毫不害怕，一心只等天亮。

第三十六回 橫禍

等到天纔亮，我就起來。我預備遠行，費了一兩點鐘的功夫，把屋裏同抽屜衣櫥收拾好。我聽見聖約翰離他的臥室，在我門口站住；我恐怕他敲門，他卻不敲門，他從門腳的縫，送進一張紙，紙上寫的話，說道：

「昨晚你忽跑開，跑得太快了。假使你再逗留一回子，你就願替上帝作大事。我盼望我兩星期後歸家，你就決定清楚。當下你該小心察看你自己，你須祈禱，不要走入邪路；我看得出來，你的靈魂是願意的，你的肉體的能力，卻是過於薄弱。我時時刻刻替你祈禱。——聖約翰書。」

我看過他所寫的話，我心裏答覆，說道：「我的靈魂是很願意作應作的事；我希望我的肉體，有大能力，作成天意要我作的事，只要我曉得天意清楚，叫我作什麼。毋論怎樣，我的肉體很夠力量，破除疑團，求個實在。」

這天是六月一日，落雨，微寒。我聽見宅門響，聖約翰走出去。我從窗子看見他走過花園出去，向輝克洛地方走，在那裏搭車。

我心裏想道：『老表，再過幾點鐘，我也要走這條路，也要在那裏搭車，也要找人，也去看人。』

此時還有兩點鐘，纔吃早飯。我在屋裏，腳步很輕的走，懸想我眼前就要作的事，不由得追想到從前我的感覺，同我所見所聞的聲音笑貌，同一切說話舉動。

我說道：『不久，我就能曉得昨晚好像喊我去的那個人。我寫了許多信，都無效果，——我只好親自去探望。』

吃早飯的時候，我告訴狄阿納、瑪理，我要出遠門，至少也要去四天。

她們問道：『你一個人走麼？』

我答道：『是的，我要探望一個人，因為我近來對於這個人，很放心不下。』

她們心裏一定是以為我除了她們之外，是無親無友；她們卻是很細心的，不追問我什麼話；狄阿納只問我體氣是否強壯，可以遠行。她還說我的臉上無血色。我答稱，不過心裏着急，並非有病。

我只好告訴她們，我現在不能告訴她們我爲什麼事要遠行，我同她們彼此早已心照不追問彼此的事，她們自然是不追問我。

我是當天午後三點鐘，從這裏動身，四點鐘過後，我到了輝克洛的路程柱子下，等候火車。不久就聽見車聲，一看，還是從前裝我來的那輛火車。我上了車，就向唐菲大宅去，這纔是烏倦知還，回到老巢去。

走了三十六點鐘的路程。下車一看，就認得是舊遊之地，風景不殊。

我問一個馬夫道：『這裏離唐菲還有多少路？』

他答道：『只有六七里路，從田上走過去，就是的。』

我心裏想道：『我的路程是走完了。』我下了車，看見唐菲小客店，我心裏歡喜到跳，因爲我現時所站的，是我東家的田地。忽然我的心又安靜下來：因爲同時又發生另一種心思，說道：

『你那裏曉得，也許你的東家在海峽的那一方，還有一層，即使他在唐菲大宅，你曉得還有什麼人同他在一起？他還有他的瘋子夫人，他同你有什麼相干？你敢同你的東家說話麼？你敢見他的

而麼？你是白受一躺走遠路的辛苦——你不如還是回去吧。你何妨走去小客店，先打聽打聽，他們可以告訴你，可以解釋你的疑團。你就上去問那個人，先打聽洛赤特，是否在家。」

我心裏的提議，是很在理的，但是我不敢問人。我很怕他的答話，打倒我，令我絕望。把疑團拖長，就是把希望也拖長。我就向大宅走，走得極快，有時簡直的是跑。我心裏是非常之着急，要看見大宅左右的林木田園。

隨後果然看見樹林了，聽見烏鴉叫，我心裏是非常之歡喜。我急腳向前走，走過一片田，穿過一條小徑，看見院牆，看見宅後辦事的屋子，看見全宅子；不過房子遮住，還看不見烏鴉窠。我定了主意，先看宅子的前面，一看就看見前面宅頂的雉堞，同我在家的窗子，也許他此時站窗口，也許他在果園裏散步，也許他在宅前散步。我只要見着他——見着他一回子，也是好的！我一看見他，我卻不要像發狂的跑過去？我卻不能說，我拿不住自己。即使我跑過去，也不算什麼？上帝保佑他！這算什麼？我再享受些從前享過的歡樂，也傷害不了什麼人？我又像發狂，心裏想道，他許此時在西班牙的大山頂上看日出，也許乘舟浮在地中海面。

我繞果園的矮牆走，轉過一個角，那裏有小柵門，走出去就是草地，柵門兩邊是石柱，從一根石柱後可以窺見大宅前面。我很小心的，慢慢探頭向前望，先看看臥室的百葉窗推開了沒有。我起初不過是窺看，隨即瞪眼的望，隨後我從柱後走出來，走到草地上；忽然我在大宅子前面站住了，一看就看了許久。

我這時候的心境，是很特別，我比喻給讀者看。

譬如有一個男子，看見他所戀愛的女子，在草地上睡着了；男子要看看她的臉，卻不要驚醒她。男子自然是很輕脚步，在草地上走，一聲也不敢響，走了幾步，好像覺得他所愛的女子，有點動，男子就站住，不敢向前走，且往後退，不願意女子曉得他。過了一回，又向前走，走到面前，低頭看她；她面上蒙了薄面紗，男子輕輕的揭起，更低頭；此時男子的兩眼，預料看一看那極美的面貌，看一個熱血的人，這個如花面貌的美人，躺在那裏不動。這男子急忙的一看，隨即定睛看，隨即嚇了一驚，原來那美人是死了。剛纔他不敢摸她，這時候，忽然雙手抱她，喊她的名字，又把她放下來，兩眼發狂的，看美人的死屍。一面看，一面狂呼，此時不怕驚醒她了。他原先以為他所愛的美貌女子，不過是睡着，不料是

死了。

我在石柱後張望，原想看見這所巍峨大宅；不料看見一片灰燼瓦礫。

此時用不着在柱後看樓窗，聽聽有人開門沒有；也不必胡猜地在園內散步。前面的雉堞，已傾倒了；樓窗沒得玻璃；只剩了高牆，也快要坍塌了。

怪不得我屢次寫信，總無回覆。牆上還有火燒的痕跡，大宅是被燒無疑的了；但是怎麼會燒的呢？有燒死人沒有呢？倘若會燒死人，燒死的是誰呢？當地無人答我的疑問。

我四圍各處，走走細看，曉得火燒過許久的了。野草也長了，這個不幸的主人，此時在那裏呢？是什麼情形呢？我的眼自然而然看到大門外的小教堂，難道他也埋葬在祖墳裏麼？

我得找人問明白，只好回去小客店，問店主人。店主自己親送早餐進來，我對他說，我有話問他，請他關好房門，坐下。他坐下之後，我不知何從問起，因為我恐怖聽他的答話，我曉得是凶多吉少，不能按住不問。這個店主，卻是個像樣的人，年紀有三四十歲。

我費了些事，想出一句話來問他，我問道：『你自然是曉得唐菲大宅的？』

他答道：『瑪當，是的，我從前在宅子裏住過。』

我說道：『你住過麼？』我心裏想道，一定不是我住在那裏的時候：因為我認不得你。

他又說道：『我是已故的洛赤特的總管。』

我一聽說已故兩個字，我受了我想躲避的打擊。

我幾乎喘不出氣的問道：『已故！他已經死了麼？』

他解說道：『我說的是現在的洛赤特的父親。』

我聽了，纔喘得出氣：凝結的血，重新活過來。我此時很曉得洛赤特（我的洛赤特）是活在上，並不死。這是喜信！以後的事，毋論怎麼樣可怕，我都可以聽得下去了。只要洛赤特未死，不是埋在墳裏，那怕他是在南北極，我都可以受得住。

我問道：『洛赤特現時住在唐菲大宅麼？』我是明曉得他答我什麼話，不過要間接的打聽他現時在那裏。

他答道：『他不住在大宅裏！大宅裏沒得人住。我猜你是個異鄉人，不然的話，你總該聽說去年

秋天，唐菲大宅被火燒了，——正當收穫的時候燒的。真是一場大禍！不知燒了多少值錢東西，連一件家具也救不出來。火是夜深燒着的，水龍未到時，全宅已經是一片大火。那個情景，真是可怕：我是親眼看見的。」

我喃喃的說道：『夜深？』不錯，夜深原是唐菲大宅最不吉利的時候，我又問道：『你曉得是怎麼樣起火的麼？』

他答道：『瑪當，衆人不過是猜起火的緣由，是曾經研究到確實無疑的了。』他於是挪椅子，湊近我低聲說道：『你許不曉得，那大宅裏頭，收養一個瘋子。』

我答道：『我也微有所聞？』

他說道：『瑪當，他們把這個瘋子，看守得很嚴的；她住在那裏許多年，有許多人也不曉得，卻沒得人看見過這個瘋子，不過都是聽見人謠傳的，也不曉得這個女人是誰，是個什麼人。人家說，洛赤是從外國帶她回來的；有人說這個女人是他的外寵。但是一年之前，卻發生一件很古怪的事。』

我很害怕他對我說我自己的故事。我設法引他回頭說正文。

我問道：『這個女人是誰呢？』

他答道：『這個女人，原來是洛赤特的夫人！揭露這件事的情形，是很奇怪的。那時候大宅裏有一個保姆，洛赤特就——』

我截住問道：『但是那一場大火。』

他答道：『瑪當，我快要說到這一層了。——洛赤特戀愛上這個保姆。僕人們說，向來未見過他這樣戀愛這個保姆的：他常常的跟住保姆。她們很留心察看她，——瑪當，你是曉得的，僕人們專留心在這種事體上的。——洛赤特以為世上沒得再比這保姆可愛的了：除了他之外，再沒得一個人說這保姆長得好看的。這保姆是身材很小的，不過像個孩子。我卻向來未看見過她；但是我聽見利阿告訴過我，利阿是很喜歡這個保姆的。洛赤特年紀大約是四十歲了，保姆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你曉得的，這樣年紀大的男人，戀愛這樣年紀小的女子，是戀愛到入迷像的。洛赤特一定要娶這個保姆。』

我說道：『這一段故事，請你留到以後纔告訴我。我此時很要曉得是怎麼樣起火的。是不是有』

人疑心，是那位洛赤特夫人有份子放的火？」

他答道：「瑪當，你猜着了：沒得別人放火的，確是她放的火。原有一個女人叫做普爾，看管瘋子的，——原是個很可靠，很能幹的人，——但是她有一個毛病，凡是當看護的人，是往往免不了的，——她常常藏着一瓶燒酒，有時候吃酒，吃得過量些。普爾當的，原是苦差，也怪不得她吃酒；但是吃酒是要出危險的；因為普爾吃醉之後，那瘋子是極詭詐的，會在普爾身上偷鑰匙，開了門，在宅子裏亂走，奸作惹禍的事。有人說，她有一次幾乎把她的丈夫燒死在床上；我卻不曉得。這天晚上，她把靠近她的房四圍的帳幔，點着火；又走下樓，走入保姆的屋裏，放把火，燒着保姆的床，幸而床上沒得人。早兩月之先，保姆逃走了；洛赤特當那保姆是個天下的至寶，出盡多少法子，找尋她，卻是一點消息也得不着；大失所望，就成一個很卑橫的人；他向來並不野蠻，自從失去保姆之後，他變成一個很危險的人。他終天日夜，一個人過日子。他把弗菲士太太打發回去親戚家，但是很優待的，給她好些養老費；把阿狄拉小姐送入學校，他同附近的鄉紳們，也不來往，終天把自己關起來過日子，很像是修苦行的。」

我問道：「他不離開英國麼？」

他答道：「離開英國麼？他除非到了晚上，是一步不出大門；到了晚上，那獨自一個人在花園裏，在果園裏走，很像是個游魂，好像是瘋子——據我想他是瘋子；你是向來未看見過他，他未遇着那一個眇小保姆之先，是個頂有精神，頂大膽，頂麻利的人。他不吃酒，又不賭牌，又不賽馬，他雖然不是個美男子，他卻是很有膽氣，很有決斷的。他從小的時候，我就曉得他：我常時的想望那位愛邇小姐，沉在大海裏，不要到唐菲大宅來。」

我問道：「大宅着火的時候，洛赤特在宅子裏麼？」

他答道：「他在宅子裏，樓下火着的時候，洛赤特不顧自己，還跑到屋頂，把僕人們喊醒，救她們下樓，又走去小屋子裏，救他的瘋子夫人。她們大喊告訴他，瘋子在房頂上；搖手大喊，喊聲聞三四里；我是親眼看見她，親耳聽見她的。她是個大胖子，頭髮又黑又長。我同好幾個人親眼看見洛赤特從天窗，走到房頂；我們遠聽見他喊「波達」（瘋子名譯者註。）我們看見他走近瘋子身邊，瑪當，隨後瘋子大喊一聲，縱身一跳，跌落平地上。」

我問道：『她跌死了麼？』

他說道：『跌死了。』

我喊道：『上帝呀！』

他說道：『瑪當，怪不得你喊上帝，這件事真是令人恐怖！』

他說完，還在那裏發抖。

我又問道：『後來呢？』

他答道：『後來燒成一片焦土，只剩下幾面牆。』

我問道：『燒死了別人麼？』

他答道：『未燒死別人，——但是還是燒死的好。』

我問道：『你這句怎麼講？』

他很歎氣的說道：『可憐洛亦特！我想不到會看見他有這一天！有許多人說是天責罰他，因為他先已娶過妻，祕密不告訴人，妻尙未死，又想再娶，但是我卻很可憐他。』

我喊道：『你不是說他還是活着未死？』

他答道：『是的，是的，他還未死；但是有許多人說，還是不如死了的好。』

這時候我的血又變冷了，問道：『這是什麼緣故？他現時在什麼地方？他在英國麼？』

他答道：『是的，是的，他還在英國；我看他是不能離開英國的了，——他是動不得的了。』

我聽了這些話，心如刀割！他只管把話牽長來說，不肯說到題。

後來他纔說道：『他瞎了，洛赤特是全瞎了，全看不見了。』

我所怕的原是比瞎眼利害。我只怕的是他瘋了。我問他，爲什麼瞎的。

他說道：『這都是因爲他這個人膽子太大，心地太好的緣故：他一定要等宅內所有的人，都走出了宅子，他纔肯走。洛赤特夫人墜樓而死之後，他纔從大樓梯下來。那時候，上層全坍下來，壓住洛赤特；隨後把洛赤特救出來，人是未死，卻受了很重的傷；幸虧一條橫樑擋住他，未壓死；但是把一隻眼睛全撞出來，那一隻眼，也受了重傷，一隻手是壓壞了，醫生立刻把那隻手鋸下來。他現在是兩隻眼全瞎了，只得一隻手，他是個殘廢人。』

我問道：『他現時在那裏？他住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他現時住在芳爾甸，離這裏大約有一百里，是個很寂寞的地方。』

我問道：『誰侍候他？』

他答道：『約翰夫婦：他不要別人侍候。他們說，他現在是很頹喪。』

我問他道：『你有什麼車輛？』

他說道：『我們有一輛很好的車。』

我說道：『你立刻把車套好；倘若你的車夫，能夠儘今天天未黑之前，把我送到芳爾甸，我加倍出車錢。』

第三十七回 感應

我從前聽洛赤特說道，這芳爾甸，是他的莊宅，是所老房子，並不是什麼寬敞華麗的建築，是在一個森林的深處，原是他父親置的。他很想把這所莊宅出租，卻無人願租，因為地點不好，於衛生又不甚相宜。原無什麼陳設，也無多少家具；不過收拾好三兩間房子，預備主人來打獵的時候，暫時居住。

這天天色不甚好，刮的是冷風，又下小雨。離莊宅三四里路，我就下車，步行。快走到的時候，還看不見宅子，只看兩條石柱，一個鐵閘門，我就進去。走進去之後，走了許久，還看不見房子。

我恐怕是走錯了路。天快黑了，樹林裏又很暗。我四面一看，看還有什麼別條路，又看不見。

我只好跟着原路再走，慢慢看見樹木疎些，隨後看見欄杆，隨後纔看見這所老房子。宅前並無花園，只有一條碎石砌的路，圍住一塊草地。窗戶都是很窄的，宅門也是很窄，這個地方真是孤寂，除

了雨打樹葉聲音之外，什麼聲音也聽不見。

我心裏問道：『這所房子，有人住麼？』

宅子裏是有人住的：因為我聽見有人開宅門的聲音，好像是有人出來。

那宅門是慢慢的開：有個人走出來，站在台階上；這個人卻不戴帽子；伸出手來，好像是要曉得是不是下雨。這時候雖是很黑暗，我卻認得這個人，他並非是別人，就是我的東家洛赤特。

我站住不動，幾乎也不喘氣，站住細看他，我卻看見他，可憐他卻看不見我。這是突如其來的相見，我很心疼的，抑過住我見了他的那一種狂喜。我按住自己不響不動。

他的身軀還是同從前一樣的魁梧；他的腰背還是很直的，頭髮還是很黑的；面貌也還未改變。但是神氣是很變了：好像是龍裏的鷹，挖去兩眼。

讀者以為我看見他這樣橫暴瞎眼的人，我害怕麼？我並不害怕。我此時一面替他愁苦，一面又發生一縷柔情，我不獨不怕他，還有膽子敢同他的額接吻，同他的嘴唇接吻。但是這時候，還不能同他說話。

他從台階挪步下來，慢慢的走向草地。他從前是大踏步走的，現在看不見這樣的步履了。他正「來」，又立住腳，好像是不曉得怎樣轉灣。他舉起手，睜開眼皮，看看天，看看樹林，我一看就曉得他是什麼全看不見。他伸出右手（左手是据了只餘左臂藏在懷裏）他好像是要用右手摸摸，看左右有什麼東西，卻摸不着什麼。縮回手站在那裏，讓雨淋。這時候約翰不知從什麼地方走過來，說道：

「讓我扶你進屋吧，快要下大雨了：還是回去屋裏的好。」

他答道：「你隨我在外面吧。」

約翰走回去，卻沒看見我。洛亦特此時要各處走走，因為不曉得怎麼走，走不成，又慢慢的挪步回去，走進宅門把門關上。

我走過去敲門，約翰的女人開門，我說道：「瑪理，你好麼？」

他好像見了鬼的嚇了一跳：我鎮定住她。她說道：「小姐，是你麼？天這樣晚了，你一個人走來麼？」

我抓住她的手；跟他入廚房，約翰坐在火爐邊。我解說給他們聽，我離開了唐菲大宅之後的情形，我都聽說過了，故此走來看看洛亦特。我請約翰走到路上轉灣的那所小屋子，把我寄放的衣箱起了。

來，我一面脫帽子，脫圍頸，一面問瑪理，宅裏有無地方，讓我住一夜。她說，地方是還有，不過很要費許多事，我就告訴她，我先住在這裏。這時候客廳鈴響。

我說道：『你進去的時候，告訴主人說，有一個人要同他說話，你卻不要說我的名字。』

她答道：『我想他不見得要見你，他什麼人都不見。』

她回來的時候，我問她，主人說什麼。

她答道：『主人要你把名字告訴他，說明你為什麼事找他。』瑪理一面灌滿一玻璃盃的水，把

盃子同蠟燭都放在捧盤上。

我問道：『他搖鈴就爲的是這件事麼？』

她答道：『是的，他雖是瞎了眼，到了天黑，他一定要人拿蠟燭進去的。』

我說道：『你把捧盤給我，讓我拿進去。』

我從她手上接過來；她把客廳門指給我。我拿了捧盤，兩手發抖，連玻璃盃的水都抖出來了；我的心很跳，擊着肋骨，發出聲響。瑪理替我開客廳門，我走進去，她把門關了。

這間客廳，是很沉悶的：爐子裏燒着不多的幾塊煤，那個瞎眼的人，頭靠爐臺，站在那裏。他的狗派拉，遠遠的臥着，我一進去，派拉大叫一聲，跳前來，幾乎把捧盤打翻。我把捧盤放在桌上，拍拍派拉。低聲說道：『躺下！』洛赤特掉過頭來，要看是什麼事，但是看不見，又掉過頭去，歎一口氣。

他說道：『瑪理，把水給我。』

我走上前去，給他這盃半滿的水：派拉還是跟住我，還是叫還是跳。

他問道：『什麼事？』

我又說道：『派拉，臥下！』他正要送水到唇邊，又停住了，好像是留心聽。他喝了水，把盃子放下，他問道：『瑪理，是你不是？』

我答道：『瑪理在廚房。』

他很快的伸出手來，但是他看不見我站在什麼地方，摸不着我。他問道：『你是誰？你是誰？你答我，你再說話！』

我說道：『先生，你還要喝水麼？剛才那盃水，我撒了一半。』

他問道：『你是誰？誰說話？你是什麼？』

我答道：『派拉認得我，約翰同瑪理都曉得我在這裏。我是今天晚上纔到的。』

他喊道：『上帝呀！我作夢麼？看迷麼？我瘋了麼？』

我答道：『也不是着迷，也不是瘋。先生，你的心力是剛強的，你的體氣是很壯健的，是不會發瘋發狂的。』

他問道：『說話的人在那裏？只是有聲音麼？唉！我不能拿眼看，必須拿手摸，不然我的心是要停住不跳，我的腦是要炸了，毋論你是誰，你讓我一摸，不然我是不能活的了！』

他挪步過來；伸手摸，我先碰他的手，隨即兩手抓住他的手。

他喊道：『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既是她的小手指，她的全身呢？』

他丟開我兩手；他一隻手把我的手臂，肩膀，頸頸，身腰，完全抱住，拖到他懷裏。

他說道：『這是石麼？這是她的身材，是她的體格。』

我說道：『這是她的聲音，她全個人都在這裏；她的心也在這裏。先生，上帝賜你福，我現在又在

你左右，我很歡喜。」

他只能說道：「柘晤愛邇！柘晤愛邇！」

我答道：「我的寶貝主人。我是柘晤愛邇；我找着你了，我回來了。」

他問道：「當真的麼？是你的本人回來麼？不是你的魂回來麼？是我的活柘晤麼？」

我答道：「先生，你摸的是我，你抱的是我，抱得很緊；我並不是冰冷如僵屍，又不是虛空如空氣。」

他答道：「我的活寶貝！這是她的四肢，這是她的面目；我受過許多愁苦之後，還能享這樣大福麼？這不過是一場夢。這同晚上作的夢一樣，抱她在她懷裏，我同她接吻。我曉得她愛我，我相信她不離開我。」

我答道：「先生，從今天起，我永遠不離你。」

他說道：「夢中的柘晤，也對我說永遠不離開我。但是我驚醒之後，全是假的；只剩下我一個人，沒得人關切我——我所過的，都是一片黑暗寂寞絕望的日子——我的靈魂很渴，卻沒得一滴水。」

可飲——我的心是很餓，沒得一點東西吃。這個夢影，現時是偎在我懷裏，又是要遠飛的柘唔，但是你未走之先，同我接吻，摟住我。」

我說道：「先生。」

我於是把我的嘴唇緊靠在他的兩眼，把他覆額的頭髮，往復順好，同他的額接吻。他忽然振作起來，這是相信我是真回來了。

他說道：「柘唔，是你麼？你回來我這裏麼？」

我答道：「我回來了。」

他問道：「你並未死在溝裏麼？未死在山溪裏麼？你不是流落異地，無人收留，餓死了麼？」

我答道：「先生，並不是的；我現在是一個可以獨立，不必依靠他人的女子了。」

他問道：「柘唔，這句話，怎麼講？」

我答道：「我的叔叔死在瑪狄拉，把五千鎊的遺產給了我。」

他說道：「這是實在的，這是有實用的！我卻夢想不到的。況且你的聲音，令我聽見歡喜；我已死

的心復活過來，你現在能不依靠人了麼？你是個有錢的人了麼？」

我答道：「先生，我是很有錢了。你若是不讓我同你同住，我就自己蓋一所房子，很靠近你，你若晚上要人陪你，可以到我那裏，坐在我的小客廳。」

他說道：「柘唔，你現在既然是有了錢，自然就有許多親友照應你，不能讓你陪伴我這個瞎眼殘廢人？」

我答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我不依靠他人，我又有錢：凡事我自己可以作主。」

他問道：「你願意我同住麼？」

我答道：「那是一定的，——除非你不要我。我願意作你的鄰居，照應你，替你管理家務。我看你
很寂寞：我願意作你的同伴，——讀書給你聽，陪你散步，陪你坐，服事你，我作你的眼睛，作你的手。我
的寶貝主人呀，你不要露出愁容；只要我活一天，我不能讓你過冷清日子。」

他不答我。他此時是很着急，很用心，他歎氣；他剛要開口說話，又閉住了。我倒覺得很不安。也許
是我對他過於脫俗了；他許是同聖約翰一樣，反以爲我一番體貼，是不合規則的行爲。我所說的這

一番話，原是以爲他願意娶我，要我嫁他；我存了這種盼望，我雖未說出口，我——爲他一定要我嫁他的，故此我很高興的。但是他卻並未露出這種意思，反露出滿面愁容，我忽然想起來，我許是全想錯了，當了個傻子；我就起首慢慢的從他懷裏掙扎出來，但是他抱得我更緊。

他說道：『柘晤，你不要走。我摸過你，我聽過你說話，你在我面前，我覺得很心安：你這番安慰我，我覺得很舒服，我不能把這些歡樂丟了。我現在沒得什麼了，我一定要你，世界上的人笑我，我也不管；他門說我胡來，毫無道理，說我自私自利，我也不管。世人的批評，算不了什麼。我的靈魂要你；我一定要我的靈魂滿意，不然，是要毀我的肉體。』

我答道：『先生，好呀，我已經說過了，我願意與你同住。』

他答道：『同住的話，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你這個人，又慈愛，又大度，你對你憐憫的人，是肯犧牲的。也許你能打定主意，在我左右照應我，作我的看護，我就應該心滿意足。我猜，我以後對待你，只好是當父親對待女兒：你看是不是？你來告訴我。』

我答道：『先生，你喜歡我怎樣想，我就怎樣想，你若是以爲我還是當你的看護好，我就願意當』

你的看護。」

他說道：「柘唔，但是你不能永遠作我的看護：你年紀很青，有一天你總要出嫁呀。」

我答道：「我不想嫁。」

他說道：「柘唔，你應該想到出嫁：假使我是從前那樣的一個人，我一定設法使你出嫁，——但是我現在不過一塊瞎眼的木頭。」

他又露出滿臉的愁悶。我卻不然，我更加高興，更加膽壯：他末後這兩句話，讓我窺見他的爲難所在：但是我卻不以爲是爲難，反破除了我剛纔的不安。我同他說話的腔調，更高興起來。

我一面分順他未剪的長頭髮，一面說道：「現在時候到了，應該有一個人，把你重新變過來，變作個人，因爲我看見你現在變了一只獅子，你的頭髮現在很像鷹的羽毛，你的指甲曾否也變了鳥爪，我卻未看見。」

他把那隻鋸的手，只剩下一樅手臂，從懷裏伸出來說道：「這一隻是無指甲的，只剩了一樅，是很難看的。柘唔，你看是不是？」

我答道：『我看見你這一槓手臂，看見你兩隻眼，同你頭上的火燒痕。真是可憐：現在最大的危險，就是因爲你殘廢戀愛你更加利害；過於憐愛你，寶貝你。』

他說道：『我原先以爲你看見我的一槓手臂，同我這樣的可怕面貌，你會很害怕厭惡的。』

我答道：『你當真是這樣想過麼？你不必再說了，——不然我要說幾句批彈你太無裁判力，太不識人了。你先讓我走開一回子，我去把火弄旺了，把爐子打掃乾淨。爐火旺不旺，你能曉得麼？』

他答道：『我能曉得，我的右眼還能看見一派光亮。』

我問道：『你能看見燭光麼？』

他答道：『只能微微的看見，看見兩朶光暈。』

我問道：『你能夠看見我麼？』

他答道：『我的仙女，我看不見，但是我只要聽見你的聲音，摸得着你，我就很感謝。』

我問道：『你幾點鐘吃晚飯？』

他答道：『我向不吃晚飯。』

我說道：「但是今天晚上你要吃點，我很餓，我看你也餓了，不過你是忘記了餓。」

我把瑪理喊來，把屋裏收拾好些；我自己親手預備菜，給他吃。我的精神很受了振刷，我一面陪他吃晚飯，一面同他談得很高興，飯後還談了許久。我曉得我同他很是情投意合的；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都能安慰他，能提他的精神，我又可以同他無拘束，不必阻我的興頭。最妙的是彼此無猜，明明白白的相知相感。我覺得前路很光明，無處不是生機，我靠他生，他靠我活；他雖是瞎了眼，卻是滿臉都是笑容，面目全是一片和藹溫柔。

吃過晚飯，他問了我許多話，問我一向在什麼地方，作的什麼事，我怎麼樣找着他的；我不過略爲答他幾句，當天晚上不必把詳情都告訴他。況且，我此時不願對他說過於激動他的事，我眼前專要那高興。但是他雖是高興，不過是一陣一陣的，我偶然停了一回子不響，他就覺得不安，摸摸我，喊我一聲「柘唔。」

你當真曉得你自己果然是個人麼？

我答道：「洛赤特，我從良心上相信我是個人。」

他說道：『但是這樣寂寞無聊黑暗的晚上，你怎麼樣會在我這裏出現的？我只是伸手向女僕手上拿一盃水來喝，卻是你把水遞給我；我不過問一句話，原盼望約翰的女人答我的，卻是你的聲音，在我耳朵邊說話。』

我答道：『因為是我替瑪理送捧盤進來的。』

他說道：『現在我同你說話，如同在神仙世界中。誰能曉得，我這幾個月以來過的是什麼絕望日子？我不過是苟延殘喘，天天沒得事作，天天沒得盼望；也不知什麼叫作日，什麼叫作夜；只覺得爐火滅了是冷的，忘記了吃飯，我就覺得餓；常常覺得是無窮的愁苦，有時候很想再見見我的柘唔，想到發瘋發狂。我盼望我兩目復明，還不知我盼望柘唔歸來那樣利害。現在柘唔來了，在我身邊，她還說她愛我，這是絕不能作得到的事。但雖然是忽然而來，她不會忽然而去的麼？我恐怕明天她又走了。』

我很曉得他這時候心思，是非常激動擾亂，最好是拿平常實在的話答他。我用手指摸摸他的眉毛，告訴他頭上很乾枯，我要想法使他不皺眉，使他的眉毛變黑。

他說道：『你替我作這種事也無甚益處到了要緊的時候你又拋棄我從此以後又不曉得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問道：『先生，你口袋袖有小梳子麼？』

他問道：『柘唔，要小梳子作什麼？』

我答道：『我要把你的黑頭髮梳順些。因為我細細的看看你，覺得可怕；你說我是個神仙，但是你卻很像是個鬼。』

他問道：『柘唔，我的樣子令人厭惡麼？』

我答道：『是的，很令人厭惡，你向來是令人厭惡的。』

他說道：『呀！毋論你這些時候住在什麼地方，你好頑笑的壞性情，還未盡脫。』

我答道：『我同很好的人，住了好些日子；他們比你好；比你好一百倍；他們的思想見解，都是你所無的；他們都是極高雅的人。』

他問道：『你是同什麼鬼住在一起的？』

我答道：「你不要歪纏，不然，恐怕我要拔了你的頭髮；你就不疑心我是人，抑或是鬼。」

他又問道：「柘唔，你同什麼人同住？」

我答道：「先生，今晚我不能告訴你；你要等到明天；現在先告訴你一半，你就可以放我，明早一定同你吃早飯，再把那一半告訴你。但是我須記得，明早起來，不能只給你一盃清水喝，至少也要給你一個雞蛋吃，鹹肉是不必說的了。」

他說道：「你這個一時三變，好開頑笑的東西，你是個神仙生的，平常人教養大的東西。你使這十二個月以來，沒有覺得比今天晚上這樣歡樂的。」

我說道：「我把你的頭髮梳好了，這時候你像個人了。我卻要離開你了；我一連走了三天的路，我覺得疲倦了，我望你安睡。」

他說道：「柘唔，我只要再問你一句話：你同住的人家，是不是全是婦女？」

我大笑，跑了，我登樓的時候，還是大笑。我心裏很高興的說道：「這是個好主意！我曉得我很會法子麻煩他，鬧他，使他忘憂。」

翌日很早我聽見他起來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瑪理一下樓我就聽見他問道『愛邇小姐在宅裏麼？你收拾那一間屋子給她睡？那間屋子乾燥麼？她起來了麼？你去問她要什麼？問她幾時下樓。』

我以爲早飯快預備得了，我就下樓，我腳步很輕的走進他的屋子，我先要看見他，纔讓他曉得我在屋裏。他坐在椅子上，雖是不動卻是不安的；顯然是很有所盼望；他是憂愁了許久。臉上很有憂愁皺紋。一看他的面貌神色，就曉得他是已滅的明燈，要人重新點着起來。但是他自己是無能力的；要另外一個人替他點着的了。我走進來，原想作個無憂無愁，一味活潑，快樂的人，但是一看見他這樣有魄力的一個人，變作一個毫無能力的人，我很傷心；但是我不能不盡力的活潑對付他。我說道：『先生，今早天色很好，很開朗的，雨是過去了，日光很溫和；再過一會，我同你去散步。』

他聽了，臉上很開展。

他說道：『你是我的百靈鳥，你走過來，你並未走了，並未走得無踪無影的；我一點鐘前聽見同你一樣的鳥，在樹林裏唱得很樂，但是我聽了是不成聲調，如同日光到了我的眼，不成爲光。現在我

只曉得柘唔的聲音，是我的音樂；她在我面前，就是我的日光。」

我一聽見他所享的歡樂，全靠我一人，我滿眼含淚，他好像是一隻神鷹，專靠一隻小麻雀給他吃，給他喝。但是我卻不能對他哭，我擦了眼淚，忙着替他預備早飯。

當日午前，我們在宅外散步。我領他從潮溼樹林走出去乾燥開朗的地方：我告訴他樹葉是怎樣的青綠；花朵是怎樣的鮮豔；天色是怎樣的清明。我找着一棵乾樹頭，請他坐下，他坐下，要我坐在他膝上，我就坐在他膝上：我們既覺得相近比相遠歡樂得多，我何必必要躲開他呢？派拉臥在我們旁邊，四圍寂靜，無聲。他忽然抱住我喊道：『你這個暴虐殘忍無情的人呀！柘唔呀，你逃走之後，我那裏都找到，找你不着；我在你的屋裏細看，你既未拿錢，又未拿可以換錢的東西！我給你的珠串，你也不拿，仍然裝在匣裏；你自己的衣箱行李網好了，仍然放在老地方。你想不到我那時候的感覺，我問我自己道，我的小寶貝走了，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她怎麼樣過呢？我卻要聽聽，你怎樣過的。』

我把這一年來的閱歷，告訴他，我漂流了三天，捱餓了三天的情形。我不過告訴他一個大略，我願叫他心裏難過，我不過略為告訴他一點，他已經是心痛如刀割的了。

他說道：『你不該一點什麼都不帶，就走，你應該把你的意思告訴我。你應該相信我，告訴我，我絕不能強逼你作我的外寵。我雖然是因絕望，變了橫暴，但是我愛你太深，絕不以橫暴待你的。我肯把我財產的一半，奉送給你，連一次的接吻，我都不要你的。我絕不能讓你孤零一身漂流在世上的。我很曉得你不知受了多少困苦。不過你未全告訴我罷了。』

我答道：『毋論我所受的是什麼痛苦，好在是受的日子不久。』我就告訴他莫邇郝一家人，怎樣的收留我；我怎麼樣當了義塾的先生；怎樣的得了遺產；怎樣的有了親戚。我說這遍話的時候，自然是常常說起聖約翰的名字，我纔說完了，他立刻就問我道：『聖約翰是你的老表？』

我答道：『是的。』

他問道：『你屢次提他的名字，你喜歡他麼？』

我答道：『先生，他是個很好的好人，我不能不喜歡他。』

他問道：『他是一個好人？你的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很規矩，年紀有五十歲的人麼？你是什麼意思？』

我答道：「先生，他不過二十九歲。」

他說道：「總還算是個少年。大約他是個身材短小，面貌平常，冷落無情的人？這種人是無什麼不好之處，卻也無什麼好處？」

我答道：「他這個人，是很活潑，好動不好靜的，有大志，要作大事的人。」

他問道：「他的腦力怎麼樣呢？大約是沒得什麼腦力的？他的意思是不錯：不過你聽見他說話，是要聳聳肩的？」

我答道：「先生，他說話卻不多；但是不說就罷了，若是說話，是一針見血的。他的腦力是極好的，是頭等腦力，我想是不甚能受印像，卻是很有力的。」

他問道：「然則他是個很有本事的人？」

我答道：「他真有本事。」

他問道：「他是很受過教育的？」

我答道：「他很有才藝，學問很深。」

他問道：『你好像以爲他的態度，不甚合你的意思？——是個牧師派頭，很自大，好批評人的。』
我答道：『我並未說過他的態度；除非是我的好尚不正，不然的話，我是很喜歡他的態度；他是很有理，很淡定，很是個上等人。』

他問道：『他的面貌呢？——我忘記了，你說他的面貌是什麼樣？——我看不過是鄉下裏初出來的副牧師，穿起教士衣服，是連走都走不動的？』

我答道：『聖約翰穿得很好的。他是個美男子：身高，面白，藍眼，希臘式的臉。』

他走開，對自己說道：『我詛咒他！』隨即對我說道：『柘晤，你喜歡他麼？』

我答道：『洛赤特先生，我喜歡他；但是這句話，你剛纔已經問過我的了。』

我很明白，他這樣詳細問聖約翰的學問面貌是什麼意思，他這時候是很吃醋；他的醋意很利害，這卻對於他此時的心境，很有益處，因為吃醋可以打散他的憂悶。我只好隨他去，不立刻解救他。

他於是說一句我很料不到的話，說道：『愛邇小姐，也許你不甚願意坐在我膝上坐得太久？』
我問道：『洛赤特，我爲什麼不願坐？』

他說道：「因爲你剛纔所說的，描摹那個人，同我是大相反的。你剛纔所描摹的，簡直是世上的一個絕美的男子；在你的印象中，他是個身長玉立，面白，眼藍，希臘式面貌的美男子。現時在你眼中的，不過是一個粗大黃黑的打鐵匠，況且又盲又跛。」

我答道：「我一向並未想到這一層；但是你真像一個打鐵匠。」

他說道：「瑪當，你可以離開我；但是你未走開之前，（他卻把我抓住，抓得更緊，）你須好好的答我一兩句話。」他說到這裏不響了。

我問道：「洛赤特，你問我什麼話？」

他於是研訊我了。

他問我道：「聖約翰叫你當義塾，先生是在未曉得你們是老表之先麼？」

我答道：「是的。」

他問道：「你常同他見面麼？他常來看義塾麼？」

我答道：「他天天來。」

他問道：「柘唔，他很以你的辦事爲然麼？我曉得你是很聰明的，你辦事一定也是很聰明的。」

我答道：「是的，他很以爲然。」

他問道：「他總看見有許多事體，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因爲你有些才藝，是很非常的。」

我答道：「我卻不曉得我自己有什麼過人的才能。」

他問道：「你說你住在義塾旁邊的一所小屋子；他常到屋子來看你麼？」

我答道：「他偶然來看我。」

他問道：「晚上他也來看你麼？」

我答道：「他晚上來過一兩次。」

他又停住不響。

他隨後問道：「自從你們曉得老表之後，你同他的姊妹同住有多久？」

我答道：「同住有五個月。」

他問道：「俄利華同家裏的小姐們，常同在一起麼？」

我答道：「是的，在後排的客廳：就是他的書房，也是我們的書房，他坐在窗口，我們坐在桌旁。」

他問道：「他很好看書麼？」

我答道：「他常用功。」

他問道：「他用什麼功？」

我答道：「他學印度文。」

他問道：「那時候你作什麼呢？」

我答道：「起初我是學德文。」

他問道：「是他教你德文麼？」

我答道：「他不懂德文。」

他問道：「他沒教你什麼嗎？」

我答道：「他教我一點印度文。」

他問道：「利瓦士教你印度文麼？」

我答道：「先生，是的。」

他問道：「他也教他的姊妹讀印度文麼？」

我答道：「不是的。」

他問道：「他只教你一個人麼？」

我答道：「他只教我一個人。」

他問道：「是你請他教你的麼？」

我答道：「不是的。」

他問道：「是他願意教你的麼？」

我答道：「是的。」

他又不響。

過了一回，他又問道：「他爲什麼要教你學印度文？你學了印度文，有什麼用處？」

我答道：「他很想我跟隨他到印度。」

他說道：「呀！我尋根問底，居然尋着了。他要你嫁他，是不是？」

我答道：「他問過我，要我嫁他。」

他說道：「這是你造出來的話，是你特爲造出來激惱我的。」

我答道：「你不要怪我駁你，我告訴你的話，字字是實。他要我嫁他，不止一次，他催逼我，逼得很兇，也不亞於你。」

他說道：「愛邇小姐，我重新再說一遍，你可以離開我了。你還要我說多少遍，你爲什麼老坐在我雙膝上，我已經說過，請你走開的了。」

我答道：「我坐在你膝上，覺得很舒服。」

他說道：「柘唔，你坐在我膝上，是不會舒服的，因爲你的心並不同我在一起；你的心在你的老表身上——在那聖約翰的身上。我還以爲我的柘唔，是我的了！這時候我纔曉得不是我的。我以爲她拋離我，原爲的是愛我；這是苦海中一滴甘露。我們分手了許久，我不知道我自己流過多少熱淚，我卻不曉得我一面哀憐她，她卻戀愛了別人！但是悲傷也無益。柘唔，你走吧；你走去嫁給利瓦士。」

吧」

我答道：「先生，你只好推開我，我自己是不離開你的。」

他答道：「柘晤，我喜歡你說話的腔調；你說話的腔調，全是一片真誠，很能令我重新有希望。我聽見你的聲音，令我回憶一年前的情景。我卻忘記了你已經締結了新瓜葛。但是我不是個傻子。

——你走吧。——」

我問道：「先生，我往那裏走呢？」

他答道：「你走你的路，——你走回去你新選好的夫婿。」

我問道：「誰是我的夫婿？」

他答道：「你曉得的，——聖約翰利瓦士是你的夫婿。」

我答道：「他不是我的丈夫，永遠不能作我的丈夫。他並不愛我；我也並不愛他。他愛的（他的戀愛與你的戀愛不同）是一位美貌小姐，叫洛沙曼。他要我嫁他，不過是要我當一個教士的妻室，可以幫他作事，洛沙曼小姐是不肯幹的。聖約翰是個好人，是個偉人，不過太苛刻；他對待我，其冷如

冰，毫不親愛。他與你不同：我在他身邊，同他在一起，我是不歡樂的。他不能縱容我，他不戀愛我。他看我並無可以動他的；我年紀雖青，也不能動他，——他只喜歡我的腦力。——先生，你一定要我離開你去嫁他麼？

我不由自主的。渾身發戰，緊緊的抱住他。他微笑說道：

『柘唔，這是真情麼？你同利瓦士兩個人的關係，不過如此麼？』

我答道：『先生，絕對的不過如此。你不必吃醋！我不過激惱你，要你忘記了你的愁悶：我以為發怒比發愁好。但是倘若你要我愛你，你只要能夠看得出來，我愛你愛到什麼程度，你就可以很得意，很知足的了。先生我全個心都是你的：永遠都是你的，假使發生了不幸的事，令我永遠同你分離，我的心仍然是你的。』

他一面同我接吻，一面臉上又是愁容。

他喃喃的說道：『我的眼是瞎了！我有力也不能走動了！』

我擁抱他，撫慰他。我曉得他心裏要說什麼，我原想替他說出來；卻又不敢。當他掉轉臉的時候，

我看見他的瞎眼滴下淚來，我心裏十分的難忍受。

隨後他說道：『我現在不過像唐菲大宅被雷擊的野栗子樹。那棵枯朽的老頭，爲什麼還要一
棵鮮豔的金銀花，生在這上樹呢？』

我答道：『先生，你不是一棵枯朽老樹，你不是被雷擊過的樹；你是一棵很茂盛青綠的樹。毋論
你喜歡不喜歡，是有小樹長在你這棵大樹之下的，托庇你的餘蔭；小樹一面長，一面纏繞你，靠你扶
持。』

我這幾句話，很能安他的心，他又微笑。

他問道：『柘晤，你說的是朋友？』

我有点遲疑的答道：『是的，我說的是朋友。』我的意思原要說比朋友親切得多，不過找不出
另外一個貼切的字。他卻幫我說了。

他說道：『柘晤呀！我要的是正妻。』

我問道：『先生，你要正妻麼？』

他答道：『是的。你當我這句話作新聞麼？』

我答道：『自然，你以前未說過。』

他問道：『你不歡迎這件新聞麼？』

我答道：『這是要看情形的，要看你挑選的是什麼人。』

他問道：『柘唔，我要你替我挑選，你挑選好了，我照行。』

我答道：『先生，你該挑選那最愛你的人。』

他答道：『我自然挑我最所愛的。柘唔，你願意嫁我麼？』

我答道：『先生，我願意。』

他問道：『你願意嫁一個殘廢人麼？這個人又比你大二十歲，這個人還要你事事照應他。』

我答道：『先生，是的。』

他問道：『柘唔，當真的麼？』

我答道：『先生，是極真的。』

他喊道：『我的小寶貝！上帝賜你福，上帝賞賜你！』

我說道：『若是上帝賞賜我，因為我平生想過一個好思想，——或是因為我真誠祈禱過，——或是因為作過一件好事，——或是因為我存過宗教的想望，——我現時就是受賞賜。我作了你的妻室，就是世上極歡樂的事。』

他說道：『你喜歡犧牲。』

我答道：『我犧牲什麼？我不過犧牲饑寒換飽煖，犧牲懸望換滿意。我得了摟抱你的利益，——得個同你接吻的利益，——得了依靠一個可依靠的人的利益；這是犧牲麼？若是把這些利益都算作犧牲，我真是喜歡犧牲。』

他說道：『柘唔，你能忍受我的殘廢？』

我答道：『先生，我不算作殘廢。我現在很有用於你，從前你驕傲獨立的時候，只有你替我作事，保護我，現在是不同了，我更愛你。』

他答道：『我從前是不要人幫助我的，我討厭人幫助，討厭人領導我；自此以後，我不討厭了。從

前我不願意放我的手在僕人手裏，現在我喜歡柘唔的小手指抓住我的手。從前我寧願一個人受寂寞，不願意僕人在我左右照應我；現在有柘唔照應我，我永遠享歡樂。柘唔是很合我的意思：我卻要曉得我合柘唔的意思麼？」

我答道：『先生，你很合我的天性。是無乎不合的。』

他說道：『既是這樣，我們不必再等什麼，我們立刻就要結婚。』

這時候他的神色很着急：他的橫膈無前的老脾氣，又發作了，說道：

『我們立刻的結婚，不必耽擱。只要取到婚證，——我們就行結婚禮。』

我說道：『洛赤特，我纔曉得日已過午有許久了，派拉已經回家去吃飯了，讓我看看你的錶。』

他說道：『你把我的錶掛在你的腰帶上，我用不着錶。』

我說道：『先生，快到四點鐘了。你不覺得餓麼？』

他說道：『柘唔，從今天算到了第三天，我們就結婚。不必要什麼華美衣服首飾：這都算不了什

麼。』

我說道：『先生，太陽把雨點都曬乾了，風也靜了；天氣很熱。』

他說道：『我身上還帶着那掛珠串，自從我失了我的至寶之後，我就帶在身上，作了紀念。』

我說道：『我們不如從林裏回家，陰涼些。』

他只管想他的，不理我。

他說道：『柘梧！我看你難免不以爲我是個不奉教的人；但是此時我滿腔的熱誠，感謝上帝。上帝看事，與我們常人不同，上帝斷事，也與常人不同，比我們的智慧，好得多。我從前是作錯了，我幾乎玷辱了一朵清潔無比，一塵不染的鮮花；幸而上帝從我手中奪去。那時候，我一味的橫蠻無理。幾乎要誣天；我原該早躬忍受的，我卻反抗，上帝行罰，災禍相繼，使我幾乎喪命。天罰是極重的，我受了這一次的打擊，我纔老實下來，不敢蠻橫反抗。你曉得的，我覺得我自己有魄力，是很得意的，我的魄力現在到了什麼地方了？柘梧，我新近纔追悔我從前種種的不該，甘認上帝罰得我不錯。我慢慢的追悔。慢慢的痛改。有時候我所禱上帝，話語雖然不多，卻是出於至誠的。』

『我還記得數日之前，——我記得是四天前，上一星期一的晚上，我覺得有點怪異的感覺。我

久已存想，以爲既找不着你，你一定是死了。當天晚上，大約在十一二點鐘之間，我未上床睡之先，我哀禱上帝，上帝若是以爲我不如死了的話，我求上帝賜我一死，讓我回到另一個世界，可以同你相見。

『這時候我在屋裏，打開窗戶，讓涼風進屋，我坐在窗口，看見朦朧的光，我曉得是月光。我坐在那裏想！我就問上帝，我應受的罪，是否受夠了。我承認，我是該受罪的，上帝罰我，罰得很公道；不過我是再受不下去了。我很真誠的哀禱，不知不覺的，我大喊道：『柘唔！柘唔！柘唔！』一連大喊三聲。』

我問道：『你是很大聲的喊麼？』

他答道：『柘唔，我是很大聲的喊。假使有人聽見我喊，一定以爲我是個瘋子；我是用盡氣力的大喊。』

我問道：『是上星期一，夜半左右麼？』

他說道：『時刻是不相干的；隨後的事更奇異了。你許以爲我迷信，——我的血液裏頭是帶些迷信的，但是我快要告訴你的話是眞事。』

「我喊一柘、柘、柘、柘——」連喊過三聲，我就聽見聲音答我，我卻不曉得聲音是從那裏來的，我聽見答我的聲音說道：「我來了。你等我。」再過一回，風送聲音來說道：「你在那裏？」

「我聽了答聲之後，我心裏的景象很難說得出來，我姑且試說給你聽。你是曉得的，芳爾向莊宅是在深林裏的，毋論有什麼聲音，是不會生迴響的。「你在那裏」這句話，好像是從山間來的；因為我聽見遠遠有迴響，那時候我覺得頭額很涼爽，很振起我的精神。我以為我同你在一個曠野地方相會，我相信我們兩個人的精神相會。那時候，柘、柘，你也許是睡得很酣，也許是你的靈魂出言，飄蕩蕩的來安慰我的靈魂；因為對答我的聲音，的確是你的聲音，是你的腔調。」

讀者還記得，是星期一晚，大約半夜的時候，我聽見有聲音喊我；我所答的話，就是剛纔洛亦特所述的話，一字也不差。我很留心聽洛亦特所說的這件事，我卻並不告訴他，我當時也聽見他喊我。我以為這種湊巧偶合的事，是很令人驚愕，是不能解說得通的，只好不告訴他，不同他討論。假使我告訴他，他的心境纔經過一番大擾亂之後，纔起首慢慢的安靜下來，不必再把迷信話告訴他，我只好不說。」

他又說道：『故此昨天晚上，你忽然出現，我很難相信是你的肉身來了。我只以為不過是聲音，不過是影子。現在我曉得的確是你本人來了！我很曉得了，我感謝上帝！』

他輕輕的把我從他膝上放下來，自己站起來，很虔誠的脫了帽子，低頭垂了兩隻瞎眼，看地下默默的禱告。我只聽他最後的禱告話。

他說道：『我謝我主宰，嚴罰之中，不忘矜憐。我哀求上帝，賜我力量，引導我行好，痛改前非。』

他禱告完了，伸出手來要我領他。我抓住他的手，先接吻，再把他的手摟住我的頸頸子。我身材比他矮，我扶住他，引導他走入樹林，找路回家。

第三十八回 團圓

讀者呀，我果然嫁了他。我們行結婚禮，是並未驚動什麼親友：只有他同我，還有牧師，錄事在場。我們從教堂回家之後，我走入廚房，看見瑪理正在弄飯，約翰磨擦刀叉，我說道：『瑪理我今早嫁與洛赤特。』瑪理夫婦兩個都是同一樣的冷落人，聽了什麼新奇事，都不會覺得驚怪的。瑪理聽了我這句話，抬頭，瞪眼看我：她手上原拿了一把杓，大約有三分鐘不動；約翰大約也停了三分鐘不磨刀。瑪理隨即低頭弄菜，說道：『小姐，你嫁了他麼？』

過了一回，她又說道：『我看見你同主人同出門去，我卻不曉得你們是進教堂行結婚禮。』說完了，又低頭弄菜。我掉過臉來看看約翰，約翰卻是笑。

他說道：『我告訴過瑪理，我曉得愛德華要作什麼；我又曉得他不能久等的：他辦得很好。小姐，我同你賀喜。』

我說道：『約翰，我謝謝你。洛赤特吩咐我把這個給你們。』我就把一張五鎊的鈔票，放在他手裏。我就不等他們說什麼話，我走出房。過後我從廚房走過，我聽見有聲音說道：『主人與其娶閩小姐不如娶她的好。她的面貌雖然不美，性情卻是很好的；在主人看過去，當她是極美貌的，毋論什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隨後寄信到莫邇郝，寄信到劍橋，把結婚的事告訴她們，又把我的用意解說給她們聽。狄阿納，瑪理都，很以為然，狄阿納還說，等我過了蜜月之後，她來探望我。

我讀信給洛赤特聽，他說道：『唔，你寫信告訴她，不要等蜜月過後，她若是要等到那個時候，是太遲了，因為我們從此以後，天天都是蜜月。要等到你死或我死之後，纔算是把蜜月過完。』

聖約翰得了我的信之後，是怎麼樣，我卻不曉得；因為他並不回我的信。過了六個月之後，他卻有信給我，信裏並未提及洛赤特，也不提及我們結婚的事。他信裏的話，是很鎮靜。隨後他卻按期有信給我，來信雖然不多，說的都是盼望我歡樂，不要只記得這個世界上的事，忘了上帝的話。

讀者並未忘記阿狄拉麼？我不久就同洛赤特說，走到學校去看阿狄拉。她看見我，是歡喜的。

發狂一樣。她臉色發白，又瘦了好些。她告訴我在校裏不歡樂。我打聽出來，校規太嚴，功課太多，我把她帶回家。我的意思還要當她的保姆，自己教她；不久，我纔曉得辦不到，因為我所有的時候，要照應我的丈夫。隨後我找着一處稍近的學校，校章鬆些的，常常我可以去看她，帶她回家。我又留心，諸事都供應她好了的，使他舒服；不久她就習慣了，很歡樂的，學問很有進步。她稍爲長大些，我就全用英國法子教她，補救她所受的法國教育缺點；後來她離了學校，她變了一個很令人歡喜的人：很肯幫忙的一個好同伴，她又變了很聽話，性情和平，很有道德的女孩子。她感謝我們夫婦兩人的好意，很照應我們，足可以報答我們的好意了。

我這篇故事快說完了：我要說幾句嫁後的閱歷，單簡說說書中所常說的各人的命運。

現時嫁了有十年，我曉得一條心的同我所最戀愛的人同過日子的樂趣。我自己以爲我是很享受人間的歡樂，我所受的歡樂，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

我向不覺得絲毫有厭倦我丈夫的意思；我的丈夫也不覺得絲毫有厭倦我的意思，故此我們夫婦，是常在一起。很有獨自一個人那樣的自由，很有兩人形影不離的快樂。我們是終天的對談，我

們談話，就是有聲響的思想。我是完全的信服他，他也完全的信服我；我們是無一不相投契的。——故此我們是無一事不是一致的。

我們結婚後兩年，他是兩眼全看不見；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是終日都是很親近的，是形影不離的。因為我是他眼睛，我是他的右手。他是用我的眼睛，看天然的風景，用我的眼睛讀書。我告訴他天色怎麼樣，風景怎麼樣，是向來不會厭倦的。我讀書給他聽，他要我領他到什麼地方，我就領他到什麼地方。他要我替他作什麼，我就作什麼，我都是不厭倦的。我替他作這許多事，我反覺得快樂，因為我替他作事，並無一點覺得屈辱。他愛我是真愛，並不覺得他不應該叫我替他作事，我曉得我是極愛他，我是甘心情願的替他作事。

我們結婚之後到了兩年，有一天，他一面嘴裏說，我一面替他寫信，他走過來低着頭說道：『唔，你的頸頸上有一個什麼發亮的東西？』

我掛了一掛錶鏈，我答道：『有的。』

他又問道：『你身上穿的是淺藍衣服麼？』

我原是穿了淺藍色的衣服他隨即告訴我說過「近日我覺得有一隻眼睛的障礙，好像是稍輕好多；我現在很相信的確是稍輕的了。」

我於是同他往倫敦，請教一位眼科專家；居然那一隻眼治好了，盲而復明。現時他還是不能看得十分清楚；不能多看書，不能多寫字；但是他自己能夠走路，不必人領；抬頭能夠看見天，低頭能夠看見地了。我頭胎生下一個兒子，他抱在手上，能夠看見這孩子的眼睛，是他的眼睛——黑，大有光。他得了這個兒子，又是滿腔的熱誠感謝上帝，於懲罰之中，仍示矜憐。

愛德華同我是極歡樂的；又因為我們所最愛的人也歡樂，故此我們更覺得歡樂。狄阿納同瑪理，都出嫁了；每年輪流，她們來探望我們一次，我們也每年探望她們一次。狄阿納嫁的是一位海軍大佐；是一位好軍官，是個好人。瑪理嫁的是一位教士。是她兄弟的同學；這個人有學問，有道德，他們二個人相配得很好。他們這兩對夫婦，都是很相得相愛的。

聖約翰是離開英國，到了印度。他是自己定的前程，至今仍然是照着他的原意作他的事。他還是毅然決然，不避勞苦，不避危險的作事。他用盡精神才力，替土人作事，他開闢許多道路，使土人有

進步。他誠然是嚴峻，誠然是苛刻，但是他全是大偉人的舉動，他的苛刻是聖徒的苛刻，只知有上帝。

聖約翰還是未娶親：他是永遠不娶親的了。他受盡辛苦了；他沒得多少時候受辛苦的了。我讀他最後給我的信，我禁不住眼中流淚，但是我的心裏，卻替他歡喜：他預知他快受天賜了。我曉得將來有個我不認得的人，寫信告訴我，上帝把這個好人，這個誠實的僕人，喊回去了。對於這件事，何必滴淚呢？聖約翰臨死的時候，是絕不會怕死的：臨死的時候，他的心還是很清楚的；什麼都不怕的；有希望到底；相信到底的。他信裏的話就是憑據。他的信說道：「我的主，已經預先警告我的了。上帝天天都是很清楚的說道：『我一定來得很快！』我是時時刻刻的答道：『主，耶穌，來呀！』」

